



資治通鑑 周秦

第一卷 — 第八卷

【資治通鑒卷一周紀一】

●周紀一 ①

〔一〕起著雍攝提格（戊寅），盡玄默困惇（壬子），凡三十五年。

①

〔二〕《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是為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惇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

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惇，在丑曰赤奮若，是為歲陰。周紀分注「起著雍攝提格」起戊寅也。「盡玄默困惇」，盡壬子也。闕，讀如字，

《史記》作「焉」，於乾翻。著，陳如翻。雍，於容翻

默，逸職翻。單闕，上音丹，又特連翻；下烏葛翻，又於連翻。牂，作郎翻。涪，吐魂翻。灘，吐丹翻。困惇

音頓。杜預《世族譜》曰：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

稷之后，封於邰；及夏衰，稷子不窋竄於西戎。至十二

代孫太王，避狄遷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

下。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

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張守節曰：因太王居周原，國

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西北中水鄉

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

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系之年月。溫公系年用《春秋》之法，因史、漢本紀而謂之紀部，湯來翻。夏，戶雅翻。窋，竹律翻。在雍，於用翻。按胡三省翻切（或曰反切）注音中，多有古音或方言之音，如「夏」「下」，戶雅翻，便是當時讀音，今僅在南方方言中稀存。故而除非有必要保留，凡文中注音基本略去。注：「按」，即子夜星網站整理編校者按語。

◎周威烈王

①

〔二〕名午，考王之子。謚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沈約曰：諸復謚，有謚人，無謚法。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 公元前403年）

①

〔二〕上距春秋獲麟七十八年，距《左傳》趙襄子襄智伯事七十一年。襄，毒也，音其冀翻。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①

〔二〕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魏之先，畢公高后，與周同姓；其苗裔曰畢萬，始封於魏，至魏舒，始為晉

正卿，三世至斯。趙之先，造父后；至叔帶，始自周適晉；至趙夙，始封於耿。至趙盾，始為晉正卿，六世至籍。韓之先，出於周武王，至韓武子事晉，封於韓原。至韓厥，為晉正卿，六世至虔。三家者，世為晉大夫，於周則陪臣也。周室既衰，晉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為伯。三卿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此王法所必誅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鑒始於此，其所以謹名分歟。

臣光曰：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

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

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

抑諸侯，尊周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

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倦倦也。①非有桀、

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

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

配天矣，②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③然二子

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

〔一〕《漢劉向傳》：忠臣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惓惓，猶言勤勤也。

〔二〕《史記》：商帝乙生三子：長曰微子啟，次曰中衍，季曰紂。紂之母為后。帝乙欲立啟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紂卒以暴虐亡殷國。孔「鄭」玄義曰：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大於此；所謂「嚴父莫大於配天」也。又孔氏曰：《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皆以祖

配天。謚法：除殘去虐曰湯。然謚法起於周；蓋殷人先有此號，周人遂引以為謚法。分，扶問翻。

〔3〕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諸樊。諸樊卒，以授余祭，欲兄弟以次相傳，必致國於季札；季札終讓而逃之。其后諸樊之子光與余昧之子僚爭國，至於夫差，吳遂以亡。宗廟之祭用牲，故曰血食。太伯，吳立國之君。范寧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陸德明曰：壽夢，莫公翻。

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

后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於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①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②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

冰至，」③《書》曰：「一日二日萬几，」④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

〔二〕《左傳》：衛孫桓子帥師與齊師戰於新筑，衛師敗績。新筑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而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繁纓馬飾也。繁，馬鬣上飾；纓，馬膺前飾。晉志注曰：纓在馬膺如索裙。

〔二〕見論語。

〔三〕坤初六爻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下〕皋陶謨之辭。孔安國注曰：几，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几，居依翻。

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

下陵上替，諸侯專徵，^①大夫擅政，^②禮之大體什

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③蓋以

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

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

「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

而不能違。^④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

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⑤然曆數百年，宗主天

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⑥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⑦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⑧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⑨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一〕謂齊桓公，晉文公至悼公以及楚莊王、吳夫差之類。

〔二〕謂晉六卿、魯三家、齊田氏之類。

〔3〕屬，聯屬也，音之欲翻。凡聯屬之屬皆同音
〔4〕太叔帶之難，襄王出居於汜。晉文公帥師納
王，殺太叔帶。既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
焉，王弗許云云。杜預曰：「闕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
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王章者，章顯王者異於諸
侯。古者天子謂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縣，音玄。

〔5〕曹、滕、邾、莒，春秋時小國。莒，居許翻
〔6〕魯大夫季氏，自季友以來，世執魯國之政。

季平子逐昭公，季康子逐哀公，然終身北面，不敢篡國
田常，即陳恆。田氏本陳氏；溫公避國諱，改「恆」曰
「常」。陳成子得齊國之政，殺闕止，弑簡公，而亦不
敢自立。史記世家以陳敬仲完為田敬仲完，陳成子恆為

田常，故通鑒因以為據。白公勝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弑王不祥，焚庫無聚。」智伯當晉之衰，專其國政，侵伐鄰國，於晉大夫為最強；攻晉出公，出公道死。智伯欲并晉而不敢，乃奉哀公驕立之。

〔7〕卒，子卹翻，終也。

〔8〕《史記·六國年表》：定王十六年，趙、魏韓滅智伯，遂三分晉國。

〔9〕陸德明《經典釋文》：凡復字，其義訓又者并音扶又翻。

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

①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

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徵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一〕三家分晉國，時因謂之「三晉」，猶后之三秦、三齊也。

烏呼！君臣之禮既壞矣，^①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

^②生民之類糜滅几盡，^③豈不哀哉！^④

〔一〕此壞，其義為成壞之壞，讀如字。

〔二〕謂齊、宋亡於田氏，魯、陳、越亡於楚，鄭亡於韓也。泯，彌忍翻，盡也，又彌鄰翻。毛晃曰：沒也，滅也。

〔三〕《說文》曰：糜，糝也；取糜爛之義，音忙皮翻。几，居依翻，又渠希翻，近也。

〔四〕按 臣光曰結束。

〔一〕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①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②美鬢長大則賢，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④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

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⑤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⑥

〔一〕韋昭曰：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申也，瑤，宣子之子智伯也，謚曰襄子。智果，智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智氏溢美也。

〔二〕韋昭曰：不仁也。

〔三〕通鑒俗傳寫者多作「美須」，非也。國語作「美鬢」，今從之。

〔四〕韋昭曰：給，足也。巧文，行巧於文辭。

〔五〕韋昭曰：待，猶假也。

〔6〕此事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於傳。哀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躒，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於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系，辨昭穆。鄭司農注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世系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注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周之制，小史定姓氏，其書則太史掌之。智果欲避智氏之禍，故於太史別族。宋祁國語補音：別，彼列翻；又如字。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卹。^①將置后，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③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卹，誦其辭甚習。^④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⑤於是簡子以無卹為賢，立以為后。

〔二〕趙簡子，文子之孫鞅也。謚法：一德不懈曰簡。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趙岐曰：子者男子之通稱也。長，知兩翻。

〔三〕孔穎達曰：書者，舒也。書緯璇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得展舒也。世本曰

沮誦、蒼頡作書。釋文「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着也，着之簡紙，求不滅也。簡，竹策也。

〔3〕識，職吏翻，記也。

〔4〕習，熟也。

〔5〕毛晃曰：奏，進上也。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①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②尹鐸損其戶數。^③簡子謂無卹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④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二〕姓譜：尹，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子孫因為氏。韋昭曰：晉陽，趙氏邑。為，治也。班志曰：晉陽

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縣是也，去晉四百里。《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今按《水經注》：晉水出晉陽縣西龍山。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也。同過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南水側有鑿台，《戰國策》所謂「智伯死於鑿台之下」，即此處也。參而考之，晉陽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經注》又云：叔虞封於唐，縣有晉水，故改名為晉。子夏序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是也，與班志合。瓚說及《括地志》未知何據。

〔2〕繭絲，謂浚民之膏澤，如抽繭之緒，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筑堡以自障，愈培則愈厚。宋祁曰：障，之亮翻，又音章。

〔3〕韋昭曰：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

〔4〕而，汝也。難，乃旦翻，患也，厄也。少，音多少之少。重之為多，輕之為少。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①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台。^②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③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④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⑤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⑥況君相乎！」弗聽。

〔一〕謚法：有勞定國曰襄。為政，為晉國之政。

〔二〕韓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虔也。魏桓子，魏獻子之子曼多之孫駒也。謚法：溫柔好樂曰康；辟土服遠曰桓。《爾雅》：四方而高曰台。按子虔或是「子虎」之誤。

〔三〕春秋以來，大夫之家臣謂大夫曰主。難，乃旦翻；下同。

〔4〕書五子之歌之辭。見，賢遍翻，發見也，著也，形也。按見：古文中多與「現」同義。今人讀「見」或讀「現」均可。

〔5〕夫，音扶。段規，韓康子之相也。

〔6〕宋祁曰：蚋，如銳翻；又字林：人劣翻。秦人謂蚊為蚋。今按：蚋，小蟲，日中群集人之肌膚而嘬其血，蚊之類也。蜂，細腰而能螫人。蠃亦毒蟲，長尾音丑邁翻。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①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響之以

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

「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②智伯悅。

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③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

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④吾與之地，

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

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⑤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

而圖智氏矣，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⑥桓子

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

〔二〕好，呼到翻。愎，弼力翻，狠也。狃，女九翻，驕也，又相狎也。

忼

〔三〕毛晃曰：邑，都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邑方二里，丘方四里。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公邑，謂六遂余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此又與四井之邑不同。又都，國都；邑，縣也。

《左傳》：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此謂大縣邑也。杜預引《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恐誤。四井之邑方二里，豈能容宗廟城郭如論語「十室之邑」，《西都賦》「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則是四縣四井之都邑也。若干室之邑、萬家之邑則非井邑矣。項安世曰：小司徒井牧田野，以四井為邑凡三十六家；除公田四夫，凡三十二家；遂大夫會為邑

者之政，以里為邑，凡二十五家。遂大夫蓋論里井之制二十五家共一里門，即六鄉之二十五家為一閭也；小司徒蓋論溝洫之制，四井為邑，共享一溝，即匠人所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也。居則度人之眾寡，溝則度水之眾寡，此其所以異歟！毛、項二說皆明周制，參而考之，戰國之所謂邑非周制矣。致，送至也。

〔3〕任章，魏桓子之相也。《姓譜》：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為姓，第一曰任氏。又任為風姓之國，實太昊之后，主濟祀，今濟州任城即其地。

〔4〕索，求也。

〔5〕逸書也。

〔6〕質，脂利翻，物相綴當也。又質讀如字，亦通。質，謂樵質也，質的也。樵質受斧，質的受矢。言智伯怒魏桓子，必加兵於魏，如樵質之受斧，質的之受矢也。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①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②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③從者曰：「長子近，

且城厚完。」^④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⑤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⑥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⑧又因

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

⑨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

〔二〕康曰：皋，姑勞切；狼，盧當切；春秋蔡地后為趙邑。余據春秋之時，晉、楚爭盟，晉不能越鄭而服蔡。三家分晉，韓得成皋，因以并鄭，時蔡已為楚所滅，鄭之南境亦入於楚，就使皋狼為蔡地，趙襄子安得而有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藺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為晉境，而古文「藺」字與「蔡」字近，或者「蔡」字其「藺」字之訛也。

〔二〕帥，讀曰率。按「讀曰」，即指某字音義同於某字。

〔三〕走，則豆翻，疾趨之也。趨，七喻翻。

〔4〕長子縣，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陸德明曰：長子之長，丁丈翻。顏師古曰：長，讀為短長之長，今讀為長幼之長，非也。崔豹《古今注》曰：城，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淮南子》曰：鯀作城。盛，時徵翻。

〔5〕罷（罷），讀曰疲。

〔6〕韋昭曰：謂誰與我同力也。

〔7〕邯鄲，即春秋邯鄲午之邑也。班志：邯鄲縣屬趙國。張晏曰：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郭從邑，故旁加邑。宋白曰：邯鄲本衛地，后屬晉；七國時為趙都，趙敬侯自晉陽始都邯鄲。余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趙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

趙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鄲，是年顯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歸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國都而趙不亡，何也？至顯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此時趙方都邯鄲，蓋肅侯徙都，非敬侯也。邯，音寒。鄲，音丹。

〔8〕韋昭曰：浚，煎也，讀曰醺。宋祁曰：浚，蘇俊翻；醺，子召翻；余謂浚讀當如宋音。浚者，疏淪也，淘也，深也。

〔9〕古者諸侯之大夫，其家之臣子皆稱之曰主，死則曰先主，考《左傳》可見已。屬，陟玉翻。

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①沈

竈產鼃，民無叛意。^②智伯行水，^③魏桓子御，韓

康子驂乘。④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

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

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⑤絺疵謂智伯曰：

「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

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

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

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

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

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為趙氏游

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

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

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⑥

〔一〕高二尺為一版；三版，六尺。

〔二〕沈，持林翻。顏師古《漢書音義》曰：「蛙，似蝦蟆而長腳，其色青。史游《急就章》曰：蛙，蝦蟆。陸佃《埤雅》曰：鼃，似蝦蟆而長蹠，瞋目如怒鼃，與蛙同，音下媯翻。按鼃，古同「蛙」。蝦，古音讀蛤。蝦蟆，今寫成「蛤蟆」。古音「夏」「下」均讀哈（四聲）。

〔3〕據經典釋文，凡巡行之行，音下孟翻；后仿此。

〔4〕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中；有力者居右，持矛以備傾側，所謂車右是也。韓、魏畏智氏之強，一為之御，一為之右。驂，與參同，參者，三也。三人同車則曰驂乘，四人同車則曰駟乘。《左傳》：齊伐晉，燭庸之越駟乘。杜預注曰：四人共乘者殿車。乘石證翻。

〔5〕跗，音夫，足趾也。班志：汾水出汾陽北山汾陽縣屬太原郡，安邑縣屬河東郡。《史記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應劭曰：絳水出河東絳縣西南。平陽縣亦屬河東郡。安邑，魏絳始居邑。平

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始居之。桓、康二子之肘足接，蓋各為都邑慮也。《水經注》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於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曆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睹為據者。《史記正義》曰：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曰：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涌，揚波注縣，積壑三十余丈，望之極為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酈道元父范，曆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后入關死於道，未嘗至河東也。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於唐之魏王泰，泰者，太宗之愛

子，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為據。

〔6〕夫，音扶；余并同。難，乃旦翻。降，下也。服也。說，輸芮翻。懈，怠也。危難，如字。悛，丑緣翻，改也，止也。絺，抽遲翻，姓也。康曰：「絺」當作「郗」，《姓譜》諸書未有從絲者，疑借字。余按《姓譜》：絺姓，周蘇忿生支子，封於絺，因氏焉。疵請出使以避禍也。

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①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

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②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③大敗智伯之眾，^④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⑤唯輔果在。^⑥

〔一〕帥，讀曰率。

〔二〕《姓譜》：張氏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寔張網羅，世掌其職，后因氏焉。《風俗傳》云：張、王、李、趙，黃帝所賜姓也。又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有張氏。《唐姓氏譜》：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

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周宣王卿士張仲，其后裔事晉為大夫。

〔3〕將，領也。《說文》：吏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其字從「衣」從「十」。

〔4〕以此敗彼曰敗。敗，比邁翻。

〔5〕《史記·六國年表》，三晉滅智氏在周定王十六年，上距獲麟二十七年。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

〔6〕以別族也。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

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①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②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③然而不熔范，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④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

狗搏人，人得而制之。⑤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

⑥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二〕《書·禹貢》：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注云：

雲夢之澤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班志：雲夢澤在南郡華

容縣南。祝穆曰：據左傳鄖夫人棄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子避吳入於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漢陽志》：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又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蓋古之雲夢澤甚廣，而後世悉為邑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得名者非一處。竹箭之產，荊楚為良；雲夢，楚之地也。

〔2〕康曰：揉曲為矯，揉所以撓曲而使之直也。羽者，箭翎。括者，箭窟受弦處。括，音聒，通作「筈」。

〔3〕《左傳》：楚封吳夫概王於棠溪。戰國之時其地屬韓，出金甚精利。劉昭《郡國志》：汝南郡吳房

縣有棠溪亭。杜佑《通典》曰：棠溪在今汝州鄆城縣界。《九域志》：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

〔4〕毛晃曰：鎔，銷也，鑄也；《說文》：鑄器法也。《董仲舒傳》：猶金在鎔。注：鎔，謂鑄器之模。范，法也，式也。《禮運》：范金合土。砥，軫氏翻，柔石也。礪，力制翻，也。礪。

〔5〕朱元晦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勝，音升。乳，儒遇翻，乳育也。乳狗，育子之狗也。

〔6〕虎而傅翼，其為害也愈甚。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①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②乃詐為刑人

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③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后，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④行乞於市，^⑤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⑥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⑦而又求殺之，是一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

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⑧

〔二〕《說文》：棗，木汁可以物，下從水，象棗如水滴而下也。《漢書·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注曰：飲器，梜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嘗以月氏王頭與漢使歃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梜榼，晉云虎子，皆非也。梜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虎子，褻器，所以溲便者。梜，音輦。榼，克合翻。氏，音支。使，疏吏翻。歃，色甲翻。盛，時徵翻。褻，息列翻。溲，疏鳩翻。便，毗連翻。

〔2〕豫，姓也。讓，名也。戰國之時又有豫且，不知其同時否也。

〔3〕挾，持也。劉向曰：匕首，短劍。鹽鐵論曰：匕首長尺八寸；頭類匕，故云匕首。匕，音比。廁，初吏翻，圍也。

〔4〕癩，落蓋翻，惡疾也。啞，倚下翻，瘖也。

〔5〕神農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此立市之始也，鄭氏周禮注曰：市，雜聚之處。

〔6〕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謂之趙孟，其后遂襲而呼為趙孟。孟，長也。

〔一〕《經典釋文》曰：質，職日翻。委質，委其體以事君也。后漢書注：委質，屈膝。

〔八〕自智宣子立瑤，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發之。溫公之意，蓋以天下莫大於名分，觀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於宗社，觀智、趙立后之事，則知智宣子之所以失，趙簡子之所以得；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名委質者必有實而無貳。其為后世之鑒，豈不昭昭也哉。

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魯之子於代，^①曰代成君，早卒；^②立其子浣為趙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③一年

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④獻子生籍，是為烈侯。⑤魏斯者，魏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⑥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為景侯。⑦

〔一〕代國在夏屋句注之北，趙襄子滅之。班志有代郡代縣。

〔二〕成，謚也。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三〕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元年，襄子卒；二年，趙桓子元年，卒；明年，國人立獻侯浣。「浣」，索隱作「晚」。

〔4〕獻子，即獻侯。六國表：威烈王三年，獻侯之元年。蓋分晉之后，三晉僭侯久矣。謚法：知質有聖曰獻。

〔5〕謚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

〔6〕謚法：學勤好問曰文；慈惠安民曰文。

〔7〕謚法：克定禍亂曰武；布義行剛曰景。六國表：威烈王二年，魏文侯斯元年；十八年，韓景侯虔元年。蓋其在國僭爵已久，不敢以通王室；威烈王遂因而命之，識者重為周惜。通鑒於此序三家之世也。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①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②四方賢士多歸之。

〔二〕卜，以官為氏。田本出於陳，陳敬仲以陳為田氏。徐廣曰：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陳田二聲相近，遂為田氏。

〔三〕唐人志氏族曰：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后有李宗，魏封於段，為干木大夫，是以段為氏也。余按：通鑒赧王四十二年，魏有段干子，則段干，復姓也。書：武王式商容閭。注云：式其閭巷，以禮賢。記曲禮國君撫式，士下之。注云：升車必正立，據式小俛，崇敬也。師古曰：式，車前橫木。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首撫式，以禮敬人。孔穎達曰：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后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憑

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為敬，則落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記云「式視馬尾」是也。

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①

〔二〕周禮有山虞、澤虞，以掌山澤。注云：虞，度也，度佑山林之大小及其所生。身自罷之者，身往告之，以雨而罷獵也。樂，音洛。

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

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

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己也，^①皆朝於魏。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

〔二〕講，和也。

使樂羊伐中山，克之；^①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②次問翟璜，^③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

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二〕樂，姓也。本自有殷微子之后。宋戴公四世孫樂呂為大司寇。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漢為中山郡。宋白曰：唐定州，春秋白狄鮮虞之地。隋圖經曰：中山城在今唐昌縣東北三十一里，中山故城是也。杜佑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

〔三〕任座亦習見當時鄰國之事而為是言耳。任音壬，「座」一作「痊」。

〔四〕翟，姓也，音直格翻，又音狄。姓譜：翟為晉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今人多讀從上音。璜，戶光翻。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

①左高。」②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③文侯曰：「善。」

〔一〕比，音毗。不比，言不和也。

〔二〕此蓋編鐘之懸，左高，故其聲不和。

〔三〕明樂官，知其才不才；明樂音，知其和不和五聲合和，然后成音。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①子方

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

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二〕古文（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氏加牛，禹時奚仲加馬。《釋名》曰：車，居也。韋昭曰：古唯尺遮翻，自漢以來，始有「居」音。蕭子顯曰：三皇氏乘祗車出谷口，車之始也。祗，翹移翻。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

如？」^①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②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見翟璜。

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

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

河守吳起，臣所進也。」^③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

門豹。^④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

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

⑤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⑥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⑦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⑧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祿千鐘，⑨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⑩」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⑪

〔二〕李氏出自顓頊曾孫皋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商紂時，裔孫利貞逃難，食木子得全，改為李氏。置，言置相也。相，息亮翻。難，乃旦翻。

〔2〕在闕門之外，謂疏遠也。

〔3〕班志；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高陵縣，漢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魏初使吳起守之，秦兵不敢東向。至惠王時，秦使衛鞅擊虜其將公子昂，遂獻西河之外於秦。吳，以國為姓。

〔4〕班志，鄴縣屬魏郡。西門豹為鄴令，鑿渠以利民。王符潛夫論姓氏篇曰：如有東門、西郭、南宮、北郭，皆因居以為姓。西門蓋亦此類。鄴，魚怯翻。

〔5〕傳者，傳之以德義，因以為官名。「屈，九勿翻，姓也。余按屈，晉地，時屬魏；鮒蓋魏封屈侯也。」

〔6〕不勝為負。

〔7〕比，毗至翻。阿黨為比。

〔8〕李克自敘其答魏文侯之言也。

〔9〕孔穎達曰：祿者，谷也。故鄭注司祿云：祿也言穀，年穀丰然后制祿。授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曰：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六斛四斗為一鐘。

〔10〕惡，讀曰烏，何也。

〔11〕逡，七倫翻。逡巡，卻退貌。卒，子卹翻，終也。孔穎達曰：先生，師也。謂師為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為弟子者，言己自處如弟子則尊其師如父兄也。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①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②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③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二〕將，即亮翻；下同。取，讀曰娶。孔穎達曰：「妻之為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按「讀曰」，即指某字音義同於某字。

〔二〕世本曰：曾姓出自鄩國。陸德明曰：參，所金翻，一音七南翻。

〔三〕司馬，官名。穰苴本齊田姓，仕齊為是官，故以稱之；齊景公之賢將也。穰，如羊翻。苴，子余翻。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①親裹贏糧，^②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③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

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一〕騎馬為騎，乘車為乘，言起與士卒同其勞苦行不用車馬也。

〔二〕師古曰：羸，擔也。此言起親裹士卒所齎擔之糧。

〔三〕疽，七余翻，靡也。吮，徐兗翻；《說文》嗽也，康所角切。

燕公薨，子僖公立。^①

〔一〕燕自召公奭受封於北燕，其地則唐幽州薊縣故城是也。自召公至愍公三十二世。燕，因肩翻。愍，讀與閔同。謚法：使民悲傷曰閔；小心畏忌曰僖。

周威烈王 二十四年（己卯 公元前402年）

王崩，子安王驕立。

盜殺楚聲王，國人立其子悼王。①

〔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姓芈氏，居丹陽，今枝江縣故丹陽城是也。《括地志》曰：歸州秭歸縣丹陽城熊繹之始國。其后強大，北封畛於汝，南并吳、越，地方五千里。自熊繹至聲王三十世。《索隱》曰：聲王，

名當。悼王，名疑。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注云：生於外家。年中早夭曰悼。注云：年不稱志。又云：恐懼從處曰悼。注云：從處，言險圯也。

◎周安王^①

〔一〕謚法，好和不爭曰安。

周安王 元年（庚辰 公元前401年）

秦伐魏，至陽孤。^①

〔二〕周孝王邑非子於秦。徐廣曰：今隴西縣秦亭是也。《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十三州志》曰：秦亭，秦谷是也。至襄公取周地，穆公霸西戎，日以強大。是年，秦簡公之十四年也。自非子至簡公二

十八世。「陽狐」，《史記》作「陽狐」。《正義》引《括地志》曰：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余按此時西河之外皆為魏境，若秦兵至元城，則是越魏都安邑而東矣。《水經注》：河東垣縣有陽壺城。《九域志》：絳州有陽壺城。《九域志》：絳州有陽壺城。識之以廣異聞，且俟知者。

周安王二年（辛巳 公元前400年）

魏、韓、趙伐楚，至桑丘。^①

〔二〕《水經注》：潁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汝水；又東南逕下桑里，左池為橫塘

陂。《史記》作「乘丘」。《正義》：《地理志》，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當從之。

鄭圍韓陽翟。^①

〔二〕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杜預《世族譜》曰：封於咸林，今京兆鄭邑是也。幽王無道，友徙其人於虢鄆間，遂有其地，今河南新鄭是也。友，謚桓公。是年鄭繻公貽之二十三年。自桓公至繻公二十二世。班志：陽翟縣屬潁川郡。《索隱》曰：翟，音狄，溫公類篇音萇伯切。繻，詢趨翻。貽，堂來翻。

韓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薨，國人立其弟武侯。

秦簡公薨，子惠公立。^①

〔一〕諡法：愛民好與曰惠。

周安王 三年（壬午 公元前369年）

王子定奔晉。

虢山崩，壅河。^①

〔一〕徐廣曰：虢山在陝。裴駟曰：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括地志》曰：虢山在陝州陝縣，西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頽山之余。《水經注》曰：陝城西北帶河，水涌起方數十丈。《父老》云：石虎載銅翁仲至此沈沒，水所以涌。洪河巨瀆

宜不為金狄梗流，蓋魏文侯時虢山崩壅河所致耳。陝，失冉翻。

周安王 四年（癸未 公元前398年）

楚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①

〔一〕鄭穆公之子駟，字子駟；古者以王父之字為氏，子陽其后也。相，息亮翻。駟，芳菲翻。

周安王 五年（甲申 公元前397年）

日有食之。^①

〔二〕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大量，不能不小有贏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日有余，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里，則不食矣。又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一百七十有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里，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贏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揜也。朱元晦曰：此則系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

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丑也。今此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

《釋名》曰：日、月虧曰食；稍小侵虧，如蟲食草木之葉也。亦作「蝕」。

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

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溢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①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

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

②購問，莫能識。其姊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③以妾尚存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尸之旁。④

〔二〕濮陽，春秋之帝丘，漢為濮陽縣，屬東郡。應劭曰：濮水南入巨野。水北為陽。濮，博木翻。惡，如字，不善也；康烏故切，非。軹，春秋原邑，晉文公所圍者；漢為軹縣，屬河內郡；音只。《姓譜》曰：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聶，尼輒翻。溢，夷質翻。二十四兩為溢。

〔三〕暴，步木翻，又音如字，露也。

〔3〕《史記正義》曰：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

〔4〕皮面，以刀斲面而去其皮。懸賞以募告者曰購。購，古侯翻。嫫，烏莖翻。絕從之從，讀曰蹤，謂自絕其蹤跡。或曰：從，讀如字，謂絕其從坐之罪也。

周安王 六年（乙酉 公元前396年）

鄭駟子陽之黨弑繻公，^①而立其弟乙，是為康公。

〔一〕繻者，謚法所不載。《史記》注：「繻」，或作「繻」。繻，詢趨翻。

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①

〔一〕武王封微子啟於宋，唐宋州之睢陽縣是也。自微子二十七世至悼公，名購由。休，亦謚法所不載。

周安王 八年（丁亥 公元前394年）

齊伐魯，取最。^①韓救魯。

〔二〕武王封太公於齊，唐青州之臨淄是也。《括地志》曰：天齊水在臨淄東南十五里。《封禪書》曰：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是年，康公貸之十一年。自太公至康公二十九世。成王封伯禽於魯，唐兗州之曲阜是也。是年，穆公之十六年。自伯禽至穆公凡二十八世。鄭負黍叛，復歸韓。^①

〔一〕據《史記》，繻公之十六年，敗韓於負黍，蓋以此時取之，而今復叛歸韓也。劉昭《郡國志》：潁川郡陽城縣有負黍聚。《古今地名》云：負黍山在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或云在西南三十五里。

周安王 九年（戊子 公元前393年）

魏伐鄭。

晉烈公薨，子孝公傾立。^①

〔二〕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括地志》曰：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堯所筑也。《都城記》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旁，今并州理故唐城，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毛詩》譜曰：燮父以堯

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自唐叔至烈公三十七世。烈公名止。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周安王 十一年（庚寅 公元前391年）

秦伐韓宜陽，取六邑。^①

〔一〕班志，宜陽縣屬弘農郡。《史記正義》曰：宜陽縣故城，在河南府福昌縣東十四里，故韓城是也。此邑即周禮「四井為邑」之邑。

初，田常生襄子槃，槃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①是歲，齊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二〕此序齊田氏之世也。田常，即左傳陳成子恆也。溫公避仁廟諱，改「恆」曰「常」。自陳公子完奔齊，五世至常得政。謚法：勝敵志強曰莊。

周安王 十二年（辛卯 公元前390年）

秦、晉戰於武城。^①

〔二〕此非魯之武城。左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

齊伐魏，取襄陽。^①

〔二〕「陽」，當作「陵」。徐廣曰：今之南平陽也。余據晉志，南平陽縣屬山陽郡。班志，陳留郡有襄邑縣。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溼，徙縣襄陵。因曰襄邑。按圈稱：字幼舉，生卒年不詳，東漢末年陳留郡人，《后漢書》無傳。《隋書·經籍志》收錄《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又《元和姓纂》卷二引錄圈稱撰《陳留風俗傳》。此二傳今已亡佚。圈稱與同時期應劭對地名淵源研究頗有建樹。

魯敗齊師於平陸。^①

〔一〕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戰國時之平陸也。《史記正義》曰：平陸，兗州縣，即古厥國。宋白曰：

鄆州中都縣，漢為平陸縣，《史記》「魯敗齊師於平陸」是也。敗，補邁翻。

周安王 十三年（壬辰 公元前389年）

秦侵晉。

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於濁澤，^①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二〕康曰，濁，水名；《漢志》：濁水出齊郡廣縣鵠山。余謂康說誤矣。徐廣《史記注》曰：長社有濁澤。《水經注》曰：皇陂水出胡城西北。胡城，潁陰之狐人亭也。皇陂，古長社之濁澤也。記：諸侯相見於郤

地曰會。孔穎達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會者，謂及期之禮，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

周安王 十五年（甲午 公元前387年）

秦伐蜀，取南鄭。^①

〔一〕譜記普（疑衍）云：蜀之先，肇自人皇之際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既立，封其支庶於蜀曆虞、夏、商、周。周衰，先稱王者蠶叢。余據武王伐紂，庸、蜀諸國皆會於牧野。孔安國曰：蜀，叟也，春秋之時不與中國通。班志，南鄭縣屬漢中郡，唐為梁州治所。「」，通作「譽」，音括沃翻。

魏文侯薨，太子擊立，^①是為武侯。

〔一〕王者以嫡長子為太子，謂之國儲副君。諸侯曰世子。周衰，率上僭。孔穎達曰：太者，大中之大也。

武侯浮西河而下，①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②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③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④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一〕西河，即《禹貢》之「龍門西河」。

〔二〕武陵、長沙、零、桂之水，匯為洞庭，周七百里。彭蠡澤在漢豫章郡彭澤縣西。書：有苗弗率，汝徂徵。三苗所居，蓋今江南西道之地。蠡，里弟翻。

〔三〕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南流貫河而南，合於滎瀆。《禹貢》所謂「導沅水，東流為濟，溢為滎」者也。自漢筑滎陽石門，而濟與河合流而注於海，不入滎瀆。《禹貢》所謂「導沅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桀都安邑，蓋恃以為險。泰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渠山，東北流至河南新城縣，又東南過伊闕中，大禹所鑿也。兩山相對，望之若闕。《左傳》「女寬守闕塞」，即其地。《括地志》：伊闕山在

洛州南十九里。班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此安邑四履所憑，山河之固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濟，子禮翻。華，戶化翻。

〔4〕《水經注》：孟門在河東北屈縣西，即龍門上口也。《淮南子》曰：龍門未辟，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溢而逆流，無有丘陵，名曰洪水。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河水自孟門南抵華陰，屈而東流；紂都朝歌，河經其南。北屈之孟門在朝歌西北，恐不可言「左」。《索隱》曰：孟門別一山，在朝歌東邊。此特左、右二字之差而誤耳。《春秋說題辭》：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書》

曰：武王勝殷，殺紂。太行之行，戶剛翻。北屈，陸求忽翻，顏居勿翻。

魏置相，相田文。①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②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③起默然良久曰：

「屬之子矣！」

〔一〕相，息亮翻。此田文非齊之田文。

〔二〕鄉，讀曰嚮（向）。賓從，猶言賓服也。〔

按古常以「鄉」為「嚮」略筆，以「道」為「導」略筆，以「為」為「廳」略筆，以「從」為「縱」略筆等。今代書中遇有這種情況時不可將「鄉」簡寫為「鄉」，將「簡寫為「聽」。「嚮」今簡寫為「向」，「導」簡寫為「導」，「廳」簡寫為「廳」，「縱」簡寫為「縱」。

〔三〕少，詩照翻。屬，子欲翻。按屬，於此音義同「囑」。

久之，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吳起。①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為人剛勁自喜。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盍試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起見公主之賤子也，必辭，則子之計中矣。」公叔從之，吳起果辭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懼誅，遂奔楚。

〔二〕如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則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

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茂，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貢父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禮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公主者，緣公而生耳。毛晃曰：尚，崇也，高也，貴也，飾也，加也，尊也。娶公主謂之尚，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也。相，息亮翻。

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

士，要在強兵，破游說之言從橫者。^①於是南平百越，^②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

〔二〕捐，棄也，除去也。《漢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或曰：南北曰從，從者，連南北為一，西鄉以擯秦。東西曰橫，橫者，離山東之交使之西鄉以事秦。說，式芮翻。從，即容翻。「橫」，亦作「衡」，音同。按「從（從）」為「縱（縱）」略筆。

〔二〕韋昭曰：越有百邑。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①

〔二〕出，非謚也；以其失國出死，故曰出公。
趙武侯薨，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為敬
侯。^①

〔二〕謚法：夙夜警戒曰敬。

韓烈侯薨，子文侯立。

周安王 十六年（乙未 公元前386年）

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①

〔二〕田氏自此遂有齊國。田和是為太公。

趙公子朝作亂，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

①

〔一〕邯，音寒。鄲，音丹。

周安王 十七年（丙申 公元前385年）

秦庶長改逆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①

〔一〕后秦制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

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師古曰：庶長，言眾列之長。注又詳見下卷顯王十年前。據《史記》：威烈王十一年秦靈公卒，子獻公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出子，簡公之孫也。今庶長改迎獻公而殺出子。《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余謂此言河西，非西縣也。靈公之卒，獻公不得立，出居河西；河西者，黃河之西，蓋漢涼州之地。「裒」，當作「裹」，乃了翻。更，工衡翻。乘，繩證翻。長，知丈翻。

齊伐魯。

韓伐鄭，取陽城；^①伐宋，執宋公。

〔二〕漢陽城縣屬潁川郡；是為地中，成周於此以土圭測日景。

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周安王 十九年（戊戌 公元前383年）

魏敗趙師於兔台。^①

〔二〕《史記·趙世家》曰：魏敗我兔台，筑剛平。《正義》曰：兔台、剛平，并在河北。敗，補邁翻。

周安王 二十年（己亥 公元前382年）

日有食之，既。^①

〔二〕既，盡也

周安王 二十一年（庚子 公元前381年）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①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②使令尹盡誅為亂者，^③坐起夷宗者七十余家。^④

〔一〕之，往也，往赴王尸而伏其側。

〔二〕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

〔三〕令尹，楚相也。

〔四〕夷，殺也；夷宗者，殺其同宗也。

周安王 二十二年（辛丑 公元前380年）
齊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齊，至桑丘。

①

〔一〕此桑丘，非二年所書楚之桑丘。括地志曰：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蓋燕之南界也。

周安王 二十三年（壬寅 公元前379年）

趙襲衛，不克。^①

〔二〕成王封康叔於衛，居河、淇之間，故殷墟也。至懿公為狄所滅，東徙度河。文公徙居楚丘，遂國於濮。

陽。是年，慎公頹之三十五年。自康叔至慎公凡三十二世。

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之。^①

〔二〕姜氏至此滅矣。

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齊立。

周安王 二十四年（癸卯 公元前378年）

狄敗魏師於澮。^①

〔二〕漢之中山、上黨、西河、上郡，自春秋以來狄皆居之，此亦其種也。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山

西過絳縣南，又西南過虓祁宮南，又西南至王橋，入汾水。《括地志》：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

魏、韓、趙伐齊，至靈丘。^①

〔二〕《史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余按蔚州之靈丘，即漢代郡之靈丘，此時齊境安能至代北邪？此即孟子謂蚬。辭靈丘請士師之地。班志曰：齊地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漢清河郡有靈縣，清河北接趙、魏之境，此為近之。蚬，音遲。

晉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①

〔二〕謚法：柔眾安民曰靖；又，恭己鮮言曰靖。

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 前377年）

蜀伐楚，取茲方。^①

〔一〕據《史記》：蜀伐楚，取茲方，楚為捍關以拒之。則茲方之地在捍關之西。劉昭志：巴郡魚復縣有捍關。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

乘。」^①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

「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

之將，^②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

「謹受教矣！」

〔一〕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國語曰：苟本自黃帝之子。將，即亮翻；下同。乘，繩證翻。

〔二〕《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氏傳曰：干，扞也；扞，音戶旦翻。鄭氏箋曰：干也，城也，皆所以御難也。干，讀如字。

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①子

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②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③子思曰：

「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④事是而臧之，猶卻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一〕和，戶臥翻。

〔二〕「君不君，臣不臣」，《論語》載齊景公之言。

〔三〕公丘，復姓。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四〕臧，善也。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
 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
 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
 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
 ①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
 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
 聖，誰知烏之雌雄？』②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一〕《白虎通》曰：君，群也，群下之所歸心也
 臣，堅也，厲志自堅也。

〔二〕《詩》正月之辭。《毛氏傳》曰：君臣俱自
 謂聖也。鄭氏箋曰：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之雌雄相似

誰能別異之乎？又曰：鳥「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

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①

〔二〕謚法：布德就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尊賢敬讓曰共，既過能改曰共，執事堅固曰共。共，讀曰恭。《考異》曰：司馬遷《史記·六國表》：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魯穆公元年。烈王元年丙午，共公元年。顯王十七年己巳，康公元年。二十六年戊寅，景公元年。赧王元年丁未，平公元年。二十年丙寅，文公元年。四十四年己丑，頃公元年。五十九年乙巳，周亡。秦莊襄王元年壬子，楚滅魯。按《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卒，若元甲戌，終乙巳，則是三十二年也。共公二十二年卒。

若元丙午，終戊辰，則是二十三年也。康公九年卒，景公二十五年卒，平公二十二年卒，若元丁未，終乙丑，則是十九年也。文公二十三年卒，頃公二十四年楚滅魯班固《漢書·律曆志》「文公」作「緡公」；其在位之年與世家異者，惟平公二十年耳。本志自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推之，至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漢高祖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武帝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其間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為得實，又與《魯世家》注、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今從之。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也。余按：《考異》「自魯僖公五年至

漢元帝初元二年六百余年間，十二月朔旦冬至，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為得實，又與《魯世家》注、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蓋謂劉 叟長曆也。且言「《史記》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又按，通鑑目錄編年用劉 叟長曆。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用夏正定曆，《史記》曆書是年書「闕逢攝提格」，目錄書「強圉赤奮若」。「闕逢攝提格」，甲寅也，「強圉赤奮若」，丁丑也，有二十四年之差，溫公用 叟曆，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亦用 叟曆。康節少自雄其才，既學，力慕高遠，一見李之才，遂從而受學，廬於共城百源，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覃思於《易經》也。《皇極經世書》不能違 叟曆。及其來居於洛，而溫公亦奉祠以書局在

洛，相過從稔，又夙所敬者也。余意其講明之間必嘗及此，而決於用 叟曆。讀《考異》此一段，辭意可見。

韓文侯薨，子哀侯立。

周安王 二十六年（乙巳 公元前376年）
王崩，子烈王喜立。

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①

〔二〕唐叔不祀矣。

◎周烈王①

〔二〕名喜，安王之子。

周烈王 元年（丙午 公元前375年）

曰有食之。

韓滅鄭，因徙都之。^①

〔一〕韓本都平陽，其地屬漢之河東郡；中間徙都陽翟。鄭都新鄭，其地屬漢之河南郡。鄭桓公始封於鄭，其地屬漢之京兆；后滅虢、鄆而國於溱，洧之間，故曰新鄭，左傳鄭莊公所謂「吾先君新邑於此」是也。今韓既滅鄭，自陽翟徙都之。韓既都鄭，故時人亦謂韓王為鄭王，考之《戰國策》、《韓非子》可見。

趙敬侯薨，子成侯種立。

周烈王 三年（戊申 公元前373年）

燕敗齊師於林狐。

魯伐齊，入陽關。^①

〔一〕徐廣曰：陽關在巨平。班志，巨平縣屬泰山郡。《括地志》：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其城之西臨汶水。汶，音問。

魏伐齊，至博陵。^①

〔二〕《史記正義》曰：博陵在濟州西界。宋白曰：《史記》，齊威王伐晉至博陵。徐廣曰：東郡之博平，漢為縣。

燕僖公薨，子桓公立。

宋休公薨，子辟公立。^①

〔二〕辟亦謚法之所不戴。

衛慎公薨，子聲公訓立。^①

〔二〕謚法：敏以敬曰慎。載記：思慮深遠曰慎。

周烈王 四年（己酉 公元前372年）

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①

〔二〕《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卿大夫之采邑。蓋周之制，四縣為都。

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五鄩為鄩鄙五百家也。此時衛國編小，若都鄙七十三，以成周之制率之，其地廣矣，盡衛之提封，未必能及此數也。更俟博考。

魏敗趙師於北藺。^①

〔一〕班志，西河郡有藺縣。《史記正義》曰：在石州。其地於趙為西北，故曰北藺。藺，離進翻。

周烈王 五年（庚戌 公元前371年）

魏伐楚，取魯陽。^①

〔二〕《左傳》所謂「劉累遷於魯縣」，即魯陽也。班志，魯陽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

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人刺韓於朝，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韓，兼及哀侯。^①

〔二〕《戰國策》以聶政刺韓相事及并中哀侯為一事；此從《史記》。蜀本注曰：按太史公年表及韓世家於韓烈侯三年皆書「聶政殺韓相俠累」，於哀侯六年又皆書「嚴遂弑哀侯」。以《刺客傳》考之，聶政殺俠累

事在哀侯時；以《戰國策》考之亦然。從傳與《戰國策》，則是年表，世家於烈侯三年書「盜殺俠累」誤矣。通鑒於烈侯三年載聶政殺俠累事，又於哀侯六年載嚴遂殺其君哀侯，是從年表、世家所書。蓋刺客傳初不言并殺哀侯，止《戰國策》言之，通鑒豈以此疑之歟？故載并刺哀侯，不書聶政，止曰「使人」。以此求之，則通鑒之意不以嚴仲子為嚴遂，亦不以俠累為韓廐，止從年表、世家而不信其傳也。余按溫公與劉道原書，亦疑此事。廐，戶賄翻。相，息亮翻。刺，七亦翻。朝，直遙翻。走，音奏。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瑩與公中緩爭立，
國內亂。^①

〔一〕營，於耕翻。中，讀曰仲。

周烈王 六年（辛亥 公元前370年）

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趙伐齊，至鄆。^①

〔一〕班志，濟陰郡有鄆城縣。鄆，工掾翻。按鄆，今讀卷。

魏敗趙師於懷。^①

〔一〕班志，河內郡有懷縣。魏收《地形志》：懷州武德郡有懷縣，縣管內有懷城。敗，補邁翻。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①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②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③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④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一〕班志，即墨縣屬膠東國。《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宋白曰：城臨墨水，故曰即墨。

〔二〕辟，讀曰闢；下同。

〔三〕阿，即東阿縣；班志屬東郡。譽，音余，稱其美也。

〔四〕薛陵，春秋薛國之墟也。班志，薛縣屬魯國而衛國在漢東郡陳留界。薛陵屬齊而近於衛，故為所取。齊后封田嬰於此。

楚肅王薨，無子，立其弟良夫，是為宣王。

宋辟公薨，子剔成立。

周烈王 七年（壬子 公元前369年）

日有食之。

王崩，弟扁立，^①是為顯王。

〔一〕據班書古今人表師古注：扁，音篇。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①公孫頎謂韓懿侯曰：

「魏亂，可取也。」^②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

戰於濁澤，大破之，遂圍魏。^③成侯曰：「殺瑩，

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

「不可。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

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

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瑩遂殺公中緩而立，^④是為惠王。

〔二〕《姓譜》：王氏之所自出非一。出太原、琅邪者，周靈王太子晉之后。北海、陳留，齊王田和之后。東海出自姬姓。高平、京兆，魏信陵君之后。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東者，殷王子比干為紂所害，子孫以王者之后，號曰王氏。余謂此皆后世以諸郡著姓言之耳。春秋之時自有王姓，莫能審其所自出。

〔二〕公孫，姓也。黃帝，公孫氏。頤，渠希翻。

〔三〕《史記正義》曰：徐廣以為長社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

安邑，韓、趙伐魏，豈至河南長社邪！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

〔七〕中，讀曰仲。

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①

〔二〕《索隱》曰：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適，讀曰嫡。按「讀曰」，常見於古書中對假借字的注釋，即「音義同於（某字）」的意思。適，於此與嫡同音同義。《集韻》《韻會》：「適，丁曆切

音的。與嫡同。「適子，今常以簡體寫成「適子」，但「適」不讀「適應」的「適」，讀「嫡」。

【資治通鑒卷二·周紀二】

● 周紀二 ①

〔一〕起昭陽赤奮若，盡上章困惇，凡四十八年。
起癸丑，終庚子。

◎ 周顯王

①

〔二〕十一家謚法：行見中外曰顯；受祿於天曰顯。百辟惟刑曰顯。周公蓋未有此謚，而周之末世謚顯王曰顯，意謂后世傳寫周公謚法者遺之。

周顯王 元年（癸丑 公元前368年）

齊伐魏，取觀津。^①

〔二〕康曰：齊伐魏，魏惠王請獻觀以和，即觀津。余按班志信都國有觀津縣，與齊相去甚遠，且趙地也。又東郡有畔觀縣。《水經》：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又東逕衛國故城南，古斟觀也。此其魏之觀津歟！徐廣曰：觀，今衛縣。《史記正義》曰：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觀國，夏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觀，工喚翻。

趙侵齊，取長城。^①

〔二〕劉昭志：濟北盧縣有長城。《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即此。按所謂「劉昭志」，即三國時期魏國劉邵注本《續漢書·郡國志》簡稱，非指其《人物志》。

周顯王 三年（乙卯 公元前366年）

魏、韓會於宅陽。^①

〔二〕《水經注》曰：滎澤之際有沙城，世謂水城非也。魏冉走芒卯，入北宅，即此宅陽城。《括地志》曰：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十七里。

秦敗魏師、韓師於洛陽。^①

〔二〕洛陽在洛水之北，周公遷殷民於此，謂之成周。班志：屬河南郡。敗，補邁翻。按所謂「班志」，即班固《漢書·地理志》的簡稱。注釋中的「翻切」，或稱「反切」，即古人給文字標音的方法，前一字取其聲母，後一字取其韻母，然後相拼成音，與今代漢語拼音的拼法相同，只不過漢語拼音已用西文字母將聲母、韻母固定下來了。

周顯王 四年（丙辰 公元前365年）

魏伐宋。

周顯王 五年（丁巳 公元前364年）

秦獻公敗三晉之師於石門，^①斬首六萬。王

賜以黼黻之服。^②

〔二〕《水經注》：馮翊云陽縣有石門山。《括地志》：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二里。又曰：堯門山，俗名石門，上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為門，因名之。武德中於此山南置石門縣，貞觀中改云陽縣。

〔二〕黼者，刺繡為斧形；黻者刺繡為兩「己」相背。孔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音甫。黻，音弗。

周顯王 七年（己未 公元前362年）

魏敗韓師、趙師於澮。^①

〔一〕澮，古外翻。《括地志》：澮水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水側有皮牢城。按澮，今讀會。

秦、魏戰於少梁，^①魏師敗績，獲魏公孫痤。

②

〔一〕班志：馮翊夏陽縣，故少梁。師古曰：本梁國，為秦所滅，至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夏陽。康曰：魏有大梁，故此稱「少」以別之。少，詩沼翻。夏，戶雅翻。更，工衡翻。按「夏」「下」，古音均讀「哈（四聲）」音，今仍存在於南方某些地區方言中。

〔二〕《左傳》：師大崩曰敗績。

衛聲公薨，子成侯速立。

燕桓公薨，子文公立。^①

〔一〕燕，因肩翻。《考異》曰：《史記·蘇秦

傳》謂之「燕文侯」。按春秋時北燕簡公已稱公，文公之子易王尋稱王，豈文公獨稱侯乎？今從世家。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②孝公生二十一年矣。

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③淮、泗之間小國十余，

^④楚、魏與秦接界。魏筑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

上郡；^⑤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⑥皆以夷翟遇

秦，^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

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⑧

〔一〕《索隱》曰：孝公，名渠梁。

〔二〕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為長安南山，至於泰華，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河、山以東。華，戶化翻。燕，因肩翻。

〔三〕南陽郡平氏縣東南有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宋、魯、鄒、滕、薛、邠等國，國於其間。齊威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

〔四〕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封邑，班志屬京兆洛，水名，非伊、洛之洛也。《水經注》：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洛水，古漆、沮之水也。又有長澗

水，南出泰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於渭。《史記》所謂「魏筑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宋白曰：今華州東南魏長城是也。上郡，漢屬并州，隋、唐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地也。濱，音賓。

〔5〕漢中郡，漢屬益州，自晉以后為梁州。巴，即春秋巴子之國，漢為巴郡，屬益州，唐為巴、渝、渠果諸州之地。黔中，漢為牂柯郡之地，唐為黔中節度。黔，渠今翻。按黔，今讀乾。

〔6〕翟，與狄同。

〔7〕憤，懣也，怒也。朱元晦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周顯王 八年（庚申 公元前361年）

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①為后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②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③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④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二〕令，號令也，命令也。令者，出於上而行於下者也。岐山，周太王所邑。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雍縣屬扶風。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獻公卒，晉國亂，穆公納惠公。惠公立而背河外之賂，又閉秦羅。穆公伐晉，執惠公，既而歸之；始徵晉河東，置官司。惠公卒，子懷公立。穆公納文公而晉亂平。又能用由余及孟明，以霸西戎。天子致伯者，《周禮》九命作伯；古有九州，一為王畿，八州八伯，各主其方之諸侯；致伯者，以方伯之任致之穆公也。

〔2〕《史記》：秦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懷公。四年，庶長毚圍懷公，公自殺，乃立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之季父，是為簡公。公卒而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殺出子

迎立獻公於河西。河西地，即魏所有西河之外。《史記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并魏河西之地。躁，則到翻。共，讀曰恭。鼃，古朝字。長，知兩翻。華，戶化翻。

〔3〕《史記》：秦獻公二年，始治櫟陽。徐廣注曰：即漢萬年縣。余按：《漢志》：櫟陽、萬年為兩縣皆屬馮翊，后漢始省并。宋白曰：櫟陽，秦舊縣。漢高祖既葬太上皇於萬年陵，仍分櫟陽置萬年縣以為陵邑，理櫟陽城中，故櫟陽城亦名萬年城。后漢省櫟陽縣入萬年縣。后魏大統中，分萬年置鄆丘、宣武，又分置廣陽縣。周明帝省萬年入高陵、廣陽二縣，更於長安城中別置萬年縣。唐武德元年，又改廣陽為櫟陽，元和十五年并移隸奉先縣以奉景陵。

〔七〕謂裂地以封之，使各有分土。分，扶問翻。

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①事

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②將奈社稷

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③年雖少，

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

「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為

君謀，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

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

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

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④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

〔二〕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好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曰：刑，刑家；名，名家；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劉原父曰：刑名，即并學兩家朮耳。公孫非姓氏，以其先出於衛，父為衛侯則稱為公子，祖為衛侯則稱為公孫。鞅，於兩翻。

〔二〕不可諱，謂死也。俗語有之：「人不諱死」

〔三〕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家有中庶子，有舍人。

〔4〕嬖，博計翻，又卑義翻。《史記正義》：監甲暫翻。康曰：景，姓，楚之族。監，古銜切，非。

周顯王 十年（壬戌 公元前359年）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①甘龍曰：「不然，^②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

③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⑤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
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⑥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
爵；⑦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力本業，
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⑧事末利及怠而貧者，
舉以為收孥。⑨宗室非有軍功論，⑩不得為屬籍。
⑪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⑫名田宅、臣妾、衣
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二〕《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朮，所為苟可以
強國，則不必須要法於故事也。

〔2〕《索隱》曰：甘，姓；龍，名。甘姓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后。《姓譜》又曰：甘姓，商甘槃之后

〔3〕劉邵《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眾相得」也。故啟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州長、卿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司馬、將軍、卒、伍為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等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左庶

長至大庶長，比九卿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仿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為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也。自三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二爵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者，古之名馬也；駕駟馬，其形似簪，故云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賞與子若同產。然

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駟車庶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列侯。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長，知丈翻。

〔4〕《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九家連坐。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康曰：司，猶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之相司相管。秦有見知連坐法。余謂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相連坐罪也；見知乃漢法。卒，子卹翻。

[5] 《索隱》曰：謂告奸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

[6] 《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奸者，言當與之同罰。

[7] 率，音律。

[8] 倭，力竹翻，古戮字；《說文》：并力也。《字林》音遼。復，方目翻。漢法，除其賦、稅、役，皆謂之復。

[9] 《索隱》曰：末利，謂工、商。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奴婢。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室家。至漢文帝元年，始除收孥相坐法。孥，音奴。

〔一〇〕論，議也，有戰功之可論也。論，盧困翻，康盧昆切。

〔一一〕屬籍，宗屬之籍也。孔穎達曰：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系之以姓是也。《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系、世本，知世代昭穆。屬，殊玉翻。

〔一二〕《白虎通》曰：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也。毛晃曰：大夫以上預燕饗，然後賜爵秩，以章有德秩，職也，官也，積也，次也，常也，序也。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①民

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②乃下令。

〔一〕予，讀曰與。

〔二〕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程大昌《演繁露》曰：二十兩為一金，亦為一鎰。

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①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②明日，秦人皆趨令。③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④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

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后民莫敢議令。

〔一〕之，往也，如也。

〔二〕墨涅其面曰黥。黥，音渠京翻。為后秦殺商君鞅張本。

〔三〕《索隱》曰：趨者，向也，附也，音七喻翻。〔四〕自是年至三十一年商鞅死，蓋鞅之行其法而致效在十年之間，又十年而致禍。治，直吏翻。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①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

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②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③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二〕孔穎達曰：自今本昔曰古。

〔2〕《姓譜》：曹本自顓頊之玄孫陸終之子六安

是為曹姓。周武王封曹狹於邾，故邾，曹姓也。又云：曹，叔振鐸之后，武王母弟也，后以為氏。《史記》：

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請平，桓公許之，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殺曹沫，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左

傳》：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

「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魏文侯事見上卷威烈王二十三年。《索隱》曰：沫，音氓葛翻。

《左傳》、《谷梁（傳）》并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按齊魯會盟，曹沫劫

桓公事，另見《管子》《呂氏春秋》《戰國策》《鶡冠子》諸書。然而《管子》名作「曹劌」，《呂氏春秋》作「曹」，《戰國策》《鶡冠子》作「曹沫」。曹沫與曹劌是否一人，今難確定。

〔3〕處，昌呂翻。趨，七喻翻。畜，許六翻，養也。

韓懿侯薨，子昭侯立。^①

〔一〕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聖聞周達曰昭。

周顯王十一年（癸亥 公元前358年）

秦敗韓師於西山。^①

〔一〕自宜陽熊耳東連嵩高，南至魯陽，皆韓之西山。敗，補邁翻。

周顯王 十二年（甲子 公元前357年）

魏、韓會於鄆。^①

〔二〕班志，鄆縣屬中山郡。此時為趙地，后漢改曰高邑，唐為趙州柏鄉縣、贊皇縣地。

十三年（乙丑 公元前356年）

趙、燕會於阿。

趙、齊、宋會於平陸。

周顯王 十四年（丙寅 公元前355年）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❶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❷使守南城，❸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

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❹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❺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❻徙而從者七千家。吾臣有種首者，

⑦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一〕乘，繩證翻。

〔二〕《姓譜》云：齊公族有食采於瑕丘檀城，因以為氏。

〔三〕城在齊之南境，故曰南城。

〔四〕盼，匹莧翻，又披班翻。按丁度《集韻》，盼，與盼同。盼子，齊之同姓，即田盼也。班志：高唐縣屬平原郡。杜預曰：祝阿西北有高唐城。宋白曰：齊州章丘縣，古高唐，春秋、戰國之時為齊邑，故城在廢禹城縣西四十里。唐之禹城，漢祝阿也。

〔5〕《姓譜》：齊有黔敖、則黔亦姓也，音其淹翻。司馬彪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徐，音舒。丁度《集韻》「徐」作「𠂔」，音同。徐

〔6〕燕在齊之北，趙在齊之西。賈逵曰：燕、趙畏齊，故祭以求福。燕，因肩翻。

〔7〕種，章勇翻。

秦孝公、魏惠王會於杜平。^①

〔二〕班志，京兆有杜陵縣，故周之杜伯國也。

《史記·灌嬰傳》：嬰以昌平侯食邑於杜平鄉。正義曰：杜平在唐之同州澄城縣界。魏世家作「社平」。

魯共公薨，子康公毛立。^①

〔二〕共，讀曰恭。

周顯王 十五年（丁卯 公元前354年）

秦敗魏師於元里，^①斬首七千級，^②取少梁。

3

級。

〔一〕《史記正義》曰：元里亦在同州澄城縣界。

〔二〕秦法戰而斬敵人一首者，賜爵一級，因謂之

〔三〕少，詩照翻。

魏惠王伐趙，圍邯鄲。楚王使景舍救趙。^①

〔二〕邯，音寒。鄆，音丹。昭、屈、景，皆楚之同姓，楚強族也。

周顯王 十六年（戊辰 公元前353年）
齊威王使田忌救趙。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①龐涓仕魏為將軍，^②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
^③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為將；辭以刑

余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④

〔二〕《姓譜》：周文王子康叔封於衛，至武公子惠孫曾耳為衛上卿，因氏焉，后有孫武、孫臏，俱善兵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安平相孫根碑云：先出自有殷之裔子，武王定周，封比干墓，胤裔分析，定曰孫焉。

《姓譜》又曰：龐姓，畢公高之后，支庶封於龐，因氏焉。臏，頻忍翻，刖刑也，去膝蓋骨。鄭玄曰：周改臏作刖，刖，斷足也。書傳云：決關梁、逾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孫臏蓋以刖足故呼為臏。《說文》：臏，膝端也；《類篇》：臏，毗賓切。龐，薄江翻。涓，古玄翻。〔二〕將軍之官，自周以來有之。

〔3〕之，往也。

〔4〕將，即亮翻。《字林》曰：駟車，有衣蔽、無后轅者謂之輜。《釋名》曰：有邸曰輜，無邸曰駟。傅子曰：周曰輜車，即輦也。康曰：駟車也，軍行所以載輜重。輜，楚持翻。駟，蒲眠翻。重，直用翻。

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①救斗者不搏撻，^②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③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沖其方虛，^④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

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⑤

〔二〕《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拳而擊之。余謂雜亂紛糾者，謂人斗者耳，非事也。康曰：拳，與秦同。秦者，攘臂繩也。余謂當從《索隱》說，康說非。

〔三〕《索隱》曰：搏擻，音博戟，謂救斗者當善搗解之，毋以手相搏擻，則其怒益熾矣。按擻，謂以手持擻以刺人也。余謂《索隱》之說善矣，但以擻為持擻以刺人則非也。擻，如《漢書》「擻太后掖」之擻，師古曰：擻，謂拘持之也。毛晃曰：索持曰搏，拘持曰擻。

〔4〕康曰：虛，音墟。余謂虛，如字，沖其方虛即上所謂「搗虛」也。《索隱》之說，義亦如此。

〔5〕《水經注》：濮渠與酸水會，水東逕滑台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又東南會於濮。濮渠之側有漆城桂城亦曰桂陵，即田忌敗魏師處。《史記正義》曰：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南二十一里。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①

〔一〕周室衰微，戰國之時僅有七邑，漢時之河南洛陽、谷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晉志曰：周考王封周桓公孫惠公於鞏，號東周，故戰國有東、西周芒山、首山其界也。陵觀、廩丘皆當時邑聚之名，史無所考。廩丘，《史記》作「邢丘」。觀，古玩翻。

楚昭奚卹為相。江乙言於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狗嘗溺井，^①其鄰人見，欲入言之，狗當門而噬之。今昭奚卹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

^②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③然則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己不知也。^④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⑤

〔二〕昭、屈、景，楚之強族，所謂「三閭」者也。太史公曰：嬴姓分封為江氏。相，息亮翻。溺，奴弔翻。按「溺」，音義同「尿」。

〔2〕噬，時制翻。見，謂見楚王也。惡，烏路翻。
 〔3〕好，呼到翻。近者，附近之近，去聲。遠，
 於願翻，推而遠之。推，吐雷翻。

〔4〕己，音紀。終己，猶言終身也。

〔5〕江乙欲毀昭奚卨，故先設是言。

周顯王 十七年（己巳 公元前352年）

秦大良造伐魏。^①

〔一〕《索隱》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余謂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記·秦紀》：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國年表》，秦孝公之十年，顯王之十七年，所謂大良造伐魏

即衛鞅將兵也。是時魏都安邑，其兵猶強，龐涓、太子申、公子昂未敗，安邑不應遽降於秦。至顯王二十九年，昂軍既敗，魏獻河西之地於秦，始去安邑徙都大梁。

《史記》六國表不書徙大梁而世家書之，魏世家於是年不書安邑降秦而秦紀孝公十年書之。通鑒從魏世家，於顯王二十九年書魏去安邑，徙大梁，而是年不書魏安邑降秦，蓋亦疑而除去之。但大良造之下當有「衛鞅」二字，意謂傳寫通鑒者逸之。

諸侯圍魏襄陵。^①

〔一〕《史記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余按魏境時不至於鄒。班志，河東有襄陵縣。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括地志》：襄陵在晉州臨汾。

縣東南三十五里。宋白曰：后魏為禽昌縣；隋大業二年改為襄陵縣，以趙襄子、晉襄公俱陵於是邑也。

周顯王 十八年（庚午 公元前351年）

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①

〔二〕魏有上郡，北至固陽，漢五原郡朔方縣是也。《括地志》：固陽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筑長城，自鄭濱洛，北抵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降，戶江翻。夏，戶雅翻。

魏人歸趙邯鄲。與趙盟漳水上。^①

〔二〕《記曲禮》曰：涖牲曰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巡狩至方岳之下，會畢，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至於五霸，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惇；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左傳》云：「坎用牲加書」，是也。班志：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經》曰：出長子縣發鳩山，東至武安縣與清漳會，謂之交漳口。又東過鄴縣列人，又東北過巨鹿信都，謂之衡漳；又東北過平舒縣南而東入海。漳，諸良翻。

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①

〔一〕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聖聞周達曰昭。《姓譜》：四岳之后封於申。周有申伯，鄭有大夫申侯，齊有申鮮虞。相，息亮翻。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①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

〔二〕黃、老，黃帝老子之書。

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

子之謁而廢子之朮乎，已其行子之朮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①

〔二〕辟，讀曰避。

昭侯有弊褲，命藏之。^①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咲，嘖有為嘖，咲有為咲。今褲豈特嘖咲哉！吾必待有功者。」^②

〔二〕，苦故翻，脛衣也。按，音義同「褲」。

〔二〕言雖弊，其直猶重，固不止於噸也。然人主之噸，所關甚大，昭侯姑以此為言耳。為，於偽翻。噸，與輦同，愁蹙之貌。古笑字。 咲

周顯王 十九年（辛未 公元前350年）

秦商鞅筑冀闕宮庭於咸陽，^①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②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③平斗、桶、權、衡、丈、尺。^④

〔二〕《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爾雅》：

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也。《釋名》：闕在門兩旁，中間闕然為道也。《三輔黃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闕少。《爾雅》，宮謂之室。郭璞曰：宮，謂圍繞之也。《說文》曰：庭，朝中也。《蒼頡篇》曰：庭直也。《風俗通》曰：庭，正也。言縣庭。郡庭、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三輔黃圖》曰：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山水皆在陽，故曰咸陽。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屬右扶風。《括地志》：咸陽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十五里，在長安城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咸陽縣本周王季所都，秦又都之。《三秦記》：秦都在九峻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二十九年，秦始皇封衛鞅於商，號商君；史以后所封書之。

〔2〕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商君始更制，禁同室內息者。堯教民以人倫，教之有序有別。秦用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商君今為之禁，古道也，烏可例言之。《白虎通》曰：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

〔3〕《周禮》：六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又百家之內曰鄉，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此六遂之縣也。四甸為縣，此州里之縣也。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左傳》趙鞅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者也。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自是始統於郡矣。《釋名》曰：縣，懸也，懸於郡也。《漢書音義》所謂「大曰鄉，小曰聚」，亦秦制也。

《廣雅》曰：聚，聚居也，音慈諭翻。縣令、丞之官始此。令，音力正翻。令，命也，告也，律也，法也，長也；使為一縣之長，以行誥命法律也。丞，翊也，副貳也。成周之制，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其中百畝，八十畝為公田，二十畝為廬舍。《史記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伯莊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長，知兩翻。

〔斗〕桶，《索隱》音統，非也；當作「甬」，音勇，斛也。沈括曰：予受詔考鐘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秦、魏遇於彤。^①

〔二〕彤，周彤伯所封之國，國於王畿之內。《史記·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則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彤，徒冬翻。

趙成侯薨，公子緤與太子爭立；^①

〔二〕敗，奔韓。緤，私列翻。趙成侯，敬侯之子，名種。太子，肅侯語也。按「緤，私列翻」：或有人問，「私」為卷舌音聲母，怎能與「列」拼讀出「緤」字？其實，「私」字古讀「西」音。胡三省給《資治通鑒》作的翻切注音中，有很多字是今人無法正確拼讀的，因為某些字的古音與今音差別甚大。本次整

理編校時，對原翻切注音處除非必要保留，余者基本略去

周顯王二十一年（癸酉 公元前348年）

秦商鞅更為賦稅法，行之。^①

〔一〕井田既廢，則周什一之法不復用，蓋計畝而為賦稅之法。更，工衡翻。

周顯王二十二年（甲戌 公元前347年）

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周顯王二十三年（乙亥 公元前346年）

齊殺其大夫牟。

魯康公薨，子景公偃立。

衛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①

〔二〕周成王封康叔為衛侯，其后世進爵為公；今寢以弱小，貶號曰侯。貶，悲檢翻。

周顯王 二十五年（丁丑 公元前344年）

諸侯會於京師。^①

〔二〕時天下宗周，以洛陽為京師。京，大也；師，眾也；京師，眾大之名也。

周顯王 二十六年（戊寅 公元前343年）

王致伯於秦，^①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

少官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②

〔一〕伯，如字。伯者，周二伯、九伯之任。

〔二〕《左傳》：逢澤有介麋焉，宋地也。杜預注曰：《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括地志》曰：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帥，音率。

周顯王 二十八年（庚辰 公元前341年）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①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訴於齊矣。」^②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

〔二〕鄒忌為齊相，封成侯。

〔2〕見亡，言見有亡國之勢也。愬，告愬也。

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①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御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②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③孫子度其行，

暮當至馬陵，^④馬陵道陁而旁多阻隘，可伏兵，^⑤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⑥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二〕盼，與盼同，音匹莧翻。將，即亮翻；下同。又音如字，領也。

〔2〕此孫武子兵法也。趣，七喻翻。蹶，猶挫也。劉氏曰：蹶，猶斃也。半至，謂軍趣利前后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

〔3〕并行，兼程而行也。倍日，一日行兩日之程亦兼程也。

〔4〕司馬彪志：魏郡元城縣。注云：《左傳》成七年，會馬陵；杜預注，在縣東南，龐涓死處。虞喜《志林》：馬陵在濮州鄆城東北六十里，澗谷深，可以置伏。鄆，吉掾翻。

〔5〕，與狹同。隘，烏懈翻。

〔6〕剄，斷首也。豎，《說文》：豎使布短衣。

成侯鄒忌惡田忌，^①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為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②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③

〔一〕鄒，以國為氏。惡，烏路翻。

〔二〕臨淄，齊國都也；城臨淄水，因以為名。班志，臨淄屬齊國。臣瓚曰：臨淄，即營丘，太公營之。淄，莊持翻。

〔三〕為下齊復田忌張本。

周顯王二十九年（辛巳 公元前340年）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①都安邑，與秦界河，^②而獨擅山東之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③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御之。

〔二〕《索隱》曰：蓋安邑以東，山嶺險阨之地，今蒲州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嶺，皆其地也。阨，於

革翻。按標音中的「於」，古讀「鳴」。阨，古音讀臥，今讀厄。

〔2〕秦、魏以河為界也。

〔3〕鄉，讀曰嚮（向）。鄉，為「嚮」之略筆。鄉，今簡體作「鄉」；「嚮」，今簡體作「向」。

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①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

〔二〕盟已而飲也。

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①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②

〔一〕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筑。

〔二〕公叔言見上八年。

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①號曰商君。

〔一〕班志：弘農郡商縣，商君邑。裴駟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所謂之商於。《史記正義》曰：丹水及商皆屬弘農，今言順陽，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及丹水皆屬之也。《水

經注》：丹水涇南鄉、丹水二縣之間，曆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杜佑曰：今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有於村，蓋秦所謂商州。商洛縣，古商邑，所封也；漢為商縣。齊、趙伐魏。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周顯王三十一年（癸未 公元前338年）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

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①魏人不受，復

內之秦。^②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③

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④

〔一〕之，如也，往也。

〔二〕內，讀曰納。怨其挾詐以破魏師，故不受。

〔三〕之，往也，如也。鄭，京兆之鄭縣也，周宣王弟鄭桓公采邑，唐屬華州。宋白《續通典》曰：鄭縣古城在華州郡城北。

〔四〕車裂，古之輶刑。輶，戶串翻。

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

水盡赤。^①為相十年，人多怨之。^②趙良見商君，

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穀大夫賢？」^③

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④仆

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

趙良曰：「五穀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⑤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⑥三置晉君，一救荊禍。^⑦其為相也，勞不坐乘，^⑧暑不張蓋。^⑨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⑩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⑪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⑫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⑬

〔一〕相，息亮翻。《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流至秦都咸陽南。商君蓋臨此以論囚。決罪曰論。論，盧困翻。

〔二〕按顯王十七年，秦以商鞅為大良造；十九年商鞅徙秦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平權量。二十一年更賦稅法，為相當在是年，至今年十年矣。

〔三〕百里奚自賣以五羖羊之皮，為人養牛；秦穆公舉以為相，秦人謂之五羖大夫。羖，牡羊也。羖，音古。

〔四〕引趙簡子之言。諾，應聲也。諤，謬，謬直也。

〔五〕孟子：百里奚，虞人也，以食牛干秦繆公。今曰荊之鄙人，按《史記》：晉滅虞，執百里奚，為秦

繆夫人媵。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以為上大夫。奚，讀與奚同。繆，讀與穆同。媵，以證翻。宛，於元翻。

〔6〕謂《左傳》僖三十年與晉圍鄭也。相，息亮翻。

〔7〕三置晉君，謂立惠公、懷公、文公也。《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余按《左傳》，晉既敗楚於城濮，又敗秦於肴，穆公使鬬克歸楚求成，所謂救荊禍，蓋指此也。秦諱楚，故其國記率謂楚為「荊」。太史公取秦記為《史記》，通鑒又因《史記》而成書，故亦以楚為荊。

〔8〕古者車立乘，惟安車則坐乘耳。

〔9〕《周禮》：輪人為蓋。蓋，所以覆冒車上也。

〔10〕記：鄰有喪，舂不相。注云：相杵者，以音聲相勸。相，息亮翻。

〔二〕事見上八年。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轢，郎擊翻。車踐曰轢。」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歡而黥公孫賈。「祝，姓也。古有巫，史、祝之官，其子孫因以為姓。或曰：武王封黃帝之后於祝，其子孫因氏焉。黥，其京翻。」《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逸詩也。」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杜預曰：駢脅，合干也。駢，步田翻。乘，繩證翻。驂，讀曰參。」持矛而操闔戟者

旁車而趨。「薛綜曰：闐之為言函也，取四戟函車邊。此蓋令力士旁車而趨，有急則操翕戟以御之也。《后漢志》有闐戟車。晉志：闐戟車，長戟邪偃在后。《唐韻》：戟名曰闐，音所及翻。《史記正義》曰：顧野王云：矛，鋌也。方言云：矛，吳、楚、江、淮之間謂之鋌。《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旁車之旁，音步浪翻。」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逸書也。」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朝露易曦，言不久也。」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言以專秦國之政為寵也。」畜百姓之怨。畜，讀曰蓄。

〔12〕微，少也。趙良言豈少，蓋謂太子與其師傅將挾怨而殺之也。

〔13〕難，乃旦翻。史言商君尚刑愎諫之禍速。

周顯王 三十二年（甲申 公元前337年）
韓申不害卒。

周顯王 三十三年（乙酉 公元前336年）

宋太丘社亡。^①

〔一〕班志，沛郡有太丘縣。又志曰：宋太丘社亡周鼎淪沒於泗水中。《爾雅》：右陵太丘。釋云：謂丘之西有大阜者為太丘。宋太丘社亡，蓋依丘作社，於時亡去，咎證也。

鄒人孟軻見魏惠王，^①王曰：「叟，^②不遠千里而來，亦有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③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④

〔一〕鄒，春秋之邾國也。班志，鄒縣屬魯國。宋白曰：淄州鄒平縣，漢舊縣。

〔二〕叟者，尊老之稱。稱，尺證翻。

〔三〕不遠千里，言不以千里為遠也。

〔下〕通鑒於此段前后書王，因孟子之文也。中間敘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

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②此皆利之大者也。」

〔二〕《易·乾卦》文言。

〔2〕《易·大傳》之辭。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周顯王三十四年（丙戌 公元前335年）
秦國進攻韓國，攻克宜陽。

周顯王 三十五年（丁亥 公元前334年）
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①

〔一〕《史記正義》曰：《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於薛，改曰徐州。《續漢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與竹書合。徐，音舒。相王者，相立為王也。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曰：「君必不出此門。①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拙舉贏者也。②故曰不時。」

〔二〕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時在韓。

〔二〕詘，區勿翻。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言國家多難而勢詘，此時宜卹民之急，而舉事反若有贏余者，失其所以為國之道矣。「時詘舉贏」，蓋古語也。

越王無彊伐齊。①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②朝服於楚。

〔一〕越王句踐之后。自句踐至無彊，凡六世。句音鈎。踐，音慈淺翻。

〔二〕吳之故地，漢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臨淮等郡是也。越初都會稽，其境北至於御

兒，不能全有漢會稽一郡地；及其滅吳，始并有吳地。今楚取吳地至於浙江；則御兒亦入於楚矣。浙江有三源發於太末者謂之穀水，今之衢港是也；發於烏傷者，《水經》謂之吳寧溪，今之婺港是也；發於黟縣者，班志謂之漸江水，今之徽港是也，三水合為浙江，東至錢唐入海。浙，折也，言水屈折於群山之間也。《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國於海上者漢之甌越、閩越、駱越其后也。浙，之列翻。濱，音賓會，古外翻。太末之太，孟康音闔。港，古項翻。婺，亡遇翻。黟，音伊。閩，眉巾翻。駱，音洛。

周顯王 三十六年（戊子 公元前333年）

楚王伐齊，圍徐州。

韓高門成。昭侯薨，^①子宣惠王立。^②

〔一〕卒如屈宜臼言。

〔二〕宣惠，復謚也。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术，^①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②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③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④

〔一〕說，式芮翻。《姓譜》：蘇，己姓，顓頊裔孫吳回生陸終，陸終生昆吾，封於蘇，至周，蘇公。

〔二〕內燕南與趙接境；戰於百里之內，言其近也。秦欲攻燕，自蒲、潼下兵，則為趙所隔，故必逕上郡之西，出云中、九原然后至燕，故云戰於千里之外。

〔三〕夫，音扶。計無過於此者，言燕計之過，無甚於此。

〔四〕此蘇秦為燕至計，先定於胸中者。

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①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

議其后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②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③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④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諸侯，以求割地。^⑤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⑥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⑦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

出銳師，或撓秦，^⑧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⑨肅侯大說，^⑩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

〔一〕說，式芮翻。建國，猶言立國也。

〔二〕傳，讀曰附，傳著之傳。

〔三〕鄉，讀曰嚮（向）。

〔四〕衡，讀曰橫。衡人，說客之連橫者。

〔五〕《索隱》曰：恐，起拱翻。惕，許曷翻，又呼曷翻，謂相恐脅也。鄒氏惕音憩，義疏。

〔6〕從，子容翻。畔，反也，及秦之所為也。秦之所為者衡也。按從（從），即「縱（縱）」之略筆，此指各國縱向聯合，以對抗秦國的橫向聯盟。畔，同叛。

〔7〕令，盧經翻，使也。將，即亮翻。相，息亮翻。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北，出山逕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入於白溝。洹，音桓，又於元翻。慮，音廬。

〔8〕服虔曰：橈，弱也，音奴教翻，又音乃卯翻

〔9〕從，子容翻。擯，必刃翻。班志，弘農郡弘農縣有秦函谷關；漢武帝從楊仆之請，移關於新安縣。文穎曰：秦關在弘農縣衡嶺，后移在河南谷成縣。師古

曰：今桃林縣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余跡焉。谷成，即新安。杜佑曰漢函谷關在漢新安縣東北一里，其秦關在今靈寶縣。

〔10〕《索隱》曰：肅侯，名語。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說，與悅同。

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余人，禽將龍賈，取雕陰，^①且欲東兵。^②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③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

〔二〕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此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稱。龍姓出於龍伯氏，或云出於御龍氏。

班志，上郡有雕陰道。《括地志》：雕陰故城，在鄜州洛交縣北二十里。敗，補邁翻。稱，尺證翻。

〔2〕言引兵東下也。

〔3〕從，子容翻。按從（從），即「縱

（縱）」之略筆，此指各國縱向聯合，以對抗秦國的橫向聯盟。

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①學

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恐，②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

③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④以為客卿。⑤舍人辭

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⑥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朮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⑦

〔二〕蓋居於鬼谷，因以稱之。《隋志》：馮翊郡韓城縣有鬼谷。《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索隱》曰：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并有鬼谷，蓋是其所居，因以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2〕「恐」，《史記》作「怒」。

〔3〕文穎曰：舍人，主殿內小吏官名也。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后遂為司屬官號。齎，則兮翻。

〔4〕說，讀曰悅。

〔5〕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也。

〔6〕敗，補邁翻。從，子容翻。按從，通假「縱」。

〔7〕為吾之為，於偽翻。為后蘇秦死，儀方出說六國張本。說，式芮翻。按「於偽翻」，於，讀鳴音。

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余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①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②今茲效之，明年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后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③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后。』

^④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

〔一〕被，皮義翻。蹠，之石翻，踏也。《史記正義》曰：欲放弩者皆坐，舉足踏弩材，手引湊機，然後發之。

〔二〕韓之宜陽，西接境於秦，當函谷出兵之路。成皋，春秋鄭之制邑，亦曰虎牢，戰國時為鄭之屏蔽，皆韓之地。班志，宜陽屬弘農郡，成皋屬河南郡。

〔三〕市，買也。凡以物買賣貿易曰市。

〔四〕諺，魚變翻，俗言也。《史記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后雖大，乃出糞。《爾雅·翼》曰：蘇秦說韓王，「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尸，主也；一群之主，所以將眾也。從，從物者也，謂牛子也；隨群

而往，制不在我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后也。此本諸延篤注《戰國策》。

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①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②若有三軍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③今竊聞大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④車六百乘，騎五千匹；⑤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

〔一〕曾，才登翻。芻，刈草也。牧，放牧也。言魏民居蕃庶，無刈芻放牧之地也。

〔二〕輶，呼宏翻。殷，音隱。

〔三〕量，呂張翻，量度也。

〔四〕武士，武卒也。詳見后第六卷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蒼頭，謂著青帽；《項羽傳》有「異軍蒼頭特起」。奮擊，簡軍中之勇士敢奮力而擊敵者異之。蘇林曰：取薪之卒曰廝，音斯。

〔五〕古者用車戰，戰國始用騎兵，車騎異用而并用矣。乘，繩證翻。騎，奇寄翻。

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余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①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者也。^②臨菑

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斗雞、走狗、六博、闌鞠。^③臨

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負）存亡之機決矣。^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⑤四境不守，戰而

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后；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⑥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后也，⑦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⑧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

〔二〕三軍，謂三晉之軍。高誘曰：五家，即五國

〔2〕倍，與背同，音蒲妹翻，鄉倍之倍也。班志泰山在泰山郡博縣東北。《水經》：淇水自館陶清淵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漢因置清河郡；清河又東過修縣，與大河張甲故瀆合，又東過東光、南皮等縣，齊之北界也。又齊東、北皆阻海，漢渤海郡亦其境也。師古曰：郡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直度曰絕；由膝以上曰涉。

〔3〕《說文》曰：六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烏冑所作。《楚辭》：蔽象棋有六博。鮑宏《博經》曰：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闕鞠」，

《史記》作「蹋鞠」，以皮為之，實之以毛，蹴蹋而戲。劉向曰：蹴鞠起於戰國之時，所以練武士，因嬉戲而講習之；或言黃帝所作。闖，徒臘翻。

[4]「而戰」句斷。「勝」下當有「負」字。以此觀之，文意明通。竊謂通鑒承《史記》元文之誤。

[5]折，常列翻，摧折也。

[6]《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南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又東過廩丘縣與濮水俱東。瓠河又逕陽晉城南，蘇秦所謂「衛陽晉之道」也。《史記正義》曰：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班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又《括地志》：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亢，音抗，又音剛。父音甫。《說

文》：軌，車轍也。顏師古曰：車併行為方軌。騎，奇寄翻。比，毗義翻，次也。行，戶剛翻，列也；凡行列之行皆同音。車併讀曰並。

〔一〕《爾雅翼》：狼猛而敏給，能自顧其后；蓋狼行而屢顧，恐人掎其后故也。掎，居綺翻。

〔八〕恫，他紅翻，恐懼貌。高誘曰：虛喝，喘息懼貌。劉氏曰：秦自疑懼，虛作恐獨之辭以脅韓、魏也。《史記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夸而不敢進伐齊。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余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①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

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②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③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

〔一〕楚在齊之西南，故蘇秦自齊而西南詣楚。說式芮翻。乘，繩證翻。騎，奇寄翻。

〔二〕從，子容翻。按從，通縱。

〔三〕從，子容翻。衡，讀曰橫。

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

騎輜重擬於王者。^①

〔二〕康曰：輜重，載物車也。行者之車，總曰輜重。《韻書》曰：輜，莊持翻，庫車也。重，直用翻。《考異》曰：《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又云：「其后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齊、魏伐趙，敗從約，止在明年耳。其自相違戾如此！《秦本紀》：「惠文王七年，公子昂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后二年事耳；烏在其不闕函谷十五年乎！此出於游談之士夸大蘇秦而云爾。今不取。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強立；知成侯賣田忌，

①乃召而復之。

〔二〕事見上二十八年。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①

〔二〕謚法：好更改舊曰易。燕，因肩翻。易，音如字。更，工衡翻。

衛成侯薨，子平侯立。①

〔二〕謚法：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又曰：惠無內德曰平。

周顯王 三十七年（己丑 公元前332年）

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

魏以陰晉為和於秦，實華陰。^①

〔二〕班志，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縣，屬京兆，以其地在華山之陰也。宋白曰：華陰分秦、晉之境：邊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華，戶化翻。

齊王伐燕，取十城；已而復歸之。

周顯王 三十九年（辛卯 公元前330年）

秦伐魏，圍焦、曲沃。^①魏入少梁、河西地

於秦。^②

〔一〕班志：弘農郡陝縣有焦城，《左傳》所謂

「晉與秦焦、瑕」者也。《括地志》：焦在陝城東百步曲沃在陝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為名。酈道元曰：案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宋白曰焦，古焦國。《括地志》：焦城在陝城東北百步，因焦水為名；周同姓所封。

〔二〕少，詩照翻。二十九年，魏已使使獻河西於秦以和，今乃入其地。

周顯王 四十年（壬辰 公元前329年）

秦伐魏，渡河，取汾陰、皮氏，^①拔焦。

〔二〕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皮氏縣，故耿國，晉獻公以封趙夙者也，亦屬河東郡。《括地志》：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八十步。

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①

〔二〕謚法：慈仁短折曰懷；又懷，思也。槐，乎乖翻，又乎瑰翻。折，而設翻。

宋公剔成之弟偃襲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君。

周顯王 四十一年（癸巳 公元前328年）

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①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②張儀歸而相秦。

〔二〕《史記正義》曰：蒲陽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帥，讀曰率。

〔2〕說，式芮翻。《括地志》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魏、秦之上郡地也。《史記正義》曰：按鄜、坊、丹、延等州，北至固陽，盡上郡地。魏筑長城界秦，自華鄭縣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之與魏者小，魏之謝秦者大，史言張儀為秦計者甚巧。

周顯王 四十二年（甲午 公元前327年）

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①

〔二〕義渠，西戎國名，秦取之以為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寧、慶、原三州，秦之北地郡也。

秦歸焦、曲沃於魏。^①

〔一〕既取而復歸之。秦之於魏，若玩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耳。

周顯王 四十三年（乙未，前326）

趙肅侯薨，^①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

②

〔一〕《索隱》曰：肅侯，名語。

〔二〕《索隱》曰：武靈王，名雍。《姓譜》：肥姓，肥子之后，以國為姓。

周顯王 四十四年（丙申 公元前325年）
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衛平侯薨，子嗣君立。衛有胥靡亡之魏，
因為魏王之后治病。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
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
「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
所知也！夫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
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
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主之欲，不聽之不
祥。」因載而往，徒獻之。^②

①

〔一〕《漢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謂罪不至於撲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朱元晦曰：胥靡者，連鎖役作也。胥，新於翻。靡，母被翻。

〔二〕此學申、韓者為之說耳。

周顯王 四十五年（丁酉 公元前324年）

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①

〔一〕班志：陝縣屬弘農郡，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周、召分陝而治，即此陝也。帥，讀曰率。陝，失冉翻。召，讀曰邵。

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①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②

〔一〕燕，因肩翻。易，音如字。說，式芮翻。謚法：好更改曰易。注：變故改常。

〔二〕說，式芮翻。為后齊大夫殺蘇秦張本。

周顯王 四十六年（戊戌 公元前323年）

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①

〔二〕相，悉亮翻。《服虔》曰：齧桑，翟地。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裴駟曰：晉地。《索隱》曰：衛地。余按漢武帝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及塞決河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后漢王梁擊佼強、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則徐說為近之。

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①

〔二〕趙武靈王之不肯稱王，非守君臣之分，居之以謙也，將求其所大欲而力未能稱心也。處，昌呂翻。令，力丁翻，使也；又力正翻，命令也。分，扶問翻。稱，尺證翻。

周顯王 四十七年（己亥 公元前322年）

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①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②復陰厚張儀益甚。

〔一〕免相，免秦相而相魏。相，息亮翻。

〔二〕此曲沃在河東，晉桓叔所封之邑；漢武帝改名聞喜。《史記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古平周邑在汾州介休縣西四十里。

周顯王 四十八年（庚子 公元前321年）
王崩，子慎靚王定立。

燕易王薨，子噲立。

齊王封田嬰於薛，^①號曰靖郭君。^②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③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

〔一〕班志，薛縣屬魯國，夏奚仲之國；后遷於邳仲虺居之。《括地志》：故薛城在今徐州滕縣界。《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

〔二〕杜佑曰：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封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如靖郭、武安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別加美號。

《史記·列傳》云：嬰謚為靖郭君。《索隱》曰：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駟鈞封靖郭侯。

〔3〕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職。《正義》云：案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眾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群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余謂此所謂五官，蓋亦言典事五大夫也。數，所角翻。

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①

〔一〕隆，高也，崇也。庸，常也。

靖郭君有子四十人，共賤妾之子曰文。文通儻饒智略，^①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皆請靖郭君以文為嗣。靖郭君卒，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②孟

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
 ③存救其親戚，食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為孟嘗君
 親己，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一〕通，達也。儻，倜儻卓異也。饒智略，言智
 略有余也。

〔二〕《史記·列傳》曰：謚曰孟嘗君。《索隱》
 曰：號曰孟嘗君；曰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
 邑在薛之旁。

〔三〕舍業，為之筑舍，立居業也。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①夫賢者，其德足以

惇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子丰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卹智愚，不擇臧否，^②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一〕頤卦彖辭也。為，於偽翻。

〔二〕否，補美翻。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床。登徒直送之，
①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象床之直
千金，苟傷之毫發，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能
使仆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戌
許諾，②人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
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
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床，則未至
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
受。公孫戌趨去，未至中閭，③孟嘗君召而反之，
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以實對。

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一〕象床，以象齒為之。登徒，姓也；直，其名遺，於季翻。

〔二〕《姓譜》：公孫氏出於黃帝。《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戌，音卹。償，辰羊翻，報也。諾，奴各翻。以言許人曰諾。

〔三〕宮中小門曰閨，上圓下方如圭，故謂之閨。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

其上乎！《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① 孟嘗君有焉。

〔二〕《詩·邶·谷風》之辭。毛氏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鄭氏箋曰：此二菜，蔓菁與菹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并棄其葉。下體，謂根莖也。陸璣《草木疏》曰：葑，蕪菁也。郭璞曰：今菘菜。陸德明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爾雅》曰：菲，芴；又曰：菲，息菜。郭璞曰：菲，芴，土瓜；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菹，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菲，敷尾翻。邶，蒲昧翻。芴，扶拂翻。蔓，謨官翻。菹，方六翻。按六，古讀「陸」。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留。^①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一〕繆，莫留翻，姓也；今靡幼翻，又音穆。

〔二〕晉六卿，智氏、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也。自晉文、襄以來，迭秉國政，后皆強大，卒分晉國。齊簡公使止闕為政，陳成子憚之；已而陳常殺闕止，弑簡公。闕，以邑為氏。蘇代曰：魏相犀首，必右

韓而左魏；相張儀，必右秦而左魏。蓋二相外各倚與國，以為重而內爭權，所以魏日削也。闕，戶監翻。行，戶剛翻。恆，戶登翻。卒，子卹翻。相，息亮翻。

【資治通鑒卷三周紀三】

●周紀三 ①

〔一〕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昭陽大淵獻（癸亥），凡二十三年。起辛丑，盡癸亥也。

◎周慎靚王 ①

〔一〕諱定，顯王之子也。此復謚也。以謚法言之，謚法：敏以敬曰慎；柔德安眾曰靖。

周慎靚王 元年（辛丑 公元前320年）

衛更貶號曰君。 ①

〔二〕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號曰侯；介於秦、魏之間，國日以削弱，因更貶其號曰君。

二年（壬寅 公元前319年）

秦伐韓，取鄢。^①

〔二〕《春秋》「晉敗楚師於鄢陵」，既此鄢也。班志作「僞陵」，屬潁川郡。鄢，音謁晚翻，又於建翻。師古音偃。《史記正義》曰：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古城。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①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

一。』『孰能一之？』^②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③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④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⑤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⑥其如是，孰能御之！』

〔二〕《索隱》曰：系本曰：襄王，名嗣。今按系本即世本，司馬貞避唐諱，改「世」為「系」。《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六國表，惠王元辛亥，終丙戌；襄王元丁亥，終壬寅；哀王元癸卯，終乙丑。按杜預春秋后序云：太

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裴駟《魏世家注》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

后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今從之。

〔2〕此一語，魏襄王以問孟子。

〔3〕此語亦襄王問。

〔4〕夫，音扶。

〔5〕孟子此言，用周正也。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槁，干枯也。

〔6〕油然，云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淳，音勃。

三年（癸卯 公元前318年）

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①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二〕燕，注已見上。宋白曰：函谷關在弘農。

《地理志》注云：謂道形如函，孫卿子所謂「秦有松柏之塞」是也。

宋初稱王。

周慎靚王 四年（甲辰 公元前317年）

秦敗韓師於修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

申差於濁澤。^①諸侯振恐。

〔二〕《索隱》曰：修魚，地名。、申差，二將名。「濁澤」，年表作「觀澤」。《括地志》，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

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

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

韓、齊、趙之境，^①守亭、障者不過十萬，^②梁之

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

結為兄弟以相堅也。^③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

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余謀，其不可成

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

酸棗，^④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⑤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⑥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⑦

〔一〕戍，春遇翻，字從「人」，從「戈」，人荷戈，所以戍也。梁地南接楚，西接韓，東接齊，北接趙障，堡障也，隔也，塞也，所以隔塞敵人也。

〔二〕《說文》：亭，民所安定也，道路所舍也。

〔三〕事見上卷顯王二十六年。

〔4〕《后漢志》：卷縣屬河南郡，酸棗縣屬陳留郡。《水經注》：河水逕卷縣北，又東至酸棗、延津，二邑皆河津之要也。

〔5〕從道，謂約從之路也。

〔6〕人臣委身以事君，身非我之有矣，故於其乞退也，謂之乞骸骨。

〔7〕儀罷秦相相魏，見上卷顯王四十七年。

魯景公薨，子平公旅立。^①

〔一〕謚法：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

周慎靚王 五年（乙巳 公元前316年）

巴、蜀相攻擊，^①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

蜀，以為道險阨難至，^②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

決。^③司馬錯請伐蜀。^④張儀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

兵三川，攻新城、宜陽，^⑤以臨二周之郊，^⑥據九

鼎，^⑦按圖籍，^⑧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

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⑨而王不爭焉，

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⑩司馬錯曰：「不

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

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

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⑪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⑫齊，韓之與國也。⑬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⑭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

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⑮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⑯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二〕巴，春秋巴子之國。蜀，蠶叢、魚鳧之后。

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后巴與蜀為讎，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救於秦，秦伐蜀，蜀王敗死。秦滅蜀，因遂滅巴、苴，置巴、蜀二郡。《史記正義》曰：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宋白曰：巴子后理閬中。揚雄《蜀本紀》曰：蜀王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葭，音家。萌，謨耕翻。閬，音浪。

〔2〕與狹同。《漢書》趙充國傳注：山附而夾水曰。陜。

〔3〕《說文》：猶，獾屬，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一說，隴西謂犬子為猶，犬導人行，忽先忽后，故曰猶豫。又一說，猶豫犬也，犬為人行，好先行，卻住以俟其人，百步之間，如是者數四；先者，豫也，遂曰猶豫。

〔4〕《史記》：重、黎之后，至周宣王時為程伯休父，為司馬氏。父，音甫。

〔5〕伊水、洛水、河水為三川。秦后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郡。班志，新城縣屬河南郡。《括地志》：

洛州伊闕縣本漢新城縣，在州南七十里。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

〔6〕周分為東、西，故曰二周。

〔7〕昔夏禹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郊廓，寶之以為三代共器。廓，音辱。

〔8〕圖籍，謂天下之圖籍，周官職方氏所掌是也

〔9〕《周禮·大宗伯》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人君听旦親政貴早，聲轉為朝。

〔10〕翟，與狄同。

〔11〕彼，謂蜀也。

〔12〕周室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室。

〔13〕鄰國相親睦者，謂之與國。

〔14〕求解者，先與之構怨隙而今求和解也。

〔15〕完，全也。言以兵伐蜀，十全必取也。

〔16〕取，言易也。

蘇秦既死，^①秦弟代、厲亦以游說顯於諸侯。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

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

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②「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

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③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而以啟人為吏，^④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⑤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⑥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⑦國事皆決於子之。^⑧

〔一〕三年，蘇秦死於齊。

〔二〕劉伯莊曰：鹿毛壽，人姓名；又曰潘壽。

《春秋后語》作「唐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

如徐廣一作之說，當作「厝」。厝，音秦昔翻。清河有厝縣。

〔3〕屬，付也，托也。

〔4〕孟子曰：禹荐益於天，禹崩，天下之人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啟臣為益吏。

〔5〕按：或曰一段事，與師春紀伊尹放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事頗相類，古書雜記固多也。

〔6〕《后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奸萌。《周禮》掌節有璽節，鄭氏注云：今之印章也。綬，組綬。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乘輿璽綬；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為差。

綬以赤、紫、青、黑、黃為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黑綬或黃綬。王制：諸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計之，為三十二夫之入。戰國之卿，食祿萬鐘，其僭差不度甚矣。漢制：三公秩萬石，至於斗食佐吏，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第十等，奉月四十斛。綬，音受。

〔7〕顧，反也。

〔8〕為后燕亂張本。

周慎靚王 六年（丙午 公元前315年）

王崩，子赧王延立。

◎周赧王·上①

〔二〕劉伯莊曰：赧，慚之甚也。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為慚赧，故號之曰赧；謚法本無赧字也。赧奴版翻。

周赧王 元年（丁未 公元前314年）

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①

〔二〕義渠，戎國名。按上卷顯王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是已得義渠矣。今又侵得二十五城何也？蓋先此秦以義渠為縣，君為臣，雖臣屬於秦，義渠之國未滅也，秦稍蠶食侵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余無几矣。蓋秦兼并諸侯，不盡其國不止也。

《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谷梁傳：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①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

〔二〕《續漢志》，潁川郡潁陰縣有岸亭。注引徐廣云：岸亭，即岸門。《括地志》：岸門在今許州長社縣東北二十八里，今名長武亭。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謂太子曰：「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唯太子所以令之。」^①太子因要黨聚眾，^②使市被攻子之。

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恫恐。^③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④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⑤遂殺燕王噲。

〔一〕飭，整也，修也，治也。飭君臣之義，言太子平將治子之僭王之罪也。明父子之位，言太子平當繼其父噲之位也。令，命令也，號令也。

〔二〕要，要結也。

〔三〕恫，痛也。

〔4〕將，領也。邑有先王之廟曰都。或曰：都，邑之大者。北地，齊之北境也，蓋漢千乘、清河、勃海之地。

〔5〕醢，呼改翻，肉醬也。

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燕，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①五旬而舉之，^②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③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

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④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⑤

〔一〕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七國兼并以強大，於時皆為萬乘之國。

〔二〕十日為旬，五旬，五十日。

〔三〕殃，咎也，禍也。

〔四〕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簞，音丹。食，熟食也。漿，水也，酢漿也。

〔五〕運，轉也。言燕之民將轉而之他國也。

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為

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①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徵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②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③毀其宗廟，遷其重器，^④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⑤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⑥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后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

〔二〕《書》仲虺之誥之辭。徯，戶禮翻，待也。

后，君也。

〔2〕拯，上舉也，援也，救也，助也。

〔3〕趙岐曰：係累，縛結也。

〔4〕重器，國之鎮寶。

〔5〕齊并燕則地倍其舊。

〔6〕趙岐曰：旄，老旄；倪，弱小。陸德明曰：倪，謂翳倪小兒也。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

已而燕人叛。①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②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

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一〕是時燕人雖未立太子平，固已相帥叛齊矣。

〔二〕古殷，商通稱，商者，以始封為國號，殷者以都亳為國號。按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通鑒云「監商」，避宋廟諱也。

是歲，齊宣王薨，子王地立。

周赧王 二年（戊申 公元前313年）

秦右更疾伐趙，^①拔藺，虜其將莊豹。^②

〔一〕右更，秦爵第十四。師古曰：左、右、中更皆主領更卒而部其役使也。

〔二〕莊姓有出於宋者，《左傳》所謂戴、武、莊之族是也；有出於楚者，楚莊王之后，莊躋是也。齊之莊暴，楚之莊辛，蒙之莊周，與此莊豹，其時適相先后莫能審其所自出。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①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

之妾，^②秦、楚嫁女娶婦，長為兄弟之國。」楚

王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③王怒曰：

「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

「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

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

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④今閉

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

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

西生患於秦也，^⑤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

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

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

以待寡人得地！」^⑥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

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⑦

〔一〕閉關者，古之列國各置關尹，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則行理以節逆之。閉關則距絕其使，不為通也。

〔二〕箕帚之妾，猶言備灑掃也。帚，止西翻，彗也。

〔三〕陳姓出於舜，周武王封舜后於陳，子孫以國為氏。

〔四〕夫，音扶，發語辭。

〔五〕楚東北接齊，西接秦。

〔六〕毋，音無，毋者，禁止之辭。

〔一〕班固《百官表》：將軍，周末官，秦、漢因之。

張儀詳墮車，^①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②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③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齊、秦之交合。^④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⑤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⑥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

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⑧

〔一〕詳，詐也。

〔二〕邪，疑辭也。

〔三〕既閉關絕約，則齊、楚之信使不通，故使宋遺借宋符以至齊。宋，姓也。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子孫以國為氏。

〔四〕儀歸而詐疾，待齊、秦之交合乃朝。

〔五〕東西曰廣，南北曰袤。袤，音茂。

〔六〕償，報也。

〔七〕屈，姓也。

〔8〕按《史記·樗里子傳》，庶長章，姓魏。

周赧王 三年（己酉，前312）

春，秦師及楚戰於丹陽，^①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余人，^②遂取漢中郡。^③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④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⑤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

〔一〕《索隱》，楚爵也，陽圭漢朝者劉。縣陽處輿紀勝陽歸歸縣東遺發擊陽則歸陽則當隱漢謂陽漢陽謂陽嶺東鈞蓋農兩縣間關戰當陽師敗師勝漢勢

〔3〕自沔陽、成固至新城、上庸，時皆漢中郡之地。《釋名》曰：郡，群也，人所群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4〕班志，藍田縣屬京兆，秦孝公置。《史記正義》曰：藍田縣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時楚襲秦深入。

〔5〕鄧，春秋鄧國之地。班志，鄧縣屬南陽郡。

杜預曰：潁川召陵縣西有鄧城。《括地志》曰：故鄧城在豫州鄆陵縣東三十五里，所謂在古召陵西十里者也。召，讀曰邵。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

后。^①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

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

極知燕小力少，^②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

以雪先王之恥，^③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

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

千里馬者，^④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

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

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

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⑤於是

昭王為隗改筑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樂毅

自魏往，劇辛自趙往。⑥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⑦

〔一〕言燕國為齊所破，已承其后也。

〔二〕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杜預曰：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郭姓出於周之虢公，世亦謂虢公為郭公。

〔三〕謂燕王噲破國之恥。

〔四〕春秋以來，諸侯之國有涓人，秦、漢之間有中涓。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王之親舊左右也。應劭曰：涓人如謁者。

〔5〕言燕王若加禮於郭隗，則四方之賢士聞之，將不以千里為遠而來。

〔6〕劇，姓；辛，名。劇姓莫知其所自出。班志北海郡有劇縣，蓋其先以縣為姓也。

〔7〕為燕用樂毅破齊張本。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周赧王 四年（庚戌 公元前311年）

蜀相殺蜀侯。①

〔一〕蜀相，蓋陳莊也。

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

地。^①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

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

^②奈何行？」張儀曰：「秦強楚弱，大王在，楚

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③靳尚得事幸

姬鄭袖，^④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

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

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⑤王重地尊秦，秦女

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

「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

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

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⑥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⑦一日行五百余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⑧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⑨黔中、巫郡非王之有。^⑩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⑪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⑫乃許之。

〔一〕武關，《左傳》之少習，地在漢弘農郡析縣西百七十里，道通南陽。《晉太康地志》曰：武關當冠軍西。《括地志》曰：武關在商州上洛縣東。武關之外蓋秦丹、析、商於之地。

〔二〕楚王以墮張儀之詐，故欲甘心焉。

〔三〕靳，姓也。

〔四〕鄭，以國為氏。「袖」，《戰國策》作「」，古字也。 裒

〔五〕上庸，春秋庸國。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史記正義》：上庸縣，今房州。宋白曰：今房州竹山縣古城，即漢上庸縣。

〔6〕格，當也。劉伯莊曰：格，各額翻，其字宜從「手」。余據字書，格，擊也，斗也，從「木」亦通。

〔7〕江水出蜀郡湔氐道之岷山，故謂之岷江。

《釋名》曰：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8〕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史記正義》曰：在峽州巴山縣界。

〔9〕境，楚境也。扞關，楚之西境，從境以東，謂扞關以東也。

〔10〕班志，巫縣屬南郡。酈道元曰：縣故楚之巫郡。杜佑曰：今歸州巴東縣是也。

〔11〕北地，楚北境之地，陳、蔡、汝、潁是也。

〔12〕重，難也。以地為重，意難割棄之。

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

① 五谷所生，非菽而麥，② 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③ 秦被甲百余萬。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④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⑤ 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⑥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台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

〔一〕之，如也，自楚如韓也。韓有宜陽、成皋，南盡魯陽，皆山險之地。

〔二〕菽，式竹翻，豆也。

〔三〕見卒，見在之兵。

〔四〕胄，今謂之兜鍪。捐，棄也。徒，徒行也。
裼，音錫，袒也。鍪，音牟。

〔五〕孟賁、烏獲，古之勇士。賁，音奔。

〔六〕三十斤為鈞。必無幸矣，言無幸而獲全之理。
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

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①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

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②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③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④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即墨非王之有也！^⑤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

〔二〕從人，合從之人也。從，子容翻。按從（從），縱（縱）之略筆，即縱橫之縱。

〔二〕河外，秦蓋以河東為河外，梁則以河西為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

〔3〕河間，趙地。漢文帝二年，分為河間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唐為瀛州。

〔4〕漢泰山、城陽，齊南境之地也。

〔5〕博關在濟州西界之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渡清河指博關，則漯河以南臨菑、即墨危矣。

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①大王之威行於

山東，敝邑恐懼，②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

懾處，不敢動搖，③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④今以

大王之力，舉巴、蜀，⑤并漢中，⑥包兩周，⑦守

白馬之津。^⑧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⑨願渡河，逾漳，據番吾，^⑩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⑪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⑫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斗，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⑬告齊使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⑭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⑮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越服必四分其地。^⑯臣竊為大王計，

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¹⁷

〔1〕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

〔2〕春秋以來，列國交聘，行人率自稱其國曰敝邑。

〔3〕懾，怖也，心伏也，失常也，失氣也。

〔4〕師古曰：督過，視責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5〕事見慎靚王五年。

〔6〕事見上二年。

〔7〕元年服韓、魏，則包兩周矣。

〔8〕班志，白馬縣屬東郡。《水經注》：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為滑州治所。開山圖曰：白馬津東可二十許里，有白馬山，山上常有白馬群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后人因以名縣及津。按通鑑不語怪，今此注亦近於怪，姑以廣異聞耳。

〔9〕敝，敗惡也，凋，瘁也，半傷也。敗甲凋兵謙其辭，言軍於澠池，則張其勢以臨趙矣。康曰：澠池趙邑。余據趙與韓、魏接境，韓有野王、上黨，魏有河東、河內，而澠池則秦地也，漢為縣，屬弘農郡，趙安能越韓、魏而有之！康說非是。

〔10〕言欲自澠池北渡河，又自此東逾漳水而進據番吾，此亦張聲勢以臨趙也。番吾，即漢常山郡之蒲

吾縣也。劉昭注曰：《史記》番吾君，杜預云：晉之蒲邑也。此說非。《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

〔二〕武王伐紂，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昧爽，紂帥其旅若林，會於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后以北，遂以勝殷殺紂。張儀引以懼趙，其有所侮而動，亦已甚矣。邯鄲，趙都，音寒丹。

〔12〕齊東瀕於海，海濱廣斥，魚鹽所出也。此時齊未嘗獻地於秦，張儀駕說以恐動趙耳。

〔13〕《索隱》曰：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

〔14〕邯鄲，音寒丹。

〔15〕《史記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余謂此河外，亦因趙而言之。

〔16〕言秦約齊、韓、魏四分趙地。

〔17〕當時趙於山東最強，且主從約，張儀說之，亦費辭矣。

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效河間以事秦。①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②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③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⑤

〔一〕張儀自趙至燕，借此氣勢而為是虛言以動燕耳。

〔二〕張儀自趙至燕，借此氣勢而為是虛言以動燕耳。

〔三〕《水經注》：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東屈關城西南，即燕長城門也。易水又曆長城而東過范陽、容城、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

〔四〕以利動之。

〔五〕常山，即北岳恆山也。漢文帝諱恆，改曰常山，置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尾則燕之西南界。

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
①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
毀短之。②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③皆畔衡，復合
從。④

〔一〕《索隱》曰：武王，名蕩。

〔二〕毀短，訾毀而數其短也。

〔三〕隙，怨隙也，釁隙也。物之有罅釁者為有隙
人之與人有怨者亦為有隙。

〔四〕以此觀之，此時六國之勢，利在合從，而從
張儀連衡者，畏秦而搖於儀之說耳。按 合從，即合

縱。按地域分布圖，以縱向數國之合，對抗秦國橫向之聯，謂之縱橫。衡，即橫。

周赧王 五年（辛亥 公元前310年）

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

①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

②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③王以其間伐韓，④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

也！」⑤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

「王勿患也！」⑥請令齊罷兵。」⑦乃使其舍人之楚

借使謂齊王曰：⑧「甚矣王之托儀於秦也！」齊

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而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

〔一〕韓、魏皆在秦之東。

〔二〕不肖，謙言無所肖似也。魏都大梁。

〔三〕言兵交不解，各欲去而不能也。

〔四〕間，間隙也，中間也。

〔五〕張儀欲傾周而為秦；始終以此說為主。

〔六〕言勿以為患。

〔7〕令，使也。

〔8〕之，往也，如也。不敢徑遣人使齊，而往楚借使，借使，言借楚人以為使。

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游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余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遍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
①而儀、秦、衍最著。
②

〔二〕《姓譜》曰：周姓本自周平王子，別封汝川人，謂之周家，因氏焉。一云：以赧王為秦所滅，黜為庶人，百姓稱為周家，因氏焉。余按商有太史周任，謂為

周姓所自出，夫豈不可！又赧王於時未滅，不可謂周最出於赧王。樓姓，夏少康之裔，周封為東樓公，子孫因氏焉。師古曰：紛紜，興作貌，又物多而亂貌。勝，音升。赧，奴版翻。夏，戶雅翻。少，始照翻。裔，苗裔。

〔2〕著者，顯著於時。

《孟子》論之曰：

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①孟子曰：「是惡足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

〔二〕熄，滅也，火滅為熄。此言天下兵革之事熄滅也。

揚子《法言》曰：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朮而習乎縱橫言，

安中國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詐人也，聖

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①何如

也？」曰：「甚矣鳳鳴而鸞翰也！」「然則子貢

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②說而

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③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④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一〕謂讀孔子之言而行儀、秦之事。

〔二〕太史公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溫公曰：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托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訂，因而記之；揚子云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也。

〔三〕宋咸曰：蹈，踐也；言儀、秦之才朮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跡。

〔下〕《書·舜典》：而難任人。孔安國注云：任佞也；難，拒也；言佞人則斥遠之。

秦王使甘茂誅蜀相莊。^①

〔二〕四年，蜀相殺蜀侯，秦武王故誅之。《史記》「莊（莊）」作「壯」。案《秦紀》，秦既得蜀，使陳莊相蜀；從「莊（莊）」為是。按「壯（壯）」，莊之略筆也。

秦王、魏王會於臨晉。^①

〔一〕班志，臨晉縣屬馮翊，故大荔也，秦取之，更名臨晉。應劭曰：臨晉水，故名。臣瓚曰：晉水在河之東，此縣在河之西，不得臨晉水。舊說，秦筑高壘以

臨晉國，故曰臨晉。章懷太子賢曰：臨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余按唐書《地理志》，蒲州有臨晉縣。宋白曰：漢臨晉縣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故解城是也。后魏改為北解縣。周省。隋分猗氏縣，置桑泉縣。唐天寶十二載，改臨晉縣。天寶之改縣，必有所據，則應劭臨晉水之說，未可厚非。秦之臨晉在河西，臣瓚、章懷之說皆是也。瓚，藏旱翻。

①

〔二〕按 章懷太子賢，即唐高宗李治第六子，字明允，於武則天廢帝攬政之時為酷吏丘神勣逼令自盡。終年二十九歲。曾召集文史官員為《后漢書》作注，史

稱「章懷注」。《通鑒》此后各卷中胡三省所引「賢曰」者，即李賢注語。

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①有寵，是為惠后。^②生子何。^③

〔一〕吳姓，以國為氏。

〔二〕孔穎達曰：后，后也，言其后於天子，亦以廣后胤也。戰國諸侯僭王，亦稱其夫人為后。

〔三〕為立何而長子章爭國張本。

周赧王 六年（壬子 公元前309年）

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①

〔二〕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樛里疾，秦惠王之弟也。高誘曰：疾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樛樹，故號樛里子。樛，丑於翻。

周赧王 七年（癸丑 公元前308年）

秦、魏會於應。^①

〔二〕《左傳》曰：邲、晉、應、韓，武之穆也。

杜預注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余按襄陽無城父縣。《后漢志》，潁川父城縣西南有應鄉，古應國也。《括地志》曰：故應城因應山為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邲，音於。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

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①然願王勿

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②對曰：「宜

陽大縣，其實郡也。^③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

之難。^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

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逾

牆而走。^⑤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

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

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⑥反而論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⑦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

臣之功，君之力也！」^⑧今臣，羈旅之臣也，^⑨樛

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⑩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⑪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一〕向，姓也。《姓譜》：向姓本自宋文公枝子向文旰，旰孫戌以王父字為氏。余按《左傳》，向戌本出於宋桓公。孟子為齊卿，出弔於滕，王使王驩為輔行。趙岐注曰：輔行，副使也。旰，音干。戌，音卹。

〔二〕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為息壤。異書有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意者此所謂息壤，蓋以地長得名。

〔3〕杜佑曰：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漢官儀曰：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夏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

〔4〕數險，謂函谷及三嶠之險。

〔5〕《說文》曰：杼，機之持緯者，蓋今所謂梭

〔6〕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

〔7〕謗，訕也，毀也。篋，竹筥也。

〔8〕稽首，首至地也。稽，音啟。

〔9〕甘茂，楚下蔡人，故云然。旅，客也。

〔10〕奭，施只翻。

〔11〕公仲侈，韓相也。

周赧王 八年（甲寅 公元前307年）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①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

茂，^②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③

〔一〕徵前盟也。

〔二〕佐，助也。

〔三〕請平，猶請和也。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①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②族孟說。^③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為質於燕，國人逆而立之，^④是為昭襄王。昭襄王母芈八子，^⑤楚女也，實宣太后。

〔一〕烏，姓也。春秋時，齊有大夫烏枝鳴。《姓譜》：孟姓，魯桓公之子仲孫之胤，仲孫為三桓之孟，故曰孟氏。

〔二〕脈者，系絡臟腑，其血理分行於支體之間，人舉重而力不能勝，故脈絕而死。按《史記》甘茂傳云：武王至周而卒於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世家以為龍文赤鼎。《史記》「脈」作「臄」。

〔三〕族者，誅夷其族。

〔四〕逆，迎也。

〔五〕芊，楚姓也。漢因秦制，嫡稱皇后，次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美人爵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①至房子，^②遂至代北至無窮，^③西至河，登黃華之上。^④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二〕略地之師速而疾。杜預曰：略者，總攝巡行之名也。

〔二〕班志，房子縣屬常山郡。《史記正義》曰：房子，今趙州縣。宋白曰：天寶元年改曰臨城。

〔3〕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

《戰國策》，武靈王曰：「昔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后而期遠也。」

〔4〕《史記正義》曰：黃華，蓋黃河側之山名。

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①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己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②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

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③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④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⑤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⑥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几於不守也。^⑦先君丑之，^⑧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一〕親，謂父母。

〔二〕德欲其下及，故先論於賤；卑賤者感其德，則德廣所及可知矣。法行自貴近始，故先信於貴；貴近者奉法，則法之必行可知矣。

〔三〕則，法也。舍，讀曰舍。襲，重衣也。

〔四〕孰，古熟字，通。

〔五〕按趙都邯鄲，東接於齊，中山在其東北，故《史記·趙世家》載武靈王之言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蓋河、薄落之水在趙之東，與齊、中山同此地險也。

〔六〕《史記正義》曰：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班志：雁門郡樓

煩縣。應劭注云：故樓煩胡地。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邊也，與秦隔河。晉、洺、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之西邊地。

〔七〕鄆，趙邑，漢光武改為高邑，隋、唐為柏鄉縣地，唐屬趙州。

〔八〕以為趙國之丑。

周赧王 九年（乙卯 公元前306年）

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①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②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

伐魏蒲阪，亡去。^③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④甘茂奔齊。

〔一〕平，正也，和也。正宜陽之疆界而和其民人也。

〔二〕《史記正義》曰：武遂本屬韓，近平陽。楚世家云：韓先王之墓在平陽，武遂去之七十里。去年秦拔宜陽，因涉河城武遂，今復歸之韓。

〔三〕班志，蒲阪縣屬河東郡，舊曰蒲。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阪，因加「阪」云。《括地志》：蒲阪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五里。

〔四〕講，和也。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①西略胡地，至榆

中。^②林胡王獻馬。^③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④富丁之魏，^⑤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⑥

〔一〕《水經注》：衡漳水東北曆下博城西，又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葭，音加。

〔二〕《水經注》：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緣曆沙陵，屈龜茲縣西出，故云廣長榆也。王恢曰「樹榆為塞」，謂此。蘇林以為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

并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余謂蘇林之說固未為盡，而道元所謂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亦非也。據衛青取河南地，案榆溪舊塞，正在唐麟、勝二州界，其西則接古上郡之境。況諸次水出上郡，逕榆林塞入河，則榆中在上郡之東明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城、榆中之理。夷考其故，道元特以班志金城郡有榆中縣，遂牽合以為說，不知此一節之誤尤甚於蘇林也。《史記正義》曰：榆中，勝州北河北岸也。杜佑曰：勝州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

〔3〕如淳曰：林胡，即儋林。余謂此胡種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

〔4〕歸，謂趙王自略中山歸也。仇，姓也。春秋時，宋有大夫仇牧。液，音亦。之，往也，如也。賁，音奔；康曰：離之父，翦之子。余按離父、翦子，秦將也；此王賁乃趙人，康說非是。

〔5〕富，姓也。春秋時，周有大夫富辰。

〔6〕致者，使之至也。

楚王與齊、韓合從。①

〔一〕楚與齊、韓合從，尋即倍之，適足致齊、韓之兵耳。

周赧王 十年（丙辰 公元前305年）

彗星見。①

〔一〕彗星，世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主掃除，除舊布新。唐史臣曰：彗體無光，傳曰以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非常惡氣之所生，災甚於彗。天文書謂五星之精為妖，歲星流為蒼彗，熒惑、填星散為赤彗、黃彗，太白、辰星變為白彗黑彗。

趙王伐中山，取丹丘、爽陽、鴻之塞，又取鄆、石邑、封龍、東垣。^①中山獻四邑以和。

〔二〕《史記正義》曰：丹丘，邢州縣。余按隋、

唐志，邢州有內丘縣，漢之中丘縣也，未嘗有丹丘，不

知其何據。「爽陽、鴻之塞，」《史記》作「華陽、鷗之塞」。《括地志》曰：北岳別名曰華陽台，即常山也。在定州恆陽縣北四十里。徐廣曰：「鷗」作「鴻」，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又有鴻上水，出唐縣北葛洪山，山接北岳恆山，皆在定州界。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括地志》：石邑故城，在恆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蓋因山為名。洪氏隸釋載后漢所立白石碑云：常山國元氏縣界有封龍山。東垣，即漢真定國之真定縣，漢高帝更名。《史記正義》曰：趙之東垣，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陘，音刑。

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平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①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②昭王即位，以魏冉為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③悼武王后出居於魏，^④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為政，威震秦國。^⑤

〔二〕秦封穰侯於陶，陶即范蠡所居陶邑。孟康曰：陶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下云封於穰與陶；

穰縣屬南陽郡，去定陶差遠。《水經注》曰：穰侯封於穰，益封於陶，其免相也，出之陶而卒，陶有穰侯冢。穰，音人羊翻。華陽，即武王歸馬之地。《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水東北曆陽華之山，即華陽也。華，音戶化翻。芊，眉婢翻相，息亮翻。卒，子卹翻。冢，知隴翻。班志，高陵縣屬馮翊，涇陽縣屬安定。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宋白曰：雍州涇陽本秦舊縣。與杜佑同。《索隱》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悝，苦回翻。

〔2〕惠王，即惠文王。昭王，即昭襄王。

〔3〕惠文后，昭王嫡母也。死於正命曰良死。

〔4〕悼武王后，即秦武王后，昭王嫂也。

〔5〕為范雎間魏冉張本。

周赧王 十一年（丁巳 公元前304年）

秦王、楚王盟於黃棘；^①秦復與楚上庸。^②

〔一〕《史記正義》曰：黃棘蓋在房、襄二州。余按班志，南陽郡有棘陽縣，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

〔二〕三年，秦敗楚師，虜屈，取楚上庸。

周赧王 十二年（戊午 公元前303年）

彗星見。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①又取韓武遂。^②

〔一〕「晉陽」，按《史記》世家作「陽晉」，其地當在蒲阪之東，風陵之西，大河之陽，且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蘇秦所謂「衛陽晉之道」，蓋以魏境有陽晉，故在衛境者稱「衛陽晉」以別之。《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水經注》：函谷關直北隔河有崇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酈道元所謂函谷，則潼關也。《史記正義》曰：封陵在蒲州唐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今若據《括地志》，則晉陽亦通。

〔二〕九年，秦歸韓武遂。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①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於秦以請救。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②

〔一〕九年，楚與齊、韓合從，蓋即負之也。

〔二〕將，領也。

周赧王 十三年（己未 公元前302年）

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於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①

〔一〕去年秦取魏蒲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斗者，太子殺之，亡歸。

①

〔二〕楚太子質秦而亡歸，復質於齊；秦以為言而誘陷其父，齊乘其父出而要之以利。

周赧王 十四年（庚申 公元前301年）

日有食之，既。

秦人取韓穰。①

〔二〕班志，穰縣屬南陽郡。以時考之，當屬楚。然韓得潁川之地，與南陽接境，七國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或者此時穰屬韓歟？穰，人羊翻。

蜀守輝叛秦，秦司馬錯往誅之。^①

〔一〕蜀守，蜀郡守也。《史記·秦紀》作「蜀侯」。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輝為蜀侯。蜀侯祭，歸胙於王；后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輝劍守，音狩。輝，《索引》音暉。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①敗其師於重丘，殺其將唐昧；遂取重丘。^②

〔二〕修楚太子亡歸之怨。

〔三〕唐姓本於唐堯。春秋之時，有二重丘：衛孫蒯飲馬於重丘，杜預曰：曹邑；諸侯同盟於重丘，杜預曰：齊地。時楚之境皆不至此。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

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將兵應之，夾泚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蔑於是水之上。《水經注》曰：泚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茆丘山，南入於泚水。意者重丘即茆丘也。「昧」，《荀子》作「蔑」，楊倞注曰：與「昧」同，語音相近，當音末。《索引》音莫。

趙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周赧王 十五年（辛酉 公元前300年）

秦涇陽君為質於齊。

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二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①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請平。^②

〔二〕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有西不羹，楚靈王所謂「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是也。陸德明曰：不羹，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字。

〔三〕為楚懷王入秦而卒，齊留太子以邀楚張本。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為丞相。

趙武靈王愛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①

〔二〕及其生者，及其生而親見之。

周赧王 十六年（壬戌 公元前299年）

五月戊申，大朝東宮，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①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②武靈王自號「主父」。^③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云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④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⑤秦人大驚。

〔一〕廟見，始即位而見祖廟也。

〔2〕相國之官始此，秦、漢因之；漢、魏以降，其位望尊於丞相。

〔3〕主父，言為國之主之父也。一曰，言其子主國而已則父也。

〔4〕賓主相見，交際之禮已，方怪其非人臣。

〔5〕謂已脫身出秦關也。

齊王、魏王會於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

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於黃棘，^①太子入質，至驩也。^②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③寡

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④今聞君王乃令

太子質於齊以求平。⑤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
 ⑥而今秦、楚不歡，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
 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

〔一〕見上十一年。

〔二〕見十二年。

〔三〕見十三年。

〔四〕謂戰重丘，取襄城。

〔五〕見十五年。

〔六〕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字書》：婚，昏也

禮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婿家女之所因，故曰
 姻。《字林》：婚，婦家；姻，婿家。賈公彥曰：各據

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婚，婿之父曰姻。余按張儀言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考之於史，自赧王四年至是年，秦、楚未嘗嫁娶也。至十九年，楚懷王死於秦。至二十三年，楚襄王逆婦於秦。蓋先已約親，其后襄王終喪，始逆婦成婚姻。

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

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俱西，至咸陽，朝章台，如藩臣禮，^①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

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

〔一〕秦章台宮在渭南。漢張敞走馬章台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街在章台下。漢長安在渭南，以此言之，章台宮在渭南明矣。

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

「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①齊王召群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②齊相曰：「不

可！郢中立王，^③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④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⑤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一〕詐，言楚王薨而請太子還王楚。

〔二〕楚滅陳、蔡，封畛於汝，滅越，取吳故地，并有古徐夷之地，皆在淮北，即楚所謂「下東國」。

〔三〕郢，楚都。班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又后十世，秦拔之，東徙壽春，亦名曰郢。水經：江水東逕江陵縣故

城南，又東逕郢城南。注云：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郢城即子囊遺言所城者。劉昫曰：故楚都之郢城，今江陵縣北十五里紀南城是也。

〔4〕市，謂相要以利，如市道也。

〔5〕三國，謂齊、韓、魏。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

周赧王 十七年（癸亥 公元前298年）

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后秦。」
 ①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

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

「願得君狐白裘。」②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

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
③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王
后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
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
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一〕先、后，皆去聲。

〔二〕狐白裘，緝狐掖之皮為之，所謂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掖者也。

〔三〕物之所藏曰藏。

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趙王封其弟為平原君。^①平原君好士，食客嘗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②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③與公孫龍論臧三耳，^④龍甚辯析。^⑤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⑥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⑦先生以為何如？」對曰：「然。几能令臧三耳矣。^⑧雖然，實難！仆願得又問於君：今謂三耳

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誦。」

〔二〕班志，平原縣屬平原郡。勝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於平原也。東武城屬清河郡，杜佑曰：今貝州武城縣是也。蓋定襄有武城，時同屬趙，故此加「東」也。

〔二〕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云：即為堅白同異之辯者。成玄英莊子疏云：公孫龍着守白論，

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合眾異而為同，故謂之同異。《史記》注曰：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曰：黃所以為不堅，白所以為不利。二說未知孰是。

〔3〕按孔叢子，孔穿，孔子之后。孫恂曰：孔姓殷湯之后，本自帝嚳元妃簡狄，吞乙卵生契，賜姓子氏至湯，以其祖感乙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后代以「子」加「乙」，始為孔氏。至宋孔父遭華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嚳，苦沃翻。

〔4〕三耳，如莊子所載雞三足之說。莊子疏謂數起於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名雖立，實無定體，故雞可以為三足，則兩耳、三耳，其說亦猶是耳。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臧臧獲之臧。臧獲，奴婢也。

〔5〕辯，別也；析，分也；言分別甚精微也。

〔6〕班志，平原縣屬平原郡。勝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於平原也。東武城屬清河郡，杜佑曰：今貝州武城縣是也。蓋定襄有武城，時同屬趙，故此加「東」也。

〔7〕毛晃曰：疇，曩也；昔，夕也；疇昔，曩夕也。

〔8〕毛晃曰：然，如也，是也，語決辭。

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①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②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③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④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后息，⑤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為也。」座皆稱善。⑥公孫龍由是遂詘。⑦

〔一〕此亦莊子所謂狗非犬之說。疏云：狗之與犬一實兩名：名實合，則此為狗，彼為犬；名實離，則狗異於犬。又《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狗犬也。大指與白馬非馬之說同。

〔二〕《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康曰：亦音舒。

〔三〕辯以求是，辯雖不勝而得審其是，所謂得其所求也。

〔四〕惇，都昆翻，迫也，詆也，誰何也。

〔五〕《索隱》：繳，音糾，非。言其言戾，紛然而爭，欲人先屈，務在人后方止也。

〔六〕言一座之人皆稱衍言為善。

〔〕通鑒書此，言小辯終不足破大道。《說文》
曰：紂，貶下也。

【資治通鑒卷四 周紀四】

● 周紀四 ①

〔一〕起闕逢困惇，盡著雍困惇，凡二十五年。始甲子，終戊子，

◎ 周赧王·中

周赧王 十八年（甲子 公元前297年）

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①懷王從間道走趙。②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一〕遮其歸楚之路也。

〔二〕間，隙也，從空隙之路而行也。

魯平公薨，子緡公賈立。^①

〔二〕世本「緡」作「閔」。

周赧王 十九年（乙丑 公元前296年）

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

①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②

〔一〕《括地志》：鹽氏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掌鹽池之官，因稱鹽氏。徐廣曰：「鹽」，一作「監」。

〔二〕十二年，秦取魏封陵，又取韓武遂，今皆歸之以和。

趙主父行新地，^①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②

〔一〕趙新取中山之地也。

〔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漢雁門郡樓煩縣，樓煩胡所居地。西河，即漢西河郡之地。

魏襄王薨，子昭王立。^①

〔二〕世本曰：昭王，名遯。

韓襄王薨，子王咎立。

周赧王 二十年（丙寅 公元前295年）

秦尉錯伐魏襄城。^①

〔二〕尉，蓋國尉也。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以分地考之，潁川屬韓境。蓋魏與韓分有潁川之地，用兵爭強，疆場之間，朝韓暮魏，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

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

①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②

〔一〕班志，膚施縣屬上郡；唐屬延州，為州治所。
〔二〕酺，音蒲。《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也。

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師古注所云，漢法也。此言趙國內酺耳。赦者，宥有罪也。

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①

〔一〕班志，代郡有東安陽縣。《括地志》：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

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①主父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

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毋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毋為禍梯，^②不亦可乎！」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③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④涕泣而出。

〔一〕不服其弟為王也。

〔二〕梯，猶階也，以木為之，以升高者也。禍梯猶言禍階也。

〔三〕記王命於籍也。

〔四〕已，止也，言肥義命止於今年也。

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①肥義謂信期曰：②「公子章與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為暴，③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④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出入不可以不備。⑤自今以來，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后王可入也。」信期曰：「善。」

〔一〕數見者，相與謀為之備也。

〔二〕《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史記正義》曰：信，音申；康曰：如字。

〔三〕得主，謂章為主父所憐也。

〔四〕矯令，矯主父之令也。

〔五〕言盜在主父左右，出入不可不備也。

主父使惠文王朝群臣而自從旁窺之，見其長子儼然也，^①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②異宮，^③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

即與王戰。^④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⑤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⑥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⑦李兌為司寇。^⑧是時惠文王少，成、兌專政。

〔一〕少子臨朝而長子朝之，故其貌如此。

〔二〕《史記正義》曰：沙丘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余按沙丘台，紂所作也。班志云：沙丘在巨鹿郡巨鹿縣東北七十里。

〔三〕異宮而處也。

〔四〕高信以王與公子章之徒戰也。

〔五〕趙都邯鄲，自邯鄲至也。邯鄲，音寒丹。

〔6〕距，猶拒也。

〔7〕班志，涿郡有安平縣，非趙地也。以公子成能平難而安國，故以為號。

〔8〕司寇，周六卿之一也，掌刑。

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①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②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后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而食之。^③三月余，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后得吳娃，愛之，^④為不出者數歲。

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⑤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一〕謂開宮門內之也。走，音奏。

〔二〕夷，誅也，滅也。

〔三〕《爾雅》曰：生哺，鷇；生嚼，雛。釋云：辨鳥子之異名也，鳥子生而須母哺食者為鷇，謂燕、雀之屬也。生而能自啄食者為雛，謂雞、雉之屬也。

〔四〕吳娃，謂吳廣之女孟姚也，見上卷五年。吳楚之間謂美女曰娃。

〔五〕何，即惠文王也。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周赧王 二十一年（丁卯 公元前294年）

秦敗魏師於解。^①

〔二〕班志，解縣屬河東郡。宋白曰：解縣地即夏鳴條之野，有鹽池之利。后漢干佑元年蒲帥李茂貞奏置解州。

周赧王 二十二年（戊辰，前293）

韓公孫喜、魏人伐秦。^①穰侯荐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②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③

〔一〕魏書人，其將微也。

〔二〕白，姓也。春秋之時，秦有白乙丙。穰，人羊翻。

〔三〕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郡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①得一樂戰！」^②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③

〔一〕飭，治也，整也。

〔二〕樂，快意也；言一戰以快其意。

〔三〕和親者，結和以相親也。

周赧王 二十三年（己巳 公元前292年）
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
①楚之不競也，②忍其父而婚其讎！③烏呼，楚之
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陵之哉！
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
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
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二〕謂楚懷王留於秦而以困死，秦王復遺襄王書
以兵威劫之。

〔2〕杜預曰：競，強也。或曰：競，爭也，言不能與秦爭也。

〔3〕謂楚襄王父死於秦，是仇讎之國也，忍恥而與之婚。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為丞相。①

〔一〕燭，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燭之武。

周赧王二十四年（庚午 公元前291年）

秦伐韓，拔宛。①

〔一〕宛，故申伯國。班志，宛縣屬南陽郡；唐為鄧州南陽縣。

秦燭壽免。魏冉復為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於宛，公子慄於鄧。

周赧王 二十五年（辛未 公元前290年）

魏入河東地四百里、^①韓入武遂地二百里於

秦。^②

〔一〕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阪、解縣瀕河之地。

〔二〕武遂地，十八年秦以予韓。

魏芒卯始以詐見重。^①

〔一〕芒，姓也。卯，其名。

周赧王 二十六年（壬申 公元前289年）

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

小六十一。^①

〔一〕大良造，即大上造之良者。大上造，秦十六爵。軹，音只。軹縣，班志屬河內郡；唐為孟州濟源縣

周赧王 二十七年（癸酉 公元前288年）

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后也。」

①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②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宋，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為尊也。」③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④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⑤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一〕無后，猶言未晚。

〔二〕桀宋，見下二十九年。

〔三〕古人有言曰：「自卑者人尊之。」

〔4〕歸帝號而不稱也。

〔5〕《姓譜》曰：太岳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后因以為氏。古字脊骨之膂本作「呂」。

秦攻趙，拔杜陽。^①

〔一〕徐廣曰：「杜」，一作「梗」。按班志，梗陽在太原郡榆次縣界，杜陽縣屬扶風，注云，杜水南入渭。詩曰「自土」。師古注云：棉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又云：扶風旬邑有豳鄉，公劉所都。審爾，則杜陽近旬邑，接上郡、北地之境。趙地西至上郡膚施，或者其時并有杜陽歟！

二十八年（甲戌 公元前287年）

秦攻趙，拔新垣、曲陽。^①

〔二〕《史記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之處。余按班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沅水所出，東流為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沅水。注云：濟水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晉文公以信降原，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如此則濟源去垣不遠矣。蓋新垣即河東之垣縣也；以縣有遷徙，謂其新邑為新垣也。垣，於元翻。

周赧王 二十九年（乙亥 公元前286年）

秦司馬錯擊魏河內。^①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一〕漢河內郡即魏河內之地，秦并屬河東郡。

《孟子》記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蓋魏之有國，河東、河內自為二郡也。

秦敗韓師於夏山。

宋有雀生湑於城之陬。^①史占之^②曰：「吉。」

^③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

伐薛，^④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⑤斬社稷而焚滅之，^⑥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⑦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⑧

〔二〕「湣」，劉向說苑作「鸛」。字林曰：鸛屬陸璣曰：鸛似鵠，青黃色，燕頤向啄，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鵠、燕、雀食之。陂，子侯翻，隅也。

〔2〕史，太史之屬，掌卜筮者。

〔3〕凶人吉其凶。

〔4〕班志：沛郡公丘縣，古滕國。《水經注》：滕城在蕃縣西。《唐志》，滕縣屬徐州。薛即孟嘗君所封地。

〔5〕答，擊也。

〔6〕記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自漢以下，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周禮注：社稷，土谷之神。

〔7〕言其昏暴如桀也。

〔8〕溫，周司寇蘇忿生之邑。班志，溫縣屬河內郡。宋至此而滅。潛，讀曰閔。

周赧王 三十年（丙子 公元前285年）

秦王會楚王於宛，會趙王於中陽。^①

〔一〕班志，中陽縣屬西河郡。《水經注》：文水逕太原茲氏縣故城之東，潞為文湖；文湖水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①

〔二〕《風俗通》：東蒙主以蒙山為氏。

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正議，斫之檀衢。^①陳舉直言，殺之東閭。^②

〔二〕狐，姓也。春秋之時，晉有狐突、狐毛、狐偃父子。《左傳》：齊簡公與婦人飲酒於檀台。檀衢，意其地為通檀台之衢路也。《爾雅》：四達謂之衢。斫斬也。

〔2〕《左傳》：晉圍齊，州綽門於東閭。杜預注曰：齊東門。

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余業也，^①地大

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啖秦以伐齊之利。②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一〕毅，魚器翻。自齊桓公霸天下，國以強大；田氏藉其余業。

〔二〕以利誘之曰啖。

周赧王 三十一年（丁丑 公元前284年）

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①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②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

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戰於濟西，^③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④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⑤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后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卹

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⑥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為昌國君，^⑦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

〔一〕上將軍，猶春秋之元帥。

〔二〕尉，秦官也。斯離，其名。或曰：斯，姓也離，名也。斯，蜀之西南夷種，遂以為姓。

〔三〕潛，讀曰閔。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谷城、臨邑縣西，又北逕北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濟水之西。濟，子禮翻，下同。

〔4〕秦、韓與齊隔遠，故先還其師。宋地近於魏，故使略之。河間近於趙，故以方略部趙取之。此其部分非人所能及也。宋地，齊滅宋所取之地。

〔5〕劇，姓也。

〔6〕難慮，謂難為計慮也。失度，失其常度也。

〔7〕班志，昌國縣屬齊郡。封毅為昌國君，以其能昌大燕國也。

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①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②乃執王而數之③曰：

「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④王知之乎？」曰：「知之。」「贏、博之間，地坼及泉，^⑤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誠焉，^⑥何得無誅！」遂弑王於鼓里。^⑦

〔二〕莒，春秋莒子之國，齊滅之。班志，莒縣屬城陽國，國都也。宋白曰：周武王封少昊之后嬴姓茲輿於莒，始都計斤城，在今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春秋時徙

於莒。隱公二年，莒人入向。注云：今城陽莒縣。莒自初封二十三君，為楚簡王所滅。漢為莒縣，城陽王所都莒，音居御翻。

[2] 《索隱》曰：淖，女教翻；康曰：竹角切；姓也。

[3] 數其罪也。

[4] 漢置千乘郡，博昌縣屬焉。后漢更千乘郡為樂安國。《十三州志》曰：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唐志，千乘、博昌二縣皆屬青州。自上而下曰雨。

[5] 班志，嬴、博二縣屬泰山郡。

[6] 戒，警敕也。毛晃曰：警敕之辭曰誡。此言天、地、人皆以相警敕也。

〔一〕鼓里，莒中地名，近齊廟。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①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②索為匹夫，不可得也。^③齊湣、宋獻是也。^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

〔一〕累，事相緣及也。

〔二〕齊人謂極為綦，音其；下綦之同。

〔三〕索，求也。

〔下〕潛，讀曰閔。宋獻，意即指宋康王。

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①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②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③帥群臣而首響之者，則舉義志也。^④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⑤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⑥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二〕挈，即提挈之挈。

固。

〔2〕櫟然，落石貌；言其持心持國，櫟然如石之

〔3〕毛晃曰：然，如也，是也。

〔4〕志者，心之所主也。

〔5〕凡仰給、仰成之仰皆同音。

〔6〕基，址也，本也。為土立址曰基；為木立根本亦曰基。白，明也。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

奏矣，^①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②臣下曉然皆知其

可要也。^③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約

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④如是，則兵勁

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⑤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⑥

〔一〕楊倞曰：略有節奏也。

〔二〕諾，人應聲也。信，人不疑而心孚也。

〔三〕要，約也，勤也，求也。

〔四〕與，黨與也。即下文所謂與國也。

〔五〕楊倞曰：此「綦」當作「基」。今謂此

「綦」字從上注，所謂齊人之言，其義亦通。明，顯也。

〔6〕伯，讀曰霸。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

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

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①如是，

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②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

常以結引馳外為務。^③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誅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④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⑤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后世言惡則必稽焉。^⑥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一〕析，分也，離也。

〔二〕潛，讀曰閔。薛公，謂孟嘗君。孟嘗君卒，齊與諸侯共滅薛。

〔三〕丁度曰：靽，駕牛具，在胸曰靽，蓋駕馬亦用靽也。

〔4〕《史記》，齊湣王十年，伐燕，取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滅之。通鑒據孟子以取燕事屬之齊宣王。

〔5〕槁，枯木也。振，搖也。振已枯之木，則枝葉摧落而本根撥矣。

〔6〕稽，考也，又計校也。

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

①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一〕白，明白也。

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①令軍中環畫邑三十

里無人。^②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

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

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

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

樹枝，自奮絕脰而死。^③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

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

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

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④前軍循泰

山以東至海，略琅邪；^⑤右軍循河、濟，屯阿、

鄆以連魏師；^⑥后軍旁北海以撫千乘；^⑦中軍據臨

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間，封王蠋之墓。^⑧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余君，^⑨有爵位於薊者百有余人。^⑩六月之間，下齊七十余城，皆為郡縣。

〔二〕劉熙曰：畫，齊西南近邑，音獲。《索隱》

曰：音胡卦翻。《括地志》：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濳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濳水為名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有濳水，西北入沛，即班志所謂如水；如、時聲相似，然則濳水即時水也。余按后漢耿弇攻張步，進軍畫中，在臨淄、西安二邑之間。蠋，班固古今人表作「歎」，音觸。據「蠋」字則

當音蜀，或音之欲翻；康珠玉切。通鑒以晝邑為晝邑，以孟子去齊宿於晝為據也。若以孟子為據，則晝讀如字。

〔2〕環，據《漢書音義》音宦。

〔3〕經，絞也，縊也。頸，居郢翻，頭莖也。自奮，自奮起而還擲也。脰，大透翻，頸也。

〔4〕膠東，漢為王國。水經：膠水出琅邪黔陬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為膠東國，膠水之西為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邪，音耶。

〔5〕琅邪，秦置為郡，其地東至海，南距淮。

〔6〕河濟注已見一卷安王十五年，然僅及濟水入河而溢為滎一節。今據水經：濟水自滎澤東流至濟陰乘

氏縣西，分為二瀆：其南瀆為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其北瀆東北流入於巨野澤，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逕須昌、谷城至臨邑縣四瀆津口，與河水合。此蓋言齊地在河、濟之間者也。參考上濟西注可見。阿，東阿；鄆，鄆城。鄆，音絹。

〔7〕自臨淄東北至海，北海地也。漢置郡。

〔8〕王蠋墓蓋在晝。

〔9〕封為君也。

〔10〕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為

幽州治所；今為燕京。《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薊，音計。

秦王、魏王、韓王會於京師。

周赧王 三十二年（戊寅 公元前283年）
秦、趙會於穰。秦拔魏安城，^①兵至大梁而還。

〔二〕班志，安成縣屬汝南郡。司馬彪志作「安城」。時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一曰：在豫州吳房縣東南。穰，人羊翻。

齊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佣。^①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②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

望；^③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呼曰：^④「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⑤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⑥

〔一〕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康吉了切。余按班書王子侯表有「字，師古曰：古穆字；今從之」
佣，雇身為人力作。

〔2〕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康吉了切。余按班書王子侯表有「」字，師古曰：古穆字；今從之。佣，雇身為人力作。

〔3〕閭，里門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

〔4〕呼，叫號也。

〔5〕袒右肩也。

〔6〕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鎮臨淄，法章已立而保莒田單自安平保即墨，奔敗之余，猶可置之不問，法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問乎！后人論樂毅以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為然也。

趙王得楚和氏璧，^①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②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③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給秦王，復取璧，^④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一〕楚人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則其左足。及武王立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以為詐而刖其右足。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於荊山之下，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外圓象天，內方象地。

〔二〕《姓譜》曰：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采於藺，因氏焉。

〔三〕使秦負曲也。

〔四〕紿，蕩亥翻，欺也，誑也。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耨而席弊者，^①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

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②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③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④乃貴薄疑以敵如耳，^⑤尊魏妃以偶泄姬，^⑥曰：「以是相參也。」^⑦

〔二〕古者縣大夫，至春秋時有邑大夫。縣令，起於戰國之時，秦、漢因之。

〔二〕此蓋賂掌關市之官。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徵廛；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戰國之時，合為一官。

〔三〕回遣，謂還其金也。

〔4〕泄，姓也，與泄同，春秋時鄭有大夫泄駕，陳有大夫泄冶。如，亦姓也；張守節以如耳為魏大夫姓名，非也，蓋衛大夫。是時魏王有如姬。重，音輕重之重。

〔5〕薄，姓也；《風俗通》，衛賢人薄疑。敵，當也。

〔6〕偶，匹也，對也。

〔7〕參，三也，相參列也，間廁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

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周赧王 三十三年（己卯 公元前282年）

秦伐趙，拔兩城。

周赧王 三十四年（庚辰 公元前281年）

秦伐趙，拔石城。^①

〔二〕《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余謂北平之石城，燕境也，相州之石城，

魏境也，皆非趙地。此石城即漢西河之離石縣城；拓拔魏分西河，置五城郡，又置石城縣，蓋此地是也。

秦穰侯復為丞相。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①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②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③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

萬倍矣。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⑤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⑥

〔一〕令尹，楚上卿，執其國之政，猶秦之丞相也。
〔二〕言天下共宗周以為諸侯主。杜佑曰：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洛陽城東三十余里故城，是周之下都也。晉帥諸侯城之，以居敬王。至孝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惠公乃封少子於鞏，號曰東周。赧王立，東、西周分理，又徙都西周，則王城也。赧，奴版翻。

〔三〕謂三代所傳之祭器，如九鼎之類是也。

〔4〕夫，音扶。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鹿之大者曰麋，麋無爪牙之利而肉可食；若更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於虎矣。魚腥，肉臊。

〔5〕黜，讀曰黜，言黜其僭王之名也。

〔6〕言三代之器傳於周，周亡則所傳之器將南歸於楚，天下將合兵至楚而共討其罪也。

周赧王 三十五年（辛巳 公元前280年）

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①

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②因蜀攻楚黔中，拔之。^③

楚獻漢北及上庸地。^④

〔二〕《索隱》曰：地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史記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康曰：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余考史以代光狼城聯而書之，康以為其地在代可也。又云本中山地；中山與代舊為兩國，代在山之陰，中山在山之陽；既云在代，不當又云本中山地。如康意，抑以為光狼本代地，趙襄子滅代而中山侵有光狼地；武靈王既滅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起自上郡、九原、云中下兵，始能敗趙軍，取光狼。史既不先序其兵行之路，后又無考，光狼城之所，闕疑可也。

〔三〕扶風縣之西有大隴山，名隴坻，上者七日方越。自隴以西，本冀戎、獠戎、氐、羌之地，秦累世攘拓，以其地置隴西郡。獠，戶官翻。

〔3〕按秦兵時因蜀出巴郡枳縣路以攻拔楚之黔中
〔4〕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鄧、隨、唐
之地。上庸，曹魏新城，唐房陵郡之地。

周赧王 三十六年（壬午 公元前279年）

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①

〔一〕《史記正義》曰：鄢、鄧二城并在襄州。

《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養北三里，古鄢子之國。
又按《水經注》，鄢城當在宜城南，有鄢水。《左傳》
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而濟，即其地。徐廣曰：西陵屬
江夏。余謂西陵即夷陵。班志，夷陵縣屬南郡。水經：
江水東逕夷陵縣，又東逕西陵峽，蓋縣城去峽不遠。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

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②「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③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

〔二〕使使之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凡和好之好皆同音。漢志，澠池縣屬弘農郡。杜佑曰：澠池有東西俱利二城，即秦、趙會處。宋白曰：在今縣西十三里澠，莫踐翻，又莫刃翻。

〔2〕《姓譜》：廉姓，顓帝曾孫大廉之后。

〔3〕訣，音決，別也。

會於澠池。王與趙王飲，^①酒酣，^②秦王請趙王鼓瑟，^③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④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⑤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⑥王不懌，^⑦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⑧

〔一〕此句作「秦王與趙王飲」，文意乃明。

〔2〕酣，樂也，洽也。

〔3〕瑟二十五弦，義所作。《史記》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悲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趙人善瑟，故秦請鼓之。

〔4〕缶，瓦器。《爾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盆也。楊惲曰：「仰天拊缶而歌鳴鳴，秦聲也。」《說文》曰：缶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樂。劉昫曰：缶如足盆，古西戎之樂，秦俗因而用之。其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缶，方九翻。

〔5〕言將殺秦王也。濺，音箭，康音贊，污灑也。

〔6〕靡，委靡不振之貌。

〔7〕不悅也。

〔8〕毛晃曰：人道尚右，故左右手之右，以右為尊。

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①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②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③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④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⑤相如雖駑，^⑥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斗，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后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⑦遂為刎頸之交。^⑧

〔一〕宣言者，宣布其言於外也。

〔二〕毛晃曰：列，行次也，位序也。

〔三〕匿，藏也，隱也。

〔四〕若，猶如也。

〔五〕此謂請秦王擊缶時也。

〔六〕夫，音扶。駑，音奴，字林曰：駑也。駑，

堂來翻。

〔一〕荊，所以答，故負之以請罪。肉袒者，袒而露其肉。答，丑之翻。

〔八〕刎，武粉翻。言襟相契，雖刎斷其首，無所顧也。崔顥曰：言要齊生死，斷首無悔。

初，燕人攻安平，^①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轄。^②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轄折車敗，為燕所擒；^③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后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

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④使即舊業，^⑤以鎮新民。」^⑥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

「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余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⑦「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

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

⑧寡人統位，⑨痛之人骨，故廣延群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

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⑩報塞先仇，齊

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

與燕并為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

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后屬百兩，⑪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為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一〕班志，東安平縣屬淄川，司馬彪志屬北海郡《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鄆邑。唐志，青州有安平縣，后省入博昌縣。按三十一年樂毅入臨淄，以中軍據之，燕人攻安平，當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間，故通鑒於是年以「初」字發之。

〔二〕掌市官屬也。卷鐵以傅車，故謂之鐵籠。傅，音附。，音衛。車軸頭謂之。

〔三〕潰，潰散也。

〔四〕勿獲，勿擒之以為俘獲。賑，即忍翻，救也。卹也。毅欲懷柔二邑，使之自服，不及計其死守也。

〔五〕即，就也。

〔六〕恐新民思為齊而反，則以此鎮之。

〔7〕讓，責也。

〔8〕謂王噲讓國於子之，以至亡國殺身也。事見上卷慎靚王五年，今王元年。堪，勝也，任也。不能堪命者，言王噲命子之，子之不能勝王噲所命而任燕國之事也。噲，苦夫翻。任，音壬。

〔9〕丁度曰：統，攝理也。

〔10〕夷，平也。

〔11〕夏奚仲作車，至周而備其制。輿方象地；

蓋圓象天；三十幅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旗九旂、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嶼七旂、五仞、齊較以象鶉火；熊旗六旂，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龜旒四旂，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此諸侯

以下所建者也。輅車之后，又有屬車百兩，亦當時諸國之儀。乘馬，四馬也。孔穎達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車有兩輪，故車稱兩。屬，音蜀。旂，夷周翻，旒也。參，列宿星名也。旒，音兆。

頃之，昭王薨，惠王立。^①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②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固

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

③樂毅知王不善代之，④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

〔一〕頃之，言無幾何時。

〔二〕孫子五間，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又曰：敵間之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三〕康曰：姓也。余謂騎劫時以能而將，騎以官稱，非姓也。毅，魚器翻。

〔四〕知王遣代，其意不善，將誅之也。

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

①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②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③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

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④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⑤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將，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余，為絳繒衣，^⑥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⑦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后。^⑧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噪從之，^⑨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

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⑩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余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

⑪

〔一〕鄉，讀曰向。

〔二〕田單恐眾心未一，故假神以令其眾。

〔三〕劓，割鼻也。

〔四〕鍤，鍬也。

〔五〕乘，登也，登城而守也。

〔6〕鎡，弋質翻。繒，絹也。

〔7〕葦，葭也。

〔8〕《史記》田單傳，「壯士五千」下有「人」字。

〔9〕噪，群呼也。

〔10〕亡，逃亡也。北，奔北也。逃亡者追之，奔北者逐之。楊倞曰：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毛晃曰：人道面南背北，北者背也，故古以堂北為背，背亦背也。以敗走為北者，取背之而走耳。

〔一一〕齊以田單安國平難，又嘗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

齊王以太史敷之女為后，生太子建。太史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污吾世！」^①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二〕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師古曰：，古穆字。污，烏故翻；凡染污之污皆同音。

趙王封樂毅於觀津，^①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②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

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及於入江而不化。^③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④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⑤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⑥數奉教於君子矣。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望諸君。^⑦

〔一〕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

〔二〕捐，棄也。

〔三〕遠跡，言自吳至郢，其道里甚遠而行跡得至也。弗是，謂夫差弗以子胥之言為是也。伍子胥，楚人也。楚平王信讒，殺其父、兄，子胥奔吳。吳王闔閭信而用之，伐楚入郢。闔閭卒，夫差立，子胥屢諫不聽，賜之屬鏤以死。子胥既死，夫差取其尸，盛之鴟夷，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榼形也，以馬革為之。韋昭曰：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郢，以井翻。鴟丑之翻。

〔4〕離，與罹同。墮，與隳同，音火規翻；后凡墮毀之墮皆同音。

〔5〕謂不敢與趙謀燕。

〔6〕不佞，猶言不才也。

〔7〕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

田單相齊，過淄水，^①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②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后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岩下有貫珠者，^③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

之。」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稱寡人之意。』」^④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后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⑤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谷之。」^⑥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一〕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過利縣東，東北入於海。

〔二〕施，式豉翻，后凡布施之施皆同音。

〔三〕岩下，殿岩之下也。昔舜游岩廊。

〔四〕稱，愜也。

〔五〕朝，陟遙翻，旦日；又直遙翻，朝群臣之曰也。勞，力到翻；凡撫勞之勞皆同音。

〔六〕谷，如字，養也。收谷，收而養之也。

田單任貂勃於王。^①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②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③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

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

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

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④九人之屬相與語曰：

「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

⑤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

其志欲為不善，內撫百姓，外懷戎翟，⑥禮天下

之賢士，其志欲有為，願王察之！」異日，王曰：

「召相單而來！」⑦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

⑧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

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

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

來！」貂勃避席稽首^⑨曰：「王上者孰與周文

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

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

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

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⑩齊桓公得管夷吾以

為仲父，^⑪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

亡國之言乎！且自天地之辟，民人之始，為人臣

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

稷，燕人興師而襲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⑫

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

千人，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

⑬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⑮

〔一〕任，保也。今之任子，義亦如此。貂，丁聊翻，康曰：姓也。

〔二〕傷，譖毀也，害也，損也。

〔三〕軍將，領也。

〔4〕觴之者，舉觴以禮之也。

〔5〕謂貂勃以安平君之重，楚王留而禮遇之也。

〔6〕翟，與狄同。

〔7〕異曰，猶言他日也。

〔8〕徒跣，徒行而跣足也。跣，先典翻，不履而以足親地也。李巡曰：檀褐，脫衣；袒肩見體曰肉袒。檀，與袒同。

〔9〕酣，戶甘翻，酒樂也。應劭曰：洽也。稽，音啟，下首拜也。

〔10〕呂尚釣於渭濱，周文王出獵，載與俱歸，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因號曰「太公望」。

〔二〕齊公子無知之亂，管夷吾奉公子糾與桓公爭國。子糾死，管仲囚，桓公釋其罪，任之以政，號曰「仲父」。《姓譜》；管姓，周文王子管叔之后。

〔一〕襄王從閔王走莒。班志，莒縣屬城陽國，故云城陽之山中。莒，居許翻。

〔一三〕惴，之睡翻，危恐之貌。司馬，蓋指騎劫。

〔一四〕架木通路曰棧道。

〔一五〕「夜邑」，戰國策作「掖邑」。班志，掖縣屬東萊郡。

田單將攻狄，^①往見魯仲連。^②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

破亡余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③修劍拄頤，^④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

「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

「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蓐，^⑤立則仗鍤，^⑥為士

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

於何黨矣！』^⑦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

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

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

^⑧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⑨有生之樂，無死

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⑩明日，乃厲氣循城，^⑪立於矢石之所，援鼓之；狄人乃下。^⑫

〔一〕班志，狄縣屬千乘郡。后漢安帝改曰臨濟。徐廣曰：狄，今樂安臨濟縣也。《史記正義》曰：故狄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

〔二〕《姓譜》：魯，以國為姓。

〔三〕徒歌曰謠。大冠，武冠也。

〔四〕修，長也。

〔五〕蕢，草器也。

〔六〕顏師古曰：仗，憑荷也。

〔7〕毛晃曰：尚，庶几也。言單於其時蓋言曰：「今日之事，尚庶几焉。」黨，類也，言戰有勝負，不死則降，將歸於何類也。

〔8〕此蓋言安平封邑，益之以夜邑。夜邑在安平東，溜水在安平西；夜邑有租賦之奉，溜上有游觀之樂，故魯仲連云然。

〔9〕《水經注》：溜水自利縣東北流，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廣饒縣，與濁水會。濁水出廣饒縣冶嶺山，亦謂之澠水，又北與時、澠之水會。時水出齊城西北，北會澠水。澠水出營城東，世謂漢溱水，西逕樂安、博縣，與時水合。孔子謂「溜、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即斯水也。騁，丑郢翻，馳驚也。

〔一〇〕志者，心之所主也。

〔一一〕厲，嚴厲也，勉厲也，奮厲也，振厲也，是三者有修飭振起之意。

〔一二〕援，於元翻，引也；后以義推。枹，芳無翻，擊鼓杖。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①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

〔一〕二十九年書齊滅宋，先書宋滅薛，時孟嘗君已封於薛，宋所滅者何薛邪？

周赧王 三十七年（癸未 公元前278年）

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①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②秦以郢為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③

〔一〕《括地志》：郢城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楚平王筑都之地。

〔二〕陳，即古陳國。班志，陳縣屬淮陽國。注云：楚傾襄王自郢徙此。

〔3〕班志，武安縣屬魏郡。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安之類，非真食其縣之入也。張守節曰：言能撫養軍士，戰必克，得百姓安集，故曰武安。

周赧王 三十八年（甲申 公元前277年）

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①

〔二〕《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按秦黔中郡地，非唐黔州地也。宋白曰：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理義陵，即今辰州溆浦縣是。后漢移理臨沅，即今朗州所理是。今辰州溆、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之地。自永嘉之

后，沒於夷、獠；元魏之后，圖記不傳。至后周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續改為黔州。大業中，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互難辨。今黔州及夷、費、思、播，與秦黔中郡隔越峻嶺，以山川言之，炳然自分。黔，其今翻，又其炎翻。沅，音元。澌，音敘。涪，音浮。費，以水名。

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①

〔一〕世本曰：安釐王，名圜。釐，讀曰僖。

周赧王 三十九年（乙酉 公元前276年）

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楚王收東地兵，^①得十余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

〔二〕東地，蓋楚之東境淮、汝之地也。

魏安釐王封其弟無忌為信陵君。^①

〔二〕宋白曰：信陵君邑於甯，今宋州甯陵縣，古甯城也。

周赧王 四十年（丙戌 公元前275年）

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①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②魏納八城以和。

穰侯得伐魏，走芒卯，入北宅。^③魏人割溫以和。

④

〔一〕暴，白報翻，姓也。周有卿士暴公，其后遂以為氏。鳶，以專翻，名也。

〔二〕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賢曰：開封故城在今汴城南。宋白曰：今汴州開封縣南五十里開封故城，是漢理所。

〔三〕北宅，即宅陽。

〔四〕溫縣，即春秋溫邑，屬晉；唐屬孟州。

周赧王 四十一年（丁亥 公元前274年）

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魯公薨，子頃公讎立。^①

〔二〕頃，音傾。謚法：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

周赧王 四十二年（戊子 公元前273年）
趙人、魏人伐韓華陽。^①韓人告急於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如秦，^②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

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③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④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⑤走芒卯，虜二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⑥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⑦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⑧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

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⑨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實修武。

〔一〕司馬彪曰：華陽，山名，在河南密縣。《括地志》：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水經注》：黃水出新鄭縣太山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也。

〔二〕如，往也。

〔三〕謂從趙、魏也。

〔四〕《姓譜》：舜后胡公滿封於陳，子孫以為氏。又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為胡國，楚滅之。

〔5〕蓋華陽城下也。

〔6〕人皆貪生而畏死，二萬人與戰，烏得盡沈諸河？以計沈之也。

〔7〕古予、與字通。下書南陽實修武。班志，修武縣屬河內郡。應劭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其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劉原父曰：修武即晉之甯邑，武王伐紂名之。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修武。有古南陽城。父，音甫。

〔8〕璽，印也。言段干子欲得秦相印，故請魏割地。

〔9〕鄭司農注考工記曰：博立梟棋。宋玉楚辭曰：蔽象棋有六博，成梟而牟呼五白。謝艾曰：六博得梟

者勝。《史記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為余行也。梁湘東王繹博食子未下以其有便不便也。

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①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

〔一〕《姓譜》：陸終之后受封於黃，為楚所滅，其后以國為氏。

「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①致至則危，累棋是也。^②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垂，^③此

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
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④今王使盛橋守事於
韓，盛橋以其地入秦，^⑤是王不用甲，不信威，
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
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
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⑥王之功亦多矣！王
休甲息眾，二年而后復之，又并蒲、衍、首、垣
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⑦王又
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
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⑧王若能
保功守威，紂攻取之心^⑨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后

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⑩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⑪《易》曰：『狐涉水，濡其尾。』^⑫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⑬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台之下。^⑭今王妒楚之不毀^⑮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

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①⑥}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①⑦}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①⑧}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①⑨}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②①}齊人南面攻楚，

泗上必舉，^{②①}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

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

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②②}韓必為關內之侯。

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②③}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②④}如此，魏亦關內侯

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

右壤可拱手而取也。^{②⑤}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

下，^{②⑥}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②⑦}

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

而服矣。」

〔一〕至，極也，物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而陽生焉，夏至陽之極而陰生焉。

〔二〕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棋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棋不墜，王曰：危哉！

〔三〕《史記正義》曰：極東、極西也。余謂秦國之地，有天下西、北之二垂也。

〔四〕《索隱》曰：要，讀曰腰，以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康曰：於笑切，約也。余謂《索隱》說是。

〔五〕《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猶楚使召滑相趙然也。盛，姓也。

〔6〕徐廣曰：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又曰：燕縣有桃城。班志，東郡有燕縣，陳留郡有酸棗縣。《水經注》：濮渠東北逕燕城內，為陽清湖，又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燕、酸棗，虛、桃者。《史記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燕，於賢翻。虛，如字。徐廣曰：平皋有邢丘。劉昭曰：邢丘，故邢國。《史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

〔7〕徐廣曰：皆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班志，平丘、外黃、濟陽三縣屬陳留，仁地闕。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師古曰：《左傳》，魯惠公敗宋師於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有黃城，即此地也。《索隱》又曰：謂秦以兵臨仁、

平丘二縣，則黃、濟陽嬰城而自守也。「平丘」句斷。《史記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按《水經注》，黃，溝名也，河水舊於白馬南洑，通濮、濟、黃溝。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康曰：蒲在長垣之蒲鄉，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垣於元翻。瓚，藏早翻。

〔8〕徐廣曰：濮水北於巨野入濟。《索隱》曰：濮磨，地名，近濮水。水經：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班志所謂濮水首濟者也。東北流，左會別濮水，水受河於酸棗縣，杜預所謂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者也。東至乘氏縣，與濟同入巨野澤。磨，康莫賀切。言秦既服魏，又割濮磨之北，則地連於齊，是注齊之要也。魏地既入

於秦，則楚、趙之聲勢不接，是絕楚、趙之脊也。單，與殫同。《索隱》曰：單，盡也，言秦王之威盡行也。

〔9〕紂，黜也。

〔10〕伯，讀曰霸。

〔11〕詩變大雅蕩之辭。鮮，息善翻，少也；后以義推。

〔12〕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彖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濡，汝朱翻。

〔13〕事見《左傳》。《史記正義》曰：艾山在

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三江，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也。《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

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水瀕曰浦。

〔14〕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水經注》：太原榆次縣同過水側有鑿台。

〔15〕孔穎達曰：本以色列曰妒，以行曰忌；但后之作者，妒亦兼行。

〔16〕《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

〔17〕資之，謂資以兵也。

〔18〕《索隱》曰：楚都陳，隨水右壤，蓋在隨水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余謂右壤，蓋其地在楚都之右。

〔19〕《（禮）記·檀弓》：成子高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注云：不食，謂不墾耕。

〔20〕班志，留縣屬楚國，方與、湖陵縣屬山陽郡。銓、蕭、相三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銓，竹乙翻。《史記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并故宋地。

〔21〕時楚蠶食魯國，有泗上之地。

〔22〕東山，謂華山以至崤塞諸山，皆在咸陽之東。曲河，謂河千里一曲。按水經：河水自云中沙南縣屈而南流，至華陰潼關曲而東流，所謂曲河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

〔23〕鄭，韓之國都也。

[24] 許，春秋許國。班志，許、鄆陵二縣皆屬潁川郡。上蔡，故蔡國，蔡仲所封；后徙新蔡，故此為上蔡。召陵，即齊桓公伐楚所次之地。二縣，班志皆屬汝南郡。魏都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鄆陵居其間，二邑皆脅於秦兵，嬰城自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嬰，繞也。嬰城者，謂以兵繞城而守也。鄆，《漢書音義》音甚多；丁度、毛晃音從於建翻。召讀曰邵。

[25] 齊右壤，謂濟西之地也。

[26] 東西為經。兩海，東海、西海也。謂自西海至東海，其地一為秦所有也。要約，猶約束也。

[27] 此極言山東諸國連從之為秦害也。

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資治通鑒卷五周紀五】

●周紀五 ①

〔一〕起屠維赤奮若，盡旃蒙大荒落，凡十七年。
始己丑，終乙巳也。

◎周赧王·下

周赧王 四十三年（己丑 公元前272年）
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①

〔一〕左徒，楚官名。《史記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補闕之類。質，音致。按去年秦欲與韓、魏伐

楚，黃歇上書止之，歸而報楚，楚遂使歇侍太子為質於秦；為楚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楚張本。

秦置南陽郡。^①

〔二〕凡山南、水北皆謂之南陽。晉南陽在修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

秦、魏、楚共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周赧王 四十四年（庚寅 公元前271年）

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①

〔二〕《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

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①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②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③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④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⑤

〔一〕田部吏，部收田之租稅者也。

〔二〕平原君之家臣用事而不肯出租稅者也。

〔三〕削，侵也，奪也。弱，劣也，懦也。

〔四〕邪，音耶。戚，親也。言平原君於趙則王族親戚之貴者也。

〔五〕賢，善也，能也。

〔六〕觀此則趙奢豈特善兵哉，可使治國也。

周赧王 四十五年（辛卯 公元前270年）

秦伐趙，圍閼與。^①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

之^②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陜，難

救。」^③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狹，譬猶

兩鼠斗於穴中，將勇者勝。」^④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⑤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⑥

〔二〕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

注》：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即閼與故城。盧諶徵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平。《史記正義》曰：閼與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亦有閼與城。儀、潞相近，二所未詳。又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山北也。河東圖：遼州和順縣，晉大夫梁余子養邑；秦伐閼與，趙奢救之。是此遼州即唐之儀州。闕，阿葛翻，又於達翻。康音曷，又音媽。與，音預，又音余。《史記正義》曰：閼，於連

翻。《漢書音義》：涅，乃結翻。諶，時壬翻。鞮，丁兮翻。

〔2〕《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

〔3〕，與狹同，隘也。

陘

〔4〕言將是勇者勝也；將，平聲。或曰：帥勇者則勝；將，去聲。

〔5〕邯鄲，音寒丹。

〔6〕趙奢此令，非以禁約所部，以愚秦軍也。

秦師軍武安西，^①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②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

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③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曆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④許曆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曆請刑，趙奢曰：「胥，后令邯鄲。」^⑤許曆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后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后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

趙王封奢為馬服君，^⑥與廉、藺同位；以許曆為國尉。

〔一〕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宋白曰：洺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為永年，屬武安郡。秦軍勒兵武安西，即此地。劉昫曰：磁州治滏陽縣，漢武安縣地；隋又置武安縣，亦屬磁州。

〔二〕此軍之中候也。漢北軍中候之官本此。或曰：軍中之候，軍吏也。

〔三〕此孫子所謂反間也。

〔四〕《姓譜》：許姓本自姜姓，炎帝之后，太岳之胤；其后以國為氏。

〔5〕《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后令，謂胥為須，須者待也，待后令，謂許曆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后令也。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曆復諫也。余謂「胥」語絕，許曆請刑，趙奢令其且待也。蓋謂敢諫者死，邯鄲之令耳，今既自邯鄲進軍近闕與矣，許曆之諫固在邯鄲之后，不當用邯鄲之令以殺之，故曰后令邯鄲。邯鄲，音寒丹。

〔6〕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括地志》：邯鄲縣西北有馬服山。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①

〔二〕《括地志》：故剛城在袁州龔丘縣。壽，鄆州之縣也。余據唐志：鄆州壽張縣，武德初置壽州。通鑑書此，以發范睢間穰侯之事。

初，魏人范睢^①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②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睢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③以懲后，令無妄言者。范睢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心有厚謝。」守都請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

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范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

〔一〕《姓譜》：范本陶唐氏之后，隨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后有氏焉。睢，音雖。

〔二〕戰國之時，仍周之制，置上、中、下三大夫。漢百官表：中大夫掌論議。須姓，密須氏之后。《風俗通》：須姓，太昊之后。蓋本之須句。

〔三〕《索隱》曰：折脅，摺齒，謂擊折其脅，又拉折其齒也。簣，謂葦荻之薄，用之以卷其尸也。余謂簣字從竹，蓋竹為之，非葦荻之薄也。又謂竹東南之產，北人貴之，自江以北饒葦荻，人率織之以為薄，寢或以

為荐籍。《索隱》以葦薄為簣，習於所見而從俗所呼者耳。答，丑之翻。摺，力答翻。簣，竹革翻。

秦謁者王稽使於魏，^①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荐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②范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③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④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⑤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⑥范雎曰：「非敢然也！」^⑦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

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后，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后，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⑧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⑨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⑩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⑪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几於亡，^⑫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⑬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⑭楚強則附趙，趙強則

附楚，¹⁵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¹⁶

〔一〕謁者，秦官，漢因之。志云：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仆射一人為謁者台率，其下有給事謁者，有灌謁者。

〔二〕離宮，別宮也。

〔三〕佯，音羊，古字多作「陽」，詐也。如淳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后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或曰宮中獄也。

〔四〕謬，靡幼翻，誤也，詐也。

〔5〕屏，卑郢翻，又卑正翻；后凡屏退之屏皆同音。跽，忌己翻，跪也。唯，蓋應聲也。

〔6〕卒，終也。邪，音耶。

〔7〕睢，音雖。然，猶言如是也。

〔8〕謂天下之士懲睢之死，不敢復言。鄉，讀曰向。

〔9〕溷；謂溷瀆之也。漢陸賈曰「毋久溷公！」

〔即此義，音戶困翻。毛晃曰：溷，濁也，又污辱也。〕

〔10〕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病足之兔。韓盧搏兔，無不獲者，況蹇兔乎！

〔11〕謂殺唐昧也，見上卷十四年。

〔12〕事見上卷三十一年。

〔13〕以門戶為喻，門戶之闔辟皆由於樞。

〔14〕用霸者，謂用霸天下之術。

〔15〕強者未易柔服，故先親附弱者。

〔16〕范雎謀兵事，則三晉受兵禍，而穰侯兄弟皆為秦所逐矣。

周赧王 四十六年（壬辰 公元前269年）

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①

〔一〕「胡傷」，意謂即上卷客卿之「胡陽」。閼於葛翻，又於連翻。與，音預。

周赧王 四十七年（癸巳 公元前268年）
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①

〔一〕班志，懷縣屬河內郡。《括地志》曰：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

周赧王 四十八年（甲午 公元前267年）
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周赧王 四十九年（乙未 公元前266年）

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

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①徵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②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③尊其臣者卑

其主。④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⑤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⑥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妒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⑦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后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⑧

〔一〕謂剖符而出使也。

〔二〕陶，穰侯封邑。

〔三〕《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辛伯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申無宇

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衛蒲、戚實出獻公，齊渠丘實殺無知，而陳、蔡、不羹亦殺楚靈王。」此皆大都危國也。

〔四〕如下事之類。

〔五〕管，掌也。擢，拔也。宿昔，一夕之間也。

淖齒弑齊閔王事見上卷三十一年。淖，女教翻。

〔六〕事見上卷二十年。

〔7〕漢承秦制，鄉置有秩。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之入。《風俗通》曰：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大吏，謂左、右、中更以上為吏者也。

〔8〕應，國名；周武王之子封於應，其地在唐安州界。

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

①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②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③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④須賈知見欺，乃膝行人謝罪。⑤應侯坐，責讓之，

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於前而馬食之，^⑥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⑦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⑧

〔一〕間步，投間隙徒步而行也。

〔二〕范睢，字叔。恙，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率曰無恙。朱熹曰：古者草居，多被噬蟲之毒，故相問曰「無恙乎？」恙，余亮翻。噬時制翻。

〔3〕綈，田黎翻，厚繒也。袍，步刀翻，長襦也。記玉藻曰：纁為繭，縕為袍。孔穎達曰：純着新綿者為繭，雜用舊絮者為袍。

〔4〕睢更姓名曰張祿，故云然。

〔5〕膝行，屈膝就地而行，以示跪伏。

〔6〕莖，寸斬之，雜豆以飼馬。莖、豆，兩物也。莖，寸臥翻。

〔7〕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為屠城，亦曰洗城。

〔8〕平原君，趙勝，趙王之貴介弟也，貴盛於趙。以好士聞於諸侯，故魏齊奔歸之而就匿焉。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為相。
周赧王 五十年（丙申 公元前265年）
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①荐白起為將，^②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③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④秦益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⑤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睢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⑥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傾危之士哉！

〔一〕事見三卷十年。援，於元翻，手引也。

〔二〕見上卷二十三年。

〔三〕言拓地東聯於齊也，事并見上卷。鄢，於晚翻。郢，以井翻。

〔四〕稽，音啟。

〔五〕賈，音古，言其致禍如商賈之賈物也。凡商賈之賈皆同音。

〔六〕搯，音厄，《說文》曰：捉也。吭，音剛，咽也。

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①

〔一〕為安國君立子異人為嗣張本。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

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①太后

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②太后明謂左右曰：

「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③左師

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④左師公徐

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

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

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

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⑤最少，不肖，而

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

死以聞！」^⑥太后曰：「諾。年几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⑦

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⑧太后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

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

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⑨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⑩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二〕《索隱》曰：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孔衍曰：長安君，惠文王之少子也。《史記正義》曰：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也。

〔2〕強諫，猶力諫也。

〔3〕唾，吐臥翻，口液也。明謂左右者，顯言之也。

〔4〕胥，待也。言盛氣以待其入也。

〔5〕春秋時宋國之官有左、右師，上卿也。趙以觸龍為左師，蓋冗散之官，以優老臣者也。息，子也。祺，音其。冗，而隴翻。

〔6〕黑衣，衛士之服也。觸龍先為其少子言，以發太后之問也。昧死言，忘其死也。

〔7〕几，謙言死必填溝壑，願及未死而托少子也。

〔8〕媼，婦之老者之稱。趙太后之女嫁於燕，故稱之曰燕后。

〔9〕奉，讀曰俸；凡奉祿之奉皆同音。

〔10〕令，使也。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①又

伐韓，取注人。^②

〔一〕徐廣曰：「陽」，一作「人」。《史記正

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北四十一里；是時蓋屬燕。

〔2〕《括地志》：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四十五里

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

王后。

周赧王 五十一年（丁酉 公元前264年）
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田單為趙相。

周赧王 五十二年（戊戌 公元前263年）
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

①

〔二〕秦封白起為武安君。韓之南陽，即河內野王之地。班志，太行山在野王西北。《括地志》：在懷州河內縣北四十五里。

楚頃襄王疾病。①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

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

不歸，則咸陽布衣耳。②楚更立君，必不事秦，

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

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后圖之。」

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

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

王若卒大命，③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后，

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④

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而

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
⑤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
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
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
之，⑥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
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⑦以黃歇為相，封以淮
北地，號曰春申君。⑧

〔一〕疾至於甚曰病。

〔二〕四十三年，黃歇與楚太子為質於秦。

〔三〕謂死也。卒，終也。

〔4〕逃去為亡。

〔5〕守舍者，守楚太子所寓館舍。

〔6〕言無以罪加歇，而歸之於楚，以結其和親也。

〔7〕頃，音傾。秋，即是年秋。考烈王，即太子完。

〔8〕《史記》，歇初封春申君，賜淮北十四縣；后徙封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今蘇州是也。

周赧王 五十三年（己亥 公元前262年）

楚人納州於秦以平。^①

〔一〕司馬彪志，南郡州陵縣，注云，楚考烈王納州於秦，即其地。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①上黨守

馮亭^②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③秦兵日進，韓

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

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

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

之秦，^④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

十七，^⑤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

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⑥王曰：「人樂

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

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

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⑦秦服其勞而趙受

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⑧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二〕武安君上逸「秦」字。《史記正義》曰：從太行西北，澤、潞等州皆上黨郡地。《釋名》云：上黨所治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

〔二〕《姓譜》：畢公高之子食采於馮城，因以命氏。鄭有大夫馮簡子。

〔3〕韓都新鄭，自上黨趣鄭，由野王渡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絕。

〔4〕謂韓獻上黨於秦。

〔5〕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

〔6〕甚禍者，言甚以為禍也。

〔7〕毛晃曰：推惡與人曰嫁怨、嫁禍。

〔8〕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趙不受上黨而秦得之，亦必據上黨而攻趙。故趙之禍不在於受上黨而在於用趙括。

周赧王 五十五年（辛丑 公元前260年）

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①上黨民走趙。

趙廉頗軍於長平，^②以按據上黨民。^③王齕因伐趙

趙軍數戰不勝，止一裨將、四尉。^④趙王與樓昌、

虞卿謀，^⑤樓昌請發重使為媾。^⑥虞卿曰：「今制

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

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

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

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

矣。」^⑦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

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

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

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⑧

〔一〕齟，音紇。

〔二〕司馬彪志：上黨泝氏縣有長平亭。《括地志》：長平故城，在上黨縣西四十一里。杜佑曰：白起坑趙卒於長平，有頭顱山，筑台於壘中，因山為台。宋白曰：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之北高平縣西北二十里長平故城是也。顱，音盧。

〔三〕毛晃曰：按，於盱翻，抑也，止也，據也。余謂此據、按二字，按字當以抑止為義。據，依據也，引援也，拒守也。言廉頗依據上黨地險，引援上黨之民而拒守也。康曰：按，音遏；此義亦通，但按字無遏音。

〔4〕裨將，軍之副將也。尉，軍中諸部都尉也。

〔5〕《風俗通》曰：凡氏之興九事，氏於號者，唐、虞、夏、殷是也，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氏於事者，巫、卜、陶、匠是也；氏於字者，伯、仲、叔、季是也；氏於諡者，戴、武、宣、穆是也。

〔6〕媾，音構，和也。

〔7〕虞卿時為趙之相。

〔8〕史言趙之喪師蹙國，不特以趙括代廉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

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①應侯又使人行千

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②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③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

^⑤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

也。」乃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

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⑦所友者以百數，王及

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⑧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⑨趙王許之。

〔一〕數，屢也。

〔二〕鼓瑟者，弦有緩急，調弦之緩急在柱之運轉。若膠其柱，則弦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於急，無活法矣。

〔3〕兵以正合，以奇變。

〔4〕難，辯折之也。

〔5〕易，輕也。

〔6〕言以何事知其不可使也。

〔7〕奉，讀曰捧。

〔8〕置，止也，廢也。置之，言廢置此事，止勿

言也。

〔9〕不稱，言不勝任也。隨坐，相隨而坐罪也。觀此，則知古者敗軍之將，罪并及其家。

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

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①易置軍吏，出兵

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②，張二奇兵以劫之。^③

趙括乘勝追造秦壁，^④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

五千人絕趙軍之后，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

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

因筑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

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

^⑤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之食，請粟於齊，王弗

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

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

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⑥且救

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⑦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

⑧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⑨前后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⑩

〔二〕齟，恨勿翻。

〔2〕佯，音羊，詐也。

〔3〕齟，恨勿翻。

〔4〕造，詣也。

〔5〕如，往也。遮者，遮斷其路。

〔6〕奉，讀曰捧；言惟恐不及也。

〔7〕史言急來攻壘，趙括為計如此耳。下言欲出而不能出，趙括自出而死，其勢可見。

〔8〕言括欲分其卒為四隊，更攻秦壘，自一隊至四隊，至五則復之，而不能出也。

〔9〕四十余萬人皆死，而獨遺小者二百四十人得歸趙，此非得脫也，白起之譎也。強壯盡死，則小弱得

歸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為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得行耳。

〔10〕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破趙括前后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四十萬人安肯束手而死邪！

周赧王 五十六年（壬寅 公元前259年）

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①司馬梗北定太原，^②盡有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

乎？」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

^③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④上

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几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⑤正月，皆罷兵。^⑥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⑦

〔一〕《史記正義》曰：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余謂秦兵已至上黨，不應復回攻絳州之皮牢。宋白曰：蒲州龍門縣，秦為皮氏縣，今縣西一里八十步古皮氏城是也。恐不可以皮氏為皮牢。

〔2〕太原，即漢太原郡地，在上黨西北。

〔3〕秦之稱王自王其國耳，今破趙國則將王天下也。

〔4〕四十九年通鑒書秦拔魏邢丘，豈其時邢丘之地固屬韓邪！

〔5〕司馬彪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注曰：今縣所治城，是也。《史記正義》曰：垣雍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

〔6〕觀此，則亦用十月為歲首，蓋因秦記而書之也。

〔7〕為秦殺白起張本。

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①虞卿謂

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余力矣，必以倦而歸也。」^②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③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

「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④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

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⑤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⑥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為也。^⑦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⑧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⑨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

秦使者已在趙矣。^⑩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

〔一〕約事，約結和之事也。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

〔二〕遺，失也。

〔三〕言無救於講和之失計也。

〔四〕緩謂趙與秦和，則天下疑趙有秦之援，將不敢乘弱而圖之。

〔五〕卿親謂趙與秦和，則天下愈疑而不肯親趙也。

〔六〕齊自宣、閔以來，親楚而讎秦，孟嘗君嘗率諸侯伐秦至函谷。

〔7〕言趙失地於賂齊，而能攻秦，取其地以償所失。

〔8〕《說文》：媾，重婚也。引易「匪寇婚媾」夫已婚而夫妻反目而不和，既而復和者為媾。此言秦、趙為寇讎而交兵，至今而復和，故以媾為言也。

〔9〕秦脅韓、魏使事秦，趙結韓、魏使親趙，是與秦易道。

〔10〕求和於趙也。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

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①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②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啁啾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③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④

〔二〕良將，謂白起也。

〔2〕於時，猶言於此時也。

〔3〕竈窗謂之突。

〔4〕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

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

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①魏王郊迎以為

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

有功。^②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

子順。^③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后謗止；^④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后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麋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麋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⑤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⑥「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

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⑦退而以病致仕。^⑧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⑨「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⑩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⑪呂望在商，^⑫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

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¹³

〔一〕之，如也，往也。

〔二〕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無任之祿，謂不任事而食祿者。

〔三〕文，姓也。越有大夫文種。

〔四〕《左傳》：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誦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褚，丁呂

翻。褚，所以貯藏衣物。《左傳》：鄭賈人欲脫智罃，將置諸褚中而出。

〔5〕麇，鹿子也，以其皮為裘。記曰：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戾，罪也。郵，與尤同，過也。章甫，殷冠。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狐裘以朝，麇裘而芾，謂芾與麇裘相稱也。刺孔子裘衣而章甫，言孔子相魯能行古之道也。麇，莫兮翻；康綿披切。芾，分勿翻；協韻方蓋翻。戾，郎計翻；康曰：力結切，曲也，音義非。

〔6〕喟然，發嘆之聲。

〔7〕尸，主也。素，空也。尸利，言仕不能行道而主於利也。素餐，言空食君之祿而不能有所為也。

〔8〕致仕，言致其仕事。

〔9〕新垣，姓也。陳留風俗傳：周畢公之后居於梁，為新垣氏，梁有新垣衍、漢有新垣平是也。

〔10〕病不可為則良醫束手，故無良醫。

〔11〕伊摯，即伊尹，伊尹五就桀，五就湯。摯，音至。

〔12〕《史記》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

〔13〕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
①乃為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復將兵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②

〔一〕四十九年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

〔二〕不任，謂不堪也。

周赧王 五十七年（癸卯 公元前258年）

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①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③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④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

〔一〕邯鄲，音寒丹。少利，謂兵頗失利也。

〔二〕校，猶部隊也。立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

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曲二百人，立侯二曲為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將，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

〔3〕自秦而攻邯鄲，有大河及王屋、太行諸山之阻。橫度曰絕。

〔4〕秦王親命之行而不肯行也。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余無可取者。毛遂自荐於平原君。①平原君曰：「夫賢

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②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③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④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⑤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曆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⑥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⑦吾乃與而君言，^⑧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

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⑨三戰而辱王之先人，^⑩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

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⑪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⑫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則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⑬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

〔一〕《姓譜》：毛本自周武王母弟毛公。

〔二〕毛晃曰：錐，銳也；又器，如鑽。囊，袋也。有底曰囊。

〔3〕以毛遂為不能而使之留也。

〔4〕毛晃曰：錐鈍曰穎。

〔5〕《索隱》曰：謂曰視而侮笑之。

〔6〕兩言，謂利與害也。

〔7〕胡，何也。

〔8〕而，猶汝也。

〔9〕事見上卷三十七年。《史記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西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七里。

〔10〕謂焚夷楚之陵廟也。

〔二〕《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豕；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

〔12〕《索隱》曰：歃血，若周禮則用珠槃。

〔13〕《說文》：錄錄，隨從之貌，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曰：錄，借字耳。

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

晉鄙將兵十萬救趙。①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

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

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

②名為救趙，實挾兩端。③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

鄆，^④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⑤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⑥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⑦今秦，萬乘

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⑧

〔二〕晉，以國為氏。

〔2〕班志，鄴縣屬魏郡。

〔3〕兩端，名為救趙，實貳於秦。

〔4〕間入，由間道而入也。

〔5〕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

上，尚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斬一人首則賜爵一級，故謂秦為上首功之國。

〔6〕醢，呼改翻，肉醬也。

〔7〕司馬彪志：河內郡蕩陰縣有牖里城，紂囚文王於此。《史記正義》曰：其地在蕩陰縣北九里。

〔8〕《考異》曰：《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謝，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慚

作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游談者之夸大也，今不取。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

魏有隱士曰侯嬴，^①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②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③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④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⑤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

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贊賓客，賓客皆驚。

⑥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

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

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

令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

乃屬賓客約車騎百余乘，欲赴斗以死於趙；過夷

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

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⑦復還見侯生。

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佗端

而欲赴秦軍，^⑧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

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⑨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⑩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⑪

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

眾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⑫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二〕洪氏隸釋有漢金鄉守長侯君之碑云：其先出自豳、岐，周文王之后，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審如是，則侯姓出於侯宣多。羸，音盈；曹植音羸瘦之羸。

〔二〕大梁，魏都。夷門，蓋大梁城北門。

〔3〕古者乘車，尊者在左；虛左以迎，尊侯生而禮之也。

〔4〕《姓譜》：朱本高陽，周封其后於邾，后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朱。

〔5〕睥睨，不正視也。

〔6〕《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偏告賓客。

〔7〕以侯生既不從行，又不為之畫計謀也。

〔8〕無他端，言無他奇策以發端也。

〔9〕《史記》曰：如姬之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進如姬。

〔10〕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漢有銅虎符。

〔二〕孫武子之言。

〔12〕椎，齊人謂之終葵。鐵椎，以鐵為之。椎殺，擊殺也；與槌同。

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

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①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二〕白起以為邯鄲未易攻，而王齕軍果不利，故以為言。

周赧王 五十八年（甲辰 公元前257年）

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①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②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卻，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③王與應侯群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一〕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師古曰：謂奪其爵，令為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也。班志，陰密縣屬安定郡，古密國，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古密須氏之國。

〔2〕汾城，即漢河東臨汾縣城也，去邯鄲尚遠。秦蓋屯兵於此，為王齕聲援。《括地志》：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三十五里。

〔3〕《水經注》：渭水故渠逕安陵南，渠側有杜郵亭，又逕渭城北。秦咸陽，漢之渭城也。《史記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時杜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里。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①

〔二〕鄭安平匿范雎以見王稽，因此入秦為相，故睢保任安平而用之。今安平降趙，故睢由此得罪。秦法保任其人而不稱者與同罪。

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①自言臯過，^②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③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④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⑤欲見之；兩人

不肯見，公子乃間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游，徒豪舉耳，^⑥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乎！」為裝欲去。^⑦平原君免冠謝，乃止。

〔一〕記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二〕皐，古罪字。秦始皇以「皐」字近「皇」字改為「罪」。

〔三〕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4〕杜佑曰：信陵君邑於今宋州寧陵縣。

〔5〕《姓譜》：薛本自黃帝，任姓之后，裔孫奚仲居薛，曆夏、殷、周六十四代為諸侯，后因氏焉。

〔6〕《索隱》曰：謂豪者舉之。

〔7〕為裝者，為行裝也。

平原君欲封魯連，^①使者三返，終不肯受。

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二〕以其折新垣衍言帝秦也。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①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②居處困不得意。

〔一〕蓋食湯沐邑於華陽，因以為號。

〔二〕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曰：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師古曰：孽庶子也。唐韻曰：猶木之有孽生也。異人於秦太子為庶子，於秦王為庶孽孫。《索隱》曰：進者，財也，宜依小顏讀為賁，古字多假借用之。

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

貨可居！」^①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

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

「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

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

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有

秦國之業，^②士倉又輔之。^③子居中，不甚見幸，

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

曰：「然則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

華陽夫人耳。^④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

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

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⑤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承間

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⑥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為子以托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厚饋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傳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

〔一〕賈人居積滯貨，伺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

〔二〕子傒，蓋秦太子之子，愛而居長者。康曰：傒，胡啟切。余謂「傒」字即《左傳》高傒之傒。陸德明曰：傒，音兮。

〔三〕《姓譜》：士姓，晉士蔭之后。

〔4〕適，讀曰嫡；下為適同。按「讀曰」，常見於古書中對假借字的注釋，即「音義同於（某字）」的意思。適，於此與嫡同音。《集韻》《韻會》「丁曆切，音的。與嫡同。」適子，今常以簡體寫成「適子」，但「適」不讀「適應」的「適」，讀「嫡」〔5〕中，讀曰仲。

〔6〕毛晃曰：絕，奇冠也，相去遼遠也。

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①知其有娠，^②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③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

者，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④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一〕「娶」字當從《史記》作「取」。

〔二〕應劭曰：娠，震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書》「娠」多作「身」，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震，不作娠。

〔三〕佯，音羊。期，讀曰晷。蓋任身十二月而生也。子政是為始皇。為呂不韋以此賈禍張本。

〔四〕楚服，為楚人之服。或曰：楚，楚盛服也。

周赧王 五十九年（乙巳 公元前256年）

秦將軍摎伐韓，^①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余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②

〔一〕摎，《史記正義》紀虯翻。康曰：居由切。
〔二〕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資治通鑒卷六·秦紀一】

●秦紀一 ①

〔一〕起柔兆惇牂，盡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

①

〔二〕陸德明曰：秦，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周宣王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丰之地賜之，列為儲候。春秋時稱秦伯。

◎秦昭襄王

①

〔一〕名稷，惠文王庶子也。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為主。通鑒以秦卒并天下，因以昭襄王系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辟地有德曰襄。以沈約謚法言之，則昭襄復謚也。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 公元前255年）

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①應侯曰：「以不懌。②王臨朝而嘆，應侯請其故。王曰：『今

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

〔二〕河東本魏地，秦取之，以其地在大河之東，置河東郡。守，式又翻。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秦法論死於市，謂之棄市。

〔三〕王稽荐范雎於秦王，雎既相秦，稽亦進用，今以罪死，故雎曰以不懌。懌，悅也。不懌，不悅也。或曰：范雎之初進用於秦，至於為相，昭襄王誠悅之也。鄭安平既降趙，王稽又得罪，雎雖為相，昭襄王臨朝接之，曰以不悅。懌，羊益翻。

燕客蔡澤聞之，^①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

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②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③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④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

^⑤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⑥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

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⑦

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羸縮，^⑧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⑨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荐於王。王

召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

〔一〕蔡，姓也，以國為氏。

〔二〕倨，居御翻，傲也。

〔三〕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孔穎達曰：吁者心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也。

〔四〕謂春生，夏長，秋就實，冬閉藏，各成其功而相代謝也！

〔五〕商君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吳起事見一卷安王二十一年。大夫種相越王句踐以雪會稽之恥，功

成不退，為句踐所殺。種，溫公音章勇翻。與，讀曰歟句，音鈎。

〔6〕謬，靡幼翻。邪，音耶。

〔7〕閔夭，周文王、武王之賢臣。閔，音宏。夭於驕翻，又於表翻。

〔8〕五星早出為嬴，晚出為縮。

〔9〕怨已讎，謂殺魏齊；德已報，謂進用王稽、鄭安平。

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①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

地利，觀敵之變動，后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求也。」^②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

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③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④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

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⑤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⑥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⑦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⑧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后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⑨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⑩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⑪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

利鋒，當之者潰。^⑫圜居而方止，則若槃石然，

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

^⑬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鯨，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⑭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

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曰明，諸侯先順者安，后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⑮

〔一〕《姓譜》：荀，本姓郇，后去「邑」為

「荀」。又晉荀林父，公侯隰叔之后。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史記正義》曰：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

〔二〕后、先，皆去聲。

〔三〕羿，古之善射者；造父，古之善御者也。羿音詣。父，音甫。

〔四〕楊倞曰：感忽，恍惚也。悠暗，謂遠視不分之貌。

〔五〕露袒，如人之支體上下無衣裳以覆蔽，裸露肉袒者也。

〔六〕滑，音骨，亂也。

〔七〕撓，攪也。

〔8〕覆，蓋也。

〔9〕康曰：將，音將帥之將。余據文義，讀如字為通。傳，音附。

〔10〕百人為卒。

〔11〕莫邪，吳之寶劍也。《說文》：莫邪，長戟也。邪，音耶。

〔12〕「兌」，劉向新序作「銳」。楊倞曰：兌，猶聚也，讀與隊同。倞，音諒。

〔13〕夫，音扶。

〔14〕字書：仇、讎，皆匹也。《說文》：仇讎也。讎，猶應也。《左傳》：怨耦曰仇。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蓋謂仇之初匹也。至於耦而成怨，則為仇

讎，校也，兩本相對，覆校是非也。殺父之人一旦相對覆校是非，則不共戴天矣。仇讎之義，至此為甚，后世率以為言。

〔15〕商頌之辭。武王，湯也。依商頌讀為。施古者軍將戰則建商。施。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

設何道，何行而可？」①荀卿曰：「凡君賢者其

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②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

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③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⑤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佣而戰之几矣。^⑥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⑦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⑧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⑩冠胄帶劍，贏二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⑪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

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⑫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陋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鱗之以刑罰。^⑬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斗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⑭是最為眾強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⑮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⑯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佣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

也。^{①7}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①8}
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①9}禮
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
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②0}故湯、武
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
^{②1}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
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
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
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
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一〕楊倞曰：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謂動用也。

〔二〕楊倞曰：下托上曰仰。

〔三〕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倞曰：技，材力賜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隆，重也。

〔四〕楊倞曰：八兩曰鎰。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朮，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

〔五〕毳，與脆同，音此芮翻。

〔六〕毛晃曰：借也，僦也。市佣，謂市人之受雇者也。

〔7〕楊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

〔8〕如淳曰：三身一，髀禪一，脰繳一，凡三屬

〔9〕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時已如此，於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強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杭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余。此皆近世教習所致。武備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案括之論詳矣；然用之則誤國喪師，不知合變，是趙括之談兵也。

〔10〕謂置戈於身之上，即荷戈也。

〔11〕中試，言程試而中度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給以田宅便利之處。冑，今之兜鍪。贏擔也。

〔12〕改造，謂更選擇也。

〔13〕，與狹同。隘，烏懈翻。楊倞曰：隱之以厄，謂隱蔽以險厄，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厄隱藏其民於厄中也。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鰍，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鰍我亦勝我。陸德明音義曰：鰍，音秋，藉也。藉則削也。

〔14〕楊倞曰：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

〔15〕四世，謂秦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

〔16〕焦熬之物至脆，投石則碎。

〔17〕楊倞曰：干賞蹈利之兵，與佣徒之人鬻賣其力而作者無異，未有愛貴其上而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逾越，極於節義，心不為非之理也。

〔18〕楊倞曰：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此數國使之危殆。

〔19〕漸，浸漬也。言勢詐功利漸染以成俗。

〔20〕謂禮義教化之所齊，以詐遇之，無不敗者。墮，讀曰隳。

〔21〕挹，一及翻，義與揖同。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荀

卿曰：「知莫大乎棄疑，^①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②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③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④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求。無欲將而惡廢，^⑤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

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

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

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⑥凡受命於主而行

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⑦群物皆正，則主

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

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

⑧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

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

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

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夫

是之謂五無曠。^⑨慎行此六朮、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一〕楊倞曰：不用疑謀，此智之大。知，讀曰智。〔二〕言不可自以為必勝。

〔三〕楊倞曰：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嚴固，則敵不得而陵奪也。

〔四〕楊倞曰：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

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

〔5〕言欲為將而惡失權，則舍己之勝算，遷就以逢君之欲矣。

〔6〕楊倞曰：至，謂守一而不變。

〔7〕楊倞曰：百官，軍之百吏也。

〔8〕楊倞曰：言必無覆敗之禍。

〔9〕曠，廢也。夫，音扶。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

曰：「將死鼓，^①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

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②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僇刃者死，奔命者貢。^③微子開封於宋，^④曹觸龍斷於軍，^⑤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謁蹶而趨之，^⑥無幽閑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⑦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⑧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

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⑨臨武君曰：「善。」

〔一〕將建旗伐鼓以令三軍之進退，死不離局。

〔二〕楊倞曰：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不獲之以為囚俘。

〔三〕楊倞曰：傚，向也，謂傚向格斗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傚，音素。

〔四〕殷紂暴虐，微子奔周。武王殺紂，封微子於宋。微子本名啟，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

〔5〕楊倞曰：說苑云：桀為天子，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當是說苑誤。按戰國時趙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同乎？《姓譜》：曹姓，本自顓頊玄孫陸終之子六安，周武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至魏武帝，始祖曹叔振鐸。

〔6〕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楊倞曰：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蹶，居月翻。

〔7〕辟，讀曰僻。

〔8〕引文王有聲之詩而言。

〔9〕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安其上，惟欲吾兵之至也。

陳囂問荀卿曰：①「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二〕囂，虛驕翻；又牛刀翻。

燕孝王薨，子喜立。

周民東亡。①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憚狐之聚。②

〔一〕義不為秦民也。

〔二〕此西周文公也，武公之子也。自赧王時，東西分治，赧王擁虛器而已。班志，河南郡梁縣有憚狐之聚。《括地志》：汝州外古梁城，即憚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所居也。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索隱》曰：憚狐聚與陽人聚在洛陽南北五十里梁、新城之間也。

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①

〔一〕魯至是而亡。莒，居許翻。

秦昭襄王五十三年（丁未，公元前二五四
年）

摎伐魏，取吳城。^①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二〕《后漢志》：河東郡大陽縣有吳山，山上有
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妃嬪於
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摎
紀虯翻。

秦昭襄王五十四年（戊申，公元前二五三
年）

王郊見上帝於雍。^①

〔二〕班志，雍縣屬扶風。秦惠公都之，有五畛，故於此郊見上帝，欲行天子之禮也。應劭曰：四方積高曰雍。凡下見上之見，音賢遍翻。畛，音止。

楚遷於鉅陽。^①

〔一〕赧王三十七年，楚自郢東北徙於陳；今自陳徙巨陽；至始皇六年，春申君以朱英之言，自陳徙壽春，則此時雖徙巨陽，未離陳地也。赧，奴版翻。郢，以井翻。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己酉，公元前二五二年）

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為元君。元君，魏婿也。^①

〔二〕婿，女夫也。妻謂夫亦曰婿。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公元前二五一年）

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①以子楚為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經人弔祠。^②

〔一〕薨，呼肱翻。七子、八子，秦宮中女官名。

〔2〕賢曰：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①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②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③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為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卿秦攻代。^④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⑥
 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燕師至宋子，
^⑦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敗卿秦、樂
 乘於代，^⑧追北五百余里，遂圍燕。^⑨燕人請和，
 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⑩燕王使將渠為相
 而處和，趙師乃解去。

〔一〕《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后。

〔二〕長平之敗，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五年。

〔三〕言其四境皆鄰於強敵，四面拒戰也。

〔四〕《姓譜》：卿，姓也。

〔5〕《姓譜》：將，亦姓也。

〔6〕蹴，踢也。綬，音受。

〔7〕班志，宋子縣屬巨鹿郡。

〔8〕樂乘，趙將也。《戰國策》曰：樂乘敗卿秦於代，當從之。

〔9〕燕都薊，趙人進圍之。

〔10〕處和者，主和也。

趙平原君卒。

◎秦孝文王

①

〔一〕《索隱》曰：名柱。諡法：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民曰文。

秦孝文王 元年（辛亥 公元前250年）

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①

〔二〕《姓譜》：周封夏后氏於杞，非為后不得封者，以夏為氏。一曰：陳夏徵舒之后。夏姬生莊襄王，故尊為太后。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①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余不下，魯仲

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②遺燕將，為陳利害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后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③聊城亂，田單克聊城。^④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富貴而詘於人，^⑤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二〕聊城在濟水之北。班志，聊城縣屬東郡。

〔2〕約之矢，謂以書圍繞束縛於矢也。

〔3〕言與其使人加刃於我，寧使我拔刃而自殺也。

〔4〕用大師曰克。

〔5〕禮記：不充詘於富貴。詘者，喜失節貌。余謂此詘即屈伸之屈。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①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②

〔一〕釐，讀曰僖。

〔二〕朱熹曰：君子，成德之名。

◎秦莊襄王

①

〔一〕本名異人，改名楚，孝文王之中子也。謚法勝敵志強曰莊。

秦莊襄王 元年（壬子 公元前249年）

呂不韋為相國。

東周君為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①周比亡，②凡有

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③

〔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周有天下，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六十余年。西周已亡，猶幸東周能守其祀，東周又為秦所滅，則盡不祀矣。《索隱》曰：既，盡也。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

〔二〕比，及也。

〔三〕班志：河南縣故邾鄢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平王居之。洛陽，周公遷殷民於此，是為成周。師古曰：谷城，即今新安。應劭曰：平陰，在平城北，故曰平陰。班志：河南郡之平縣，即

平城也。《括地志》曰：故谷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曰：在平津大河之南，魏文帝改曰河陰。劉昭曰：偃師，帝嚳所都。桀庚復南亳，是為西亳。鞏，古鞏伯國，周之東，周公所居。緱氏，周大夫劉子邑。宋白曰：緱氏，春秋之滑國。已上七邑，漢皆屬河南郡。緱，工侯翻。邾，音夾。鄆，音辱。

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

蒙驁伐韓，取成皋、滎陽，^①初置三川郡。

〔二〕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滎澤在其南。唐屬鄭州。

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①為家人。^②

〔一〕《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即其地。班志：卞縣屬魯郡。

〔二〕家人，猶今所謂齊民也。

秦莊襄王 二年（癸丑 公元前248年）

日有食之。

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

城。

①

〔一〕班志，榆次、狼孟二縣并屬太原郡。榆次，即《左傳》塗水、梗陽之地。《括地志》：狼孟故城，在并州陽曲縣東北二十六里。

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①宮室極盛。^②

〔二〕吳都姑蘇，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而吳為墟。班志：吳縣，太伯所邑，漢為會稽郡治所。句，音鈞。

〔三〕春申君相楚，楚正弱，秦正強，不能為國謀，乃營其都而盛宮室，何足道也！孔穎達曰：《爾雅》云

室謂之宮，宮謂之室。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貯物則曰室。室之言實也。

秦莊襄王 三年（甲寅 公元前247年）

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①

〔一〕齕，恨勿翻。

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①魏師數敗，

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

不肯還，②誠門下曰：③「有敢為魏使通者死！」

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

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④今魏急而公子不

卹，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⑤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驚於河外，⑥蒙驚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

〔一〕班志，高都縣屬上黨郡，汲縣屬河內郡。
《括地志》：高都縣，今澤州也。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之西南二十五里。

〔二〕信陵君留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

〔三〕誠，敕也。

〔4〕康曰：重，直用切。余按文義，當音輕重之重。

〔5〕趣，讀曰促，催也。

〔6〕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為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①秦使之守管。^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③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

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④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⑤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⑥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

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⑦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⑧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信於君，請再拜辭罪！」^⑨

〔二〕《后漢志》：汝南郡徵羌縣有安陵亭。注云：即魏安陵君所封地。《括地志》曰：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

〔二〕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叔邑。《后漢志》中牟縣有管城。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

〔3〕信陵君使安陵君遣縮高，欲使安陵以君諭其民，以父諭其子也。軍尉之執節者也。周執節以使，漢執節則使且可以專殺矣。

〔4〕之，如也，往也。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封其弟。

〔5〕太府，魏國藏圖籍之府。憲，法也。

〔6〕有常，謂有常法也。

〔7〕謂為安陵之禍也。

〔8〕芻，扶粉翻。縞，古老翻。《爾雅》曰：縞皓也。辟，讀曰避。

〔9〕安陵，受封於魏國者也，縮高，受廛於安陵者也。縮高之子不為魏民，逃歸秦而臣於秦，為秦守管

時秦加兵於魏，欲取大梁，安陵儻念魏為宗國，縮高儻念其先為魏民，見魏之危，安敢坐視而不救。公子無忌為魏舉師以臨之，安陵君則陳太府之憲，縮高則陳大臣之義以拒之，雖死不避，反而求之，可謂得其死乎！無忌為之縞素辟舍以謝安陵，吾亦未知其何所處也。

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
①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曰：「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

凡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為主。』^②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一〕信陵君殺晉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六年。

〔二〕鄭玄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記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按鄉，嚮之略筆，即今「向」字。

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①

〔二〕呂不韋封文信侯。仲父，以齊桓禮管仲禮之晉陽反。^①

〔二〕是年，秦攻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

◎秦始皇帝·上

①

〔一〕諱政，莊襄王子也。王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欲傳世以一至萬，乃除謚法，號始皇帝。

秦始皇帝 元年（乙卯 公元前246年）

蒙驁擊定之。^①

〔二〕擊定晉陽也。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①并北山，東注洛。^②中作而覺，^③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

為之。④注填闕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

畝一鐘，⑤關中由是益富饒。⑥

〔二〕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開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淮南子曰：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圖：涇水上接蔚茹水，南流至笄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邠州干州之北，又東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於渭。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峻之東仲山也。

〔二〕。師古曰：洛水，即馮翊漆、沮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來始有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后曆鄜、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

是也。漢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沮水自邠州東北來，洛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所謂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鄜，音膚。邠，彼巾翻。

〔3〕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覺露也，韓之謀露也。

〔4〕卒，終也。

〔5〕師古曰：注，引也。填闕，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咸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佑曰：古者百步為畝，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闕，讀曰淤，音於據翻。舄，鹵也。鹵，咸鹵

〔6〕饒，有余裕也。

秦始皇帝 二年（丙辰 公元前245年）

庶公將卒攻卷，^①斬首二萬。

〔二〕《索隱》曰：庶，邑名。庶公，史失其姓名，悲驕翻。卷，邑名。

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繁陽。^①趙孝

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

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

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

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

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②趙王以為老，遂不召。③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一〕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

〔二〕矢，糞也。

〔三〕郭開之間廉頗，以其仇也；其讒殺李牧，則好貨耳。讒人罔極，其禍國可勝言哉！

秦始皇帝 三年（丁巳 公元前244年）

大飢。^①

〔一〕五穀皆不熟為大飢。

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①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②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③日

擊數牛饗士；習騎射，^④謹烽火，多間諜，^⑤為約

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⑥有敢捕虜者

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

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

為吾將怯。趙王讓之，^⑦李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歲余，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⑧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強起之，^⑨李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

〔一〕班志，武遂縣屬河間國。方城縣屬廣陽國；《后漢志》作「方城」。《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

〔二〕秦置雁門郡，在代郡西南。匈奴，淳維之后本夏后氏之苗裔。《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

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獯，許云翻獫，虛檢翻。

〔3〕康曰：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莫府。莫，與幕同。一曰，莫，大也。莫府，猶言大府。

〔4〕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系辭黃帝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

〔5〕塞上置候望之地，邊有警則舉烽。《漢書·

音義》：烽，如覆米，縣着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漉米藪也，音一六翻。纂要：，淅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間諜者，使之間行以伺敵，觀其變動也。桔，吉屑翻。

〔6〕收畜產而自保也。

〔7〕讓，責也。

〔8〕《說文》：畜，許竹翻，養也。《史記正義》：許又翻，又音蓄，聚也。

〔9〕杜門，塞門以拒絕來者。

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①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②百金之士五萬人，^③穀者十萬人，^④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人，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⑤單於聞之，^⑥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余萬騎，滅禡襜，^⑦破東胡，^⑧降林胡。^⑨單於奔走，十余歲不敢近趙邊。

〔一〕言屢賞而不用之以戰也。

〔二〕車，騎皆選其堅良者。

〔三〕管子曰：能禽敵殺將者賞百金。

〔四〕彀，古候翻，張弓也。《索隱》曰：彀，謂能射者也。

〔五〕委，棄也，委之於敵也。佯，音羊。

〔六〕單於，匈奴首領之稱。班書曰：單於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於然也。單，音蟬。

〔七〕如淳曰：檐檻，胡名，在代地。班書作「澹林」。檐，都甘翻，檻，路談翻。

〔8〕東胡，其后為鮮卑、烏丸。服虔曰：在匈奴東，故曰東胡。

〔9〕如淳以澹林為東胡，以此觀之，似是兩種。

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之戎，^①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②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③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其后義渠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④遂發兵伐義渠，

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⑤筑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⑥而置云中、雁門、代郡。⑦其后燕將秦開為質於胡，⑧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余里；燕亦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⑨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距胡。⑩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二〕班志，綿諸道屬天水郡。西漢之制，縣有蠻夷曰道。《括地志》：綿諸城在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唐貞觀十七年，省秦嶺入清水縣。韋昭曰：緄戎，春秋以為犬戎。師古曰：混云夷也。《史記正義》曰：緄，

音昆，字當作「混」。余謂昆戎即周之昆夷。翟，與狄同。班志，隴西郡有狄道。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天水郡有獬道。應劭曰：獬，戎邑也。狄道，晉置武始郡。《括地志》：獬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獬，戶官翻。

〔2〕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后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晉分扶風置新平郡，治漆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唐寧、慶二州地。又班志馮翊臨晉縣，古大荔城。《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地。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在今州東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荔，力計翻。班志，安定郡

有烏氏縣。《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氏音支。班志，北地郡有有胸衍縣。《括地志》：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

〔3〕自漢北平、無終、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

〔4〕甘泉在漢馮翊云陽縣，漢起甘泉宮於此。

〔5〕隴西，唐渭州、洮州、河州之地。北地，唐慶州、寧州、鄜州、靈州、鹽州之地。上郡，唐延州、綏州、銀州之地。

〔6〕徐廣曰：五原郡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酈道元曰：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

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志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斯可矣。漢郎中侯應曰：陰山東西千余里，單於之苑囿也。孝武出師攘之於漠北，匈奴過之，未嘗不哭。則此山蓋在沙漠之南也。《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是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名曰高闕。《水經注》：河水自窳渾縣東屈而東流逕高闕南，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劉昫曰：高闕北拒大磧口三百里。杜佑曰：高闕當在丰州河西。

〔一〕《史記正義》曰：云中故城，趙云中城，秦云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漢之雁門、代郡皆在句注陁之北，唐之云、朔、蔚、新、武州即其地。

也。若唐之代州雁門郡惟崞、繁峙二縣，漢雁門郡之舊縣，其雁門縣則漢太原郡之廣武縣也，五台則漢太原之慮虜縣也。句，音鈎。陘，音刑。蔚，紆勿翻。崞，音郭。峙，音止。

[8] 《姓譜》：秦本顓頊后，子嬰既滅，支庶為秦氏，余按《左傳》魯有秦堇父，秦姓其來尚矣。燕，因肩翻。將，即亮翻。質，音致。父，音甫。堇，几隱翻。

[9] 韋昭曰：造陽，地名，在上谷。余按《漢書》所謂「上谷之斗造陽」是也。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麟州銀城縣。《史記》：燕筑長城，自造陽

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史記正義》曰：上谷，今媯州。王隱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以上谷名焉。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

〔10〕漁陽，唐薊州，檀州。北平，唐平州。遼東，其地在大遼水之東，唐嘗置遼州，又嘗為安東都護府治所。

秦始皇帝 四年（戊午 公元前243年）

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七月，蝗，疫。^①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一〕蝗子始生曰蜚，翅成而飛曰蝗，以食苗為災疫，札瘥瘟也。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①

〔一〕釐，讀曰僖。湣，讀曰閔。按釐，古音讀離，又讀僖，多音。如《韻會》：陵之切，音離。《集韻》《正韻》：虛其切，音僖。福也。

秦始皇帝 五年（己未 公元前242年）

蒙驚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

山陽等二十城；^①初置東郡。

〔二〕《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索隱》曰：燕、虛，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於虛。赧王四十二年，黃歇說秦王曰：「拔酸棗、虛桃。」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桃城，虛蓋與桃相近。《括地志》：南燕城，古燕國，滑州胙城縣是也。桃、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燕，烏田翻。虛，如字。班志，長平縣屬汝南郡。《括地志》：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雍，於用翻。《史記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山陽縣。余考之上下文，此非河內之山陽，蓋班志山陽郡之地。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①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御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

〔一〕赧王三年，劇辛自趙適燕。劇，竭戟翻。煖音許遠翻，又許元翻。赧，奴版翻。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①

〔二〕以發明年合從伐秦事。

秦始皇帝 六年（庚申 公元前241年）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①至函谷，秦師出，

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硃英（按：硃，另作朱。）謂春申

君曰：^②「人皆以楚為強，君用之而弱。其於英

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

秦逾黽阨之塞而攻楚，不便；^③假道於兩周，背

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

能愛許、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

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曰斗也。」楚於是去陳，

徙壽春，命曰郢。^④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一〕徐廣曰：壽陵在常山。《史記正義》曰：本趙邑也。余據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閑，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

〔二〕《史記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余按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又按隋志，魏州之觀城，舊曰衛國，開皇六年始更名；信都國則隋冀州也。開皇六年置武邑縣，并得觀津縣地，則觀津猶屬信都也。正義誤矣。

〔三〕劉昭曰：江夏郡鄢縣，古冥厄之塞也。《史記正義》曰：黽厄之塞在申州。張守節曰：申州羅山縣本漢鄢縣平靖關，蓋鄢縣之厄塞。《括地志》曰：石城山在申州羅山縣東南二十一里，古冥厄塞。

〔一〕郢，以井翻。

秦拔魏朝歌，^①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②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二〕朝歌，紂都，衛康叔所封也。班志，朝歌縣屬河內郡。

〔三〕班志，野王縣屬河內郡。

秦始皇帝七年（辛酉 公元前240年）

伐魏，取汲。

夏太后薨。^①

〔一〕即夏姬也。

蒙驚卒。

秦始皇帝 八年（壬戌 公元前239年）

魏與趙鄴。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秦始皇帝 九年（癸亥 公元前238年）

伐魏，取垣、蒲。^①

〔一〕蒲，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蒲子與垣縣皆屬河東郡。《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本魏地

王垣，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故城，在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垣，於元翻。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王宿雍。

己酉，王冠，帶劍。

楊端和伐魏，^①取衍氏。^②

〔二〕《姓譜》：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后并於晉，因以為氏。又晉大夫楊食我食采於楊氏，子孫以邑為氏。楊食，音嗣。

翻。

〔2〕《史記正義》曰：衍氏，在鄭州。衍，羊善

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為毐舍人者甚眾。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①為亂。^②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③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

者徙蜀，凡四千余家。遷太后於雍萑陽宮，^④殺

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之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

焦上謁請諫。^⑤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

者邪？」^⑥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⑦今死者

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

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

衣物而逃王。^⑧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

趣召鑊烹之，^⑨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劍怒而

坐，口正沫出。^⑩使者召之人，茅焦徐行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

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

⑪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⑫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⑬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⑭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一〕班志，蘄年宮，秦惠公所起，在雍。《括地志》：在岐州城西故城內。蘄，巨依翻。

〔二〕句斷。

〔三〕秦有夷三族之罪。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所謂參夷之誅也。

〔四〕萇陽宮，秦文王所起。《水經注》：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萇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后漢志》，甘亭在扶風鄠縣。萇，音倍。

〔五〕《姓譜》：周公之子封於茅，其后以國為氏。又有茅戎。邾大夫有茅地、茅夷鴻。謁，猶今之刺也。上謁者，通名而求見也。

〔6〕若，汝也。夫，音扶。

〔7〕二十八宿：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天之經星也。日、月、五星之行，躔次所舍，故謂之宿。宿，音秀。亢，音剛。參，疏簪翻。

〔8〕邑子，同邑之少年也。

〔9〕鑊，胡郭翻，吳人謂之鍋。

〔10〕沫，莫曷翻，涎也。

〔11〕蔡邕獨斷曰：陛，階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稱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

有執兵陳於階陛。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以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若今稱殿下，合下之類。

〔12〕謂嫪毐。

〔13〕質，與鑕同，職曰翻，鐵槩也。

〔14〕受事者，受所教之事也。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眾，進之，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為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①故失期而還。^②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人乎？」^③曰：「未也。」春申

君遂納之。既有娠，^④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無子，^⑤即百歲后將更立兄弟，^⑥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⑦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⑧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一〕謂謁告而歸也。

〔二〕欲以發春申君之問也。

〔三〕謂已入聘幣否也。

〔四〕娠，音身。

〔五〕周赧王五十三年，楚以春申君為相，至是二十余年。

〔六〕人謂死后為百歲后。

〔七〕言非但如此而已也。

〔八〕謹舍者，別為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

李園妹為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

有知之者。楚王病，硃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①今君處無望之世，②事無望之主，③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④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王今病，旦暮薨，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

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⑥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⑦王薨，李園先入，

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仆又善之。且何至此！」硃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后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⑧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⑨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一〕《史記正義》曰：無望者，不望而忽至。

〔二〕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也。

〔三〕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

〔四〕正義曰：謂吉凶忽為。

〔5〕不，讀曰否。

〔6〕《左傳》曰：怨耦曰仇，蓋取此義。

〔7〕班書百官表：郎掌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韓信曰：「吾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蓋戰國時置此官。

〔8〕《史記正義》曰：棘門，壽春城門名。

〔9〕俠，讀曰夾，蓋夾而刺之。魏、晉儀：衛有俠轂隊，亦曰夾轂隊。

揚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奸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①不忍誅。

〔二〕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

秦始皇帝 十年（甲子 公元前237年）

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①

〔二〕文信侯國於河南洛陽。

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間耳，^①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

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②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杜私門。^③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眾，^④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⑤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

也。」⑥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⑦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后，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一〕謂游說以間秦之君臣。

〔二〕《史記》：戎王使由余使於秦，穆公留由余而遣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乃歸由余。由余諫戎王而不聽，穆公使人要之，由余遂去戎降秦。穆公用其謀伐戎，并國十二，開地千里。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之於楚，

授以國政；奚苻其友蹇叔，穆公使人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晉惠公殺大夫丕鄭，其子豹奔秦，穆公用之。公孫支，子桑也。

〔3〕事并見前。

〔4〕夫，音扶。色，女色也。

〔5〕秦謂民為黔首。黔，其廉翻，黧黑也。

〔6〕藉，慈夜翻，假也，惜也。齎，子兮翻，時遺也；或為資，義亦通。

〔7〕班志，京兆新豐縣，秦之驪邑，古驪戎國也。驪山在其南。漢高帝七年，更名新豐。驪，呂支翻。

秦始皇帝 十一年（乙丑 公元前236年）

趙人伐燕，取狸陽。^①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②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轅陽，^③桓齮取鄴、安陽。^④

〔二〕《史記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云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康從本字，力之切。余謂康音是。《戰國策》，燕昭王攻齊陽城及狸，竊意狸即狸陽也。其地當在齊、燕境上。

〔二〕言伐燕之兵未罷而秦兵來伐也。《姓譜》：桓本自姜姓，齊桓公后，因謚為氏。余按齊桓之前有周

桓王、魯桓公，晉有桓、莊之族，而以姓桓者為祖齊桓亦不通矣。齟，丘奇翻，又去倚翻。謚，神至翻。

〔3〕徐廣曰：輶，音老，在并州。《十三州志》：輶陽在上黨西北百八十里，蓋唐樂平郡地，今之遼州也。據《十三州志》，輶，當音遼。

〔4〕鄴縣有安陽城，曹魏置安陽縣，屬魏郡。

趙悼襄王薨，^①子幽繆王遷立。^②其母，倡也。^③嬖於悼襄王，^④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⑤

〔1〕薨，呼肱翻。

〔2〕繆，靡幼翻。

〔3〕倡，音昌，妓女也。

文信侯飲醢死

義翻

竊葬計翻

其舍人臨者，皆逐

遷之。

②且曰

為遷亡趙張本

以來，

操國事不道如嫪毐、

文信侯就國歲余，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

請之。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

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

父？其與家屬徙處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秦始皇帝 十二年（丙寅 公元前235年）

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一〕鳩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二〕臨，良鳩翻，哭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①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②未見雒陽也。」

〔一〕穿，穿壁；窬，穿牆。窬，音諭，又音俞。

〔2〕「擔」，亦作「儋」，齊人名小罌為儋，音都濫翻。石，斗石也。

自六月不雨，至於八月。

發四郡兵助魏伐楚。^①

〔一〕發關東四郡兵也。

秦始皇帝 十三年（丁卯 公元前234年）

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①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②秦師敗績，^③桓齮奔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

〔一〕扈，夏有扈氏之后，音戶。輒，陟涉翻。

《后漢志》，魏郡鄴縣有平陽城。《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平陽戰國時屬韓，后屬趙。若據正義所云，則以此平陽為河東之平陽，非也。當以《后漢志》、《括地志》為正。

〔二〕《括地志》：宜安故城，在常山城縣西南二十五里。肥下，即班志真定國之肥累縣，春秋肥子之國。《括地志》：肥累故城，在城縣西七里。

〔三〕大崩曰敗績。

秦始皇帝 十四年（戊辰 公元前233年）
 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①

〔二〕《后漢志》，魏郡鄴縣有武城。《史記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城是。

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①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濫竽之學，②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余萬言。③

〔一〕古者列國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二〕班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鼂錯為申、商刑名之學，言人主不可不知朮數。張晏曰：朮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朮數，謂法制治國之朮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曰：「擅殺生之力，通雍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畢見於上，謂之朮，」與錯所言同。古法字鼂，古朝字。

〔三〕自孤憤至說難，皆韓非子篇名。《索隱》曰：孤憤者，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者，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韓非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者，言明君

執朮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者，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余謂說難者，言游說之難。溫公揚子注：說，音稅。

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

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后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揚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或曰：「非憂說之不合，非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①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②烏足愍哉！

〔一〕謂欲亡韓。

〔二〕言死猶有余罪也。

秦始皇帝 十五年（己巳 公元前232年）

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①

〔一〕番，音婆；又音槃。秦軍畏李牧，不敢戰而還。趙之所恃者李牧，而卒殺之以速其亡。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①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②

〔一〕王之父異人質於趙，生王於鄣鄆。

〔二〕為丹遣荊軻刺秦王張本。

秦始皇帝十六年（庚午 公元前231年）

韓獻南陽地。^①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二〕此漢南陽郡之地，時秦、楚、韓分有之。
魏人獻地。

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①台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②

〔二〕《史記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余謂上書代地震，則樂徐、平陰皆代地也，烏得在晉、汾二州界！《水經注》：徐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逕郎山入北平郡界。意樂徐之地，當在徐水左右。又代郡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注》曰：代郡道人縣城北

有潭，淵而不注，俗謂之平湖。平陰之地，蓋在此湖之陰也。

〔2〕毛晃曰：四方而高曰台。垣，於元翻。坼，斥格翻；《說文》：裂也。

秦始皇帝 十七年（辛未 公元前230年）

內史勝滅韓，^①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②

〔一〕《史記》本紀作「內史騰」。班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余按秦內史兼治漢三輔之地，始皇并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其一也。

〔2〕韓至是而亡。潁川郡，韓地也。韓自平陽徙都河南新鄭，韓景侯又自新鄭徙都陽翟。秦滅韓，遂以陽翟縣為潁川郡治所。

華陽太后薨。

趙大飢。

衛元君薨，子角立。

秦始皇帝 十八年（壬申 公元前229年）

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①端和將河內兵共伐

趙。^②趙李牧、司馬尚御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

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蔥及

齊將顏聚代之。③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一〕《史記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是也。余謂上地，以其地在大河上游，凡上郡抵西河之地，皆是也。應劭曰：井陘在常山郡井陘縣西，唐謂之土門。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陘，音刑。

〔二〕端和，即楊端和，此逸「楊」字。

〔三〕《姓譜》：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着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后以為氏。

秦始皇帝 十九年（癸酉 公元前228年）

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蔥，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①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②還，從太原、上郡歸。

〔二〕趙至是亡。邯鄲，音寒丹。

〔二〕王母，鄆鄆美女也，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

太后薨。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①趙公子嘉帥其宗族百人奔代，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②

〔一〕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為中山國；趙滅之，以其地為中山郡。《水經注》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唐之定州即其地也。

〔二〕上谷，燕地；秦置上谷郡；唐易州、鵠州之地。《括地志》：上谷郡故城，在鵠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①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一〕郝，音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①

〔一〕湣，與閔同。

燕太子丹怨王，^①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②

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③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④太子受而舍之。^⑤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⑥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

乃連結一人之后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

〔一〕怨王之不禮也。

〔二〕鞠，居六翻，姓也。《姓譜》云：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為氏。余謂此傳會之說也。

〔三〕康曰：惛，音昏。余謂「然」字句絕，言鞠武之計迂遠，使人悶然。恐，如字。須，待也。

〔四〕《姓譜》：周宣王封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於樊，后因氏焉。

〔五〕舍，如字，館也。

〔6〕命卒，謂命盡也。丹言樊將軍以窮來歸，當盡死以保匿舍藏之。

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①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②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荊卿留意焉！」荊軻許之。於是舍荊卿

於上舍，太子曰：「造門下，所以奉養荊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荊軻行。荊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③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荊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荊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④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

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⑤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之，⑥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⑦乃裝為遣荊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人秦。

〔一〕楚國本曰荊，此蓋楚未改國號之前受姓也。

〔二〕燕丹於禮致荊軻之初，畫兩端之策；荊軻守其初說，所以事不成。要之，戰國之士皆祖曹沫之故智，若藺相如會秦王、毛遂結從於楚之類是也。沫，音末，又讀曰劇。

〔3〕《后漢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正義》曰：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置，古督亢地也。督，都毒翻。

〔4〕搃，張鳩翻。《索隱》曰：搃，謂以劍刺其胸也。

〔5〕《索隱》曰：切，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

〔6〕《索隱》曰：焮，染也，謂以毒藥染劍鏑也。水與火合為焮。

〔一〕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才足以霑濡絲縷，便立死也。康曰：血出如絲縷也。濡，人余翻。按〔一〕「血濡縷」，即血染布絲。謂見血即死，言毒性極強。康之說未免牽強附會。

【資治通鑒卷七 秦紀二】

● 秦紀二 ①

〔一〕起闕逢閹茂，盡玄默執徐，凡十九年。

◎ 秦始皇帝·下

秦始皇帝 二十年（甲戌 公元前227年）

荊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①荊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搃之；未至身，

王驚起，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②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匕首擲王，中銅柱。^③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荊軻以徇。^④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史記正義》曰：

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

〔2〕卒，讀曰猝；后倉卒之卒皆同音。

〔3〕《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翻。

〔4〕體解，支解也。

秦始皇帝二十一年（乙亥 公元前226年）

冬，十月，王翦拔薊，^①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

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②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一〕薊，音計。

〔二〕《索隱》曰：衍水在遼東。

王賁伐楚，^①取十余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②於將軍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③

〔一〕賁，音奔，翦之子也。

〔二〕王父莊襄王諱楚，故謂楚為荊。

〔三〕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內頻陽山而名。

秦始皇帝 二十二年（丙子） 公元前225年）

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①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二〕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狼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

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①蒙恬攻寢，^②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③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

④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⑤李信奔還。

〔一〕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輿音預，《史記正義》讀如字。

〔二〕班志：汝南郡有寢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寢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丘。師古曰：寢，子衽翻。劉仲馮曰：據后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寢疑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后來并寢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寢丘，秦蒙恬攻寢即此。

〔三〕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為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為郢，則其前自

郢徙陳，亦必以陳為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即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

〔下〕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即良鄉。《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

〔5〕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然秦、漢之制，行軍亦自有都尉。

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①王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

至關，^②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③王翦曰：「不然。王怵中而不信人，^④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一〕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

〔二〕此當是出武關也。

〔三〕貸，與貸同，從人求物也。

〔四〕《史記》注：怵，音粗。徐廣曰：一作「粗」。

秦始皇帝 二十三年（丁丑） 公元前224年）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御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①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②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③殺其將軍項燕，^④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一〕挑戰者，適饒敵以求戰也。

〔二〕徐廣曰：「超」，一作「拔」。裴駟曰：據《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桀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犨「距躍三百」是也。

〔三〕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康以為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蘄，渠之翻，又音機。

〔四〕項燕，項梁之父也。

秦始皇帝 二十四年（戊寅 公元前223年）

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①

〔一〕楚至是亡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后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

秦始皇帝 二十五年（己卯 公元前222年）

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①

〔一〕燕至是亡。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①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

〔二〕忽諸，言忽然而亡也。

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①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

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

〔一〕熾，尺志翻。焱，弋瞻翻。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①復言、重諾，非信也；^②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③

〔一〕蒲，手行也。伏，伏地也。

〔二〕復言，謂言必信而可復也。重諾，重然諾也。

〔3〕白公勝欲報其父讎，不勝其忿，以及其叔父事見《左傳》。

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①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②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③善哉！

〔一〕漢鄒陽曰：荊軻湛七族。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王，其族坐之湛沒。

〔二〕要離，吳人，為吳王闔閭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

①

《爾雅》疏：，即螫。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謂之螫，趙、魏之間謂之。音朱；螫，音矛。靡，溫公揚子注，音如字。康美為切，謂糜爛也。余謂康音義俱非。聶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

〔3〕吳祕曰：荊軻，以君子之道類之則盜爾。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①

〔二〕嘉奔代，見上卷十九年趙既不祀。

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二〕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后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恕曰：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因名其山曰會稽，猶言會計也。

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①事秦謹，與諸侯信；齊

亦東邊海上。^②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

「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③多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

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一〕君王后，太史女，襄王后。

敷

〔二〕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為邊也。或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

〔三〕《姓譜》：后本邱氏，其后去「邑」。《史記正義》曰：勝，音升。

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①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②齊王還車而反。

〔二〕《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萩。杜預曰：雍門，齊城門也。《經典釋文》：雍，於用翻；康於龍切，非也。

〔三〕孟子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

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四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①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②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③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④如此，

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一〕「甄」，當作「鄆」。

〔二〕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

〔三〕城南下，即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

〔四〕楚攻秦自南陽入武關。

秦始皇帝 二十六年（庚辰 公元前221年）

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

①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②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奸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③

〔一〕格，如字，止也，斗也。

〔二〕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今衛州有共城縣。

〔三〕《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其善否也。齊田氏亡。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向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里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
 ①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②自
 稱曰「朕」。③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④制曰：「
 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
 謂。自今以來，除謚法。」⑤朕為始皇帝，后世以
 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二〕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
 辛、唐堯、虞舜為五帝。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曰：伏
 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
 舜為五帝。孔穎達曰：鄭玄注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
 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

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

〔2〕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上，唯天子得稱之。

〔3〕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

〔4〕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自漢高帝以尊太公，此後不復為追號。

〔5〕周公作謚法，緣行之美惡以立謚。如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之，畏后人加己以惡謚也。謚，神志翻。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①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②

〔一〕所謂終始五德之運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嚳又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為周得火德，蓋以火流王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衍之說以為終始秦當以土為行。今始皇以水勝火，自以水為行，所謂推五勝也。漢初以土為行，蓋亦祖衍之說也。

〔二〕改年句斷。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

為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為歲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為行，故色尚黑。水成數六，故以六為紀

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①不為置

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

斯曰：^②「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后屬

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③天下無異意，則安寧

之求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

斗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

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一〕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為荊。《索隱》曰：丞相綰，姓王。

〔二〕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

〔三〕易，以鼓翻；《史記正義》音以職翻，非也。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①

〔二〕裴駟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

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巨鹿、邯鄲、上黨、太原、云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班書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始究翻。監去聲；康又居銜切。余謂守、尉、監，官名也，當從去聲；若監郡之監則從平聲。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陸德明釋文：監，古暫翻；監於，古銜翻；可以知矣。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①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②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杰於咸陽十二萬戶。^③

〔一〕鑿與虞同，音巨。虞者所以懸鐘，橫曰筓，植曰虞。

〔二〕《史記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器，鑄而象之，所謂「金狄」也。

〔三〕按鑿，同虞，音具。

諸廟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①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②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③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人之。

〔一〕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皇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增而廣之。

〔二〕程大昌雍錄曰：咸陽北阪，漢武帝別名渭城阪，即九峻諸山麓也。

〔三〕徐廣曰：雍門在高陵縣。《史記正義》曰：在今岐州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左輔都尉治焉；雍縣屬右扶風。二說相去何遠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但長安本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渭城與長安相去雖不遠，然秦時長安未有十二門也。豈作史者因漢之雍門而書之歟！涇、渭，言涇、渭之交也。復，

與復同，音方目翻。復道，閣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復。

秦始皇帝 二十七年（辛巳 公元前220年）

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

①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②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③

〔一〕范史隗囂傳：王孟塞雞頭道。賢注曰：在原州高平縣西。《括地志》：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

賢曰：回中在汧。《括地志》：回中宮在雍西四十里。《史記正義》曰：言始皇西巡，出隴右，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之回中宮也。余謂上書巡隴西、北地，則先至原州之雞頭山而還過回中，道里為順。若出成州之雞頭，則須先過回中而后至雞頭。以書法之前后觀之，居然可見。

〔2〕作宮已成而更名也。《索隱》曰：言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中宮曰天極，是也。

〔3〕《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一名云陽宮。

《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始皇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周匝十余里，漢武帝廣之，周十九里。又黃圖曰：咸陽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鄠、杜，東

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聯望相屬。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劭曰：筑垣牆如街巷。甬，余隴翻。賈山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穎達曰：馳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

秦始皇帝 二十八年（壬午 公元前219年）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

①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②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秸。」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③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④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⑤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

〔二〕班志：魯國鄒縣，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遷於繹，即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里。嶧，音亦。

〔2〕孔穎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

〔3〕《括地志》：泰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一曰岱宗。服虔曰：封者，增山之高；禪，廣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以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除地為壇；后改為壇，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除地為壇；后改為壇，為「禪」。晉太康地記曰：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壇於梁父以祭地，示廣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於泰山之上者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着己之功跡以自勸也。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惡，烏路翻。師古曰：蒲車，以蒲裹

輪。「菹稽」，班志作「苴稽」。如淳曰：苴，讀如租稽；讀曰戛。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本作「菹」，假借用。應劭曰：稽，本，去皮以為席。紂，與黜同，黜退也。

〔4〕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班志，泰山郡有梁父縣。師古注曰：以山名縣。《括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父，音甫。

〔5〕班表：奉常之屬有雍太祝令、丞，蓋漢仍秦制也。秦作時於雍以祀上帝，今采其禮以為封禪禮。

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①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頌德，明得意。②

〔二〕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八神齊自太公以來祠之。

〔二〕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琅邪台在勃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台。越王句踐徙琅邪，作觀台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萬家於台下。是其所作因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台於山上，謂之琅邪台。邪，音耶。大樂之，樂琅邪之風景也。

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术，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①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人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舡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②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③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舡交海中，皆以風解，^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二〕《道經》：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如火仙也。張曰：羨門子高，仙

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骨化去。迂，羽俱翻。又憂俱翻。

〔2〕太史公曰：嬴姓分封者為徐氏。《姓譜》曰：皋陶子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

〔3〕齊戒之齊，讀曰齋。

〔4〕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而至」。自解猶今言分疏。

始皇還，過彭城，^①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②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③之衡山、南郡。^④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几不

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⑥遂自南郡由關武歸。

〔一〕班志，楚國有彭城縣，古彭祖國。

〔二〕《水經》：泗水出魯國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又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為宋太丘社亡而周鼎沒於泗水中，故祠泗水，欲出周鼎。

〔三〕《水經》：淮水出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行三千余里。

〔4〕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括地志》：衡山，一名岫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為荊州江陵府之，往也。

〔5〕班志：湘水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朔山，北至酃入江。《括地志》：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荊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而名。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為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

〔6〕赭，音者，赤也。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①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

〔二〕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

秦始皇帝 二十九年（癸未 公元前218年）

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①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②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一〕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有博浪沙。《索隱》曰：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師古曰：「狼」，音浪。《史記》作「浪」，正義音狼。

〔二〕狙，獾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恕翻，又千余翻。《索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即副車，奉車即御而從后。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

始皇遂登之罘，^①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人。^②

〔一〕班志：之罘山在東萊睡縣。《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

〔二〕旋，即還字。之，往也。

秦始皇帝三十一年（乙酉 公元前216年）

使黔首自實田。^①

〔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秦始皇帝三十二年（丙戌 公元前215年）

始皇之碣石，^①使燕人盧生求羨門，^②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人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③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二〕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穎曰：碣石在遼西郡綦縣。酈道元曰：濡水至綦縣碣石山。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埵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名天橋柱。碣，音桀。

〔2〕《姓譜》：姜姓之后，封於盧，以國為氏。

〔3〕錄圖書，如后世讖緯之書。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年）

秦始皇帝 三十三年（丁亥 公元前214

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為兵，^①略取南越陸梁地，^②置桂林、南海、象郡，^③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④

〔二〕賈誼曰：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婿，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肱贅也。轉貨販易者為商，坐市販賣者為賈。贅，之銳翻。

〔2〕《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地。班表，漢高帝功臣有陸量侯須無，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如淳曰：陸量，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也。

〔3〕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間無雜木，冬夏長青，葉長尺余。文穎曰：桂林，今郁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郁林也。南海郡，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韋昭曰：今日南是也。

〔4〕所謂謫戍也。晉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

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古以裴說為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筑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①暴師於外十余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②

〔二〕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

北流；北過朔方、遼渾間，方屈而東南流，逕高闕南；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因以為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北曰袤，音茂。迤，以支翻。

〔2〕暴，讀如字；劉伯莊音仆。《括地志》：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秦始皇帝 三十四年（戊子 公元前213年）

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①筑長城及處南越地。

〔二〕覆獄者，奏當已成而覆按之也。故者，知其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誤出入也。

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

之；^①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②有敢偶語

《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③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一〕此燒列國《史記》也。

〔二〕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并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并收之也。

〔三〕應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

魏人陳余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①

〔一〕孔鮒，孔子八世孫，字子魚。鮒，音附。

秦始皇帝 三十五年（己丑） 公元前212年）

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陽，^①塹山堙谷^②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二〕班志，云陽縣屬馮翊。

〔2〕塹，七艷翻。堙，音因。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①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②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③隱宮、徒刑者七十余萬人，^④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擲，寫蜀、荊地材，^⑤皆至，關中計宮三百，^⑥關外四百余。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

⑦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云陽，皆復不事十歲。

⑧〔一〕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曰阿房廣也。《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基旁，天下謂之阿房。《括地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一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南面也。

〔二〕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連延至巖嵒、九峻為北山；自終南、太白連延至商嶺為南山。

〔三〕天官書曰：天極后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為天極。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

〔4〕《史記正義》曰：余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者，有罪既加刑，復罰作之也。

〔5〕康曰：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即前寫放宮室之「寫」，讀如字。

〔6〕或曰：「皆至」當屬上句。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余里。

〔7〕班志：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闕。

〔8〕復，方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徵役之事。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①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②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

〔一〕康曰：稱，去聲；不稱，不愜意也。余謂康說非也。始皇初并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耳。

〔二〕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畤縣。《括地志》：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錄曰：唐奉天縣有梁山，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①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②於是御史悉案問諸生。③諸生傳相告引，④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益發謫徙邊。始皇長

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⑤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⑥

〔一〕誹，敷尾翻。

〔二〕廉，察也。秦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

〔三〕秦置御史，掌討奸猾，治大獄，御史大夫統之。

〔四〕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引丙也。

〔五〕誦孔子之言以為法也。

〔六〕為胡亥奪嫡殺扶蘇張本。

秦始皇帝 三十六年（庚寅 公元前211年）

有隕石於東郡。^①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②

〔一〕東郡，本衛地，秦徙衛於野王，以其地置東郡。

〔二〕燔，音煩，爇也。

遷河北榆中三萬家；^①賜爵一級。

〔一〕河北，北河之北也。

秦始皇帝 三十七年（辛卯 公元前210年）

冬，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①始皇二十余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

〔二〕去疾，姓馮。

十一月，行至云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①

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②至錢唐，^③

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渡。^④

上會稽，^⑤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頌德。還，

過吳，從江乘渡。⑥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⑦

見巨魚，射殺之。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⑧

〔二〕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之。酈道元曰：營水出營陽郡泠道縣南留山，西流逕九疑山。其山磐棋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岩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游者疑焉，故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峰相似，故名。元次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四州各近一隅。《九域志》曰：九疑在道州，舜陵在女英峰下，九疑之第六峰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九疑山。《山海經》曰：舜之

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也。

〔2〕按 丹陽，古亦作「丹楊」。

〔3〕《史記正義》曰：《括地志》：海渚，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字誤。藉，秦昔翻。柯，音歌。班志：丹陽縣，秦屬鄣郡。《括地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縣屬會稽郡，漢西部都尉所治。唐為杭州治所。

〔4〕所謂水波惡處，則今之由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 中渡，則今富陽、分水之間。徐廣曰：蓋在余杭也。顧夷曰：余杭，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

[5] 班志：會稽山在會稽郡山陰縣南，有禹冢、禹井。

[6] 江乘縣，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括地志》：江乘故縣城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

[7] 并，步浪翻。𡗗，音浮。

[8] 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后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弘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余按公孫弘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鄉，則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篤馬河至平原東北入海。此蓋津渡處。

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軍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

①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②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③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一〕班書百官表：太仆，秦官，其屬有車府令。

〔二〕《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丘宮平台之中

〔3〕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如淳曰：輜輶車，其車廣大，有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漢制：大行載輜輶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壁交路四角金龍飾，銜璧，垂五采飾羽流蘇，前后云畫帷裳；櫛文畫曲輻，長與車等。太仆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史記正義》曰：棺，音館，又古玩翻。輜，音溫。「涼」，一作「輶」，音同。

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在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隱宮，^①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

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②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③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

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⑤數以不能辟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⑥

〔一〕康曰：余刑顯於市朝，宮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

〔二〕雅，素也。

〔三〕長子，謂扶蘇。

〔4〕通侯，漢曰徹侯，亦曰列侯。應劭曰：通，亦徹也；通者，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

〔5〕更，改也。

〔6〕屬，之欲翻，付也。

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系諸陽周。

①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②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系諸代。③

〔二〕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屬，之欲翻。今按天寶元年，改羅川縣為真寧縣。

〔二〕班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又，漢王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已屬吏，恐其軍有變，故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之護諸將也。

〔3〕據地理，代距沙丘甚遠。蓋毅還至代，即就系之。

遂從井陘抵九原。①會暑，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②從直道至咸陽，發喪。③太子胡亥襲位。

〔一〕班志：井陘在常山石邑縣西。《史記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

〔二〕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班書貨殖傳：魷鮑千鈞。師古注曰：魷，膊魚也，即今之不着鹽而干者也。鮑，今之魚也。而說者乃讀鮑為鮑魚之鮑，失義遠矣。鄭康成以鮑於室干之，亦非也。室干之，即鮑耳。

蓋今巴、荊人所呼鯁魚者是也。秦皇載鮑亂臭者，則是魚耳；而室干者，本不臭也。鮑，白卯翻。鯁，音接。於業翻。鮓，五回翻。蒲北翻。鯁，居偃翻。

〔3〕直道，即三十五年蒙恬所除者。

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①奇器珍

怪，徒藏滿之。②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

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③上具

天文，下具地理。后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

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

事盡，閉之墓中。④

〔一〕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余謂錮者，治銅錮塞之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數言之。

〔二〕謂徙府庫之物以實陵便房中。

〔三〕康注引劉伯莊云：機相灌輸，以防穿近者。

予按文勢，自機弩至輒射之，文意已足；機相灌輸，是承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之意，作如是觀，文意甚順。

〔四〕藏重即泄，謂工匠若更為第二重機藏，與外人近，即泄其所以為機藏之事，故大事盡則皆閉之墓中大事盡，句絕，謂既下窆，則送終之大事盡也。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

「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

而用后勝，卒皆亡國。^①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②今臣將兵三十余萬，身雖囚系，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一〕二事并見前。

〔二〕恬祖驚、父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

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尸有余，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秦二世皇帝·上^①

〔一〕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秦二世皇帝 元年（壬辰 公元前209年）

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并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

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①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

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於是公子

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杜，^②財物入於縣官，^③相連逮者不可勝數。^④

〔一〕康曰：上音缺；下丘逆翻。余謂決，如字，決，裂也；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喻狹小也。

〔二〕《索隱》曰：砒，貯格翻；《史記正義》音宅，與礫同，謂礫裂支體而殺之；溫公類篇音竹格翻，礫也。杜，故周之杜伯國。班志，杜縣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

〔三〕漢謂天子為縣官。此縣官，猶言公家也。

〔七〕言事相連及皆逮之。貢父曰：其人存，直追取之曰逮；其人亡，則討而捕之。逮，易辭；捕，加力也。

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后。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①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

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人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二〕言不敢挾親親之恩廢為臣之節，何得以此罪加之！

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①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谷。

〔二〕《史記正義》曰：下，戶嫁翻。調，徒釣翻。謂下郡縣而調發之也。余謂下，讀如字亦通。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①是時，發間左戍漁陽，^②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③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④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

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⑤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蕲，蕲下。^⑥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蕲以東，攻銓、鄆、苦、柘、譙，皆下之。^⑦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余，卒數萬人。攻陳，陳守、陳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⑧

〔二〕《史記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班志，屬潁川郡。陽夏縣屬淮陽國。《括地志》：陳州太康縣，

本漢陽夏縣地。槃洲洪氏曰：陽夏鄉去太康縣三十里。夏，音賈。班志，蘄縣屬沛郡，有大澤鄉。

〔2〕鼂錯曰：秦以謫發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后以嘗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后入閭取其左。《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班志，漁陽縣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檀州密云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

〔3〕師古曰：人所聚為屯。長，帥也。

〔4〕師古曰：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

〔5〕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項燕也。

〔6〕收大澤鄉之兵以攻蕘也。

〔7〕班志：符離、銓、酈、譙屬沛郡。《姓譜》

葛國既滅，其后以國為氏。柘，苦二縣屬淮陽國。宋白曰：柘縣，古襄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為柘縣，以邑有柘溝而名；唐為宋州柘城縣。亳州真源縣，古苦縣地。徇，辭峻翻，略地也。銓，竹乙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酈字為之，音嵯。王莽改縣為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苦，音怙。

〔8〕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記正義》曰：今陳州城本楚襄王所筑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鑒「尉」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候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

初，大梁人張耳、陳余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余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①里吏嘗以過笞陳余，陳余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②吏去，張耳乃引陳余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余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余詣門上謁。^③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杰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余。耳、余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

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后，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則野無交兵，^④縣無守城，^⑤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⑥

〔一〕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余以卑賤自隱。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

〔二〕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亢也。躡，尼輒翻，躡其足也。咎，丑之翻。

〔三〕陳勝，字涉。

〔4〕六國皆為與國，則兵不交鋒於野矣。

〔5〕諸縣皆畔秦復為六國，無復為秦守城者。

〔6〕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已為秦所滅，今立楚為張。

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后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

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①

〔一〕吳廣，字叔。滎陽縣屬三川郡。

張耳、陳余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①以張耳、陳余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②

〔二〕《姓譜》：武姓，宋武公之后。余謂自有諡法，以武為諡者多矣，而必以武姓為宋武公之后，何拘也！唐志氏族以為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此由武后而傳會為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惇煌長史武班碑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析分，因以為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后；或言第十一子聃季載之后。

〔二〕予，讀曰與。

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①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

〔二〕殷王武丁封叔父於河北，是為鄧侯，后因氏焉。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九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布；漢高祖更名淮南國；武帝復曰九江郡。

葛嬰至東城，^①立襄強為楚王。^②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強還報。陳王誅殺葛嬰。

〔二〕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二〕《姓譜》：襄，魯莊公子襄仲之后。

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①

〔二〕《索隱》曰：房，邑名；爵之於房，號曰房君。上柱國，楚爵之尊者。蔡，以國為氏。

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①至諸縣，說其豪杰，豪杰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余城。余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

陽。②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④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硃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一〕師古曰：白馬津在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徵記曰：白馬故城即衛之漕邑。

〔二〕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劭曰：在范水之陽。

〔三〕蒯徹，即蒯通，班書避武帝諱，改「徹」為「通」。蒯，丘怪翻，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蒯得〔四〕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則加以鳥羽插之，所以示急疾也。

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①「臣聞兵法：『不

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②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

〔二〕鮒，魏相子順之子，孔子八世孫，即前藏書者也。

〔二〕跌，踢而踣也。

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①二世乃大驚，與群臣謀曰：「奈何？」

少府章邯曰：^②「盜已至，眾強，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

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③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④周文走。

〔一〕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丰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新丰東南三十里。

〔二〕班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賦以給共養。《姓譜》：齊人降鄣，子孫去邑為章氏。

〔三〕秦之刑徒已論者，輸作驪山。

〔四〕服虔曰：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仲馮曰：人奴一物，產子又一物。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

張耳、陳余至邯鄲，聞周章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余為大將軍。

①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

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系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余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

代，南收河內以自廣。^②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廩略上黨。

〔二〕班表：前、后、左、右將軍，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大將軍比三公。

〔三〕燕，涿郡以北之地。代，常山以北之地。河內本魏地，時屬河東郡。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①下相人項梁起

兵於吳，^②狄人田儋起兵於齊。^③

〔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以擾龍事孔甲，為豢龍氏。及晉，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漢改泗水郡為沛郡，治相城，故以沛縣為小沛沛，博蓋翻。漢高帝事始此。

〔二〕班志，下相縣屬臨淮郡。《索隱》曰：按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縣；於相水下流置縣，故曰下相。《括地志》：下相故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為楚將，封於項，子孫以邑為氏。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

〔三〕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儋，音丁甘翻。

劉邦，字季，為人隆准、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①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②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③

〔二〕服虔曰：准，音拙。應劭曰：隆，高也。准，頰權准也。顏，額頰也。李斐曰：准，鼻也。文穎曰：音准的之准。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准頰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准。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字，豈當借准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為黥子，吳、楚俗謂之志；志者，記也。

〔2〕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

〔3〕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單，音善。父，音甫。妻，七細翻。呂公女，是為呂后。

既而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澤中亭，止飲，^①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余人。

〔一〕應劭曰：沛，縣也；丰，其鄉也。孟康曰：后沛為郡而丰為縣。師古曰：丰本沛之聚邑耳。

劉季被酒，①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②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③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

〔一〕師古曰：被，加也；被酒，為酒所加也。

〔二〕嫗，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又

作畦畦，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后，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

〔3〕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城縣，漢芒縣地。《括地志》：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碭山在縣東。芒，音忙。碭，音唐；師古又音宕。

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①「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

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后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②欲誅蕭、曹。蕭、曹恐，逾城保劉季。^③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④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

〔一〕據曹參傳曰：參為椽，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姓譜》：宋支子食采於蕭，后因為氏此。

〔二〕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音狩。后皆類此。

〔三〕言投劉季以自保也。

〔七〕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葉公、魯陽公之類是也。今立季為沛公，用楚制也。

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

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余，力能扛鼎，^①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②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

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③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④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⑤一府中皆懾伏，莫敢起。^⑥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⑦籍是時年二十四。^⑧

〔二〕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

〔2〕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月始曰太守。《姓譜》：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為氏。

〔3〕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4〕《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系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

〔5〕言所殺自數十至百人也。

〔6〕《說文》曰：惛，失氣也，音之涉翻。

〔7〕下縣，會稽管下諸縣也。師古曰：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

〔8〕項籍始此。

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強，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①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②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

〔二〕周市，魏人。

〔2〕詳，讀曰佯，詐也。應劭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廷，縣廷也。

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杰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

趙王與張耳、陳余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
①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

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
②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余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

耳、陳余，杖馬箠^③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將相終已邪？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④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一〕師古曰：謂投間隙而微出。

〔二〕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音斯。

〔3〕箠，馬撾也。

〔4〕參，猶三也。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為王。^①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后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

〔二〕寧陵即漢之寧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寧陵城，古寧陵也。

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①

〔二〕周之列國，衛最后亡。

【資治通鑒卷八 秦紀三】

● 秦紀三 ①

〔一〕起昭陽大荒落，盡閼逢惇牂，凡二年。

◎ 秦二世皇帝·下

秦二世皇帝 二年（癸巳 公元前208年）

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丰，^①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丰。^②十一月，沛公

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③

〔一〕泗川郡即泗水郡。秦，郡置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

〔二〕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姓，周文王子雍伯之后。

〔三〕壯者，泗川守之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

《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戚，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

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司馬掌兵，周之夏卿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卿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后復分為左、右；又其后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

周章出關，止屯曹陽，^①二月余，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余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

〔二〕晉灼曰：曹陽亭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

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①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②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③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④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⑤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

〔一〕秦滅周置三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捍楚。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后徙滎陽。

〔二〕周章，即周文。

〔三〕遺兵，留兵也。

〔4〕陳涉之自王也，以吳叔為假王。

〔5〕師古曰：矯，托也，托言受王令也。

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①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②章邯別將擊破之。銓人伍逢將兵居許，^③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一〕周宣王狩於敖。《左傳》：晉師在敖、鄩之間。《后漢志》：滎陽有敖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

〔2〕師古曰：郟，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非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郟別是地名；或恐

「郟」當作「郟」，郟是郟鄠之地。《史記正義》曰：郟是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縣相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為河南之郟鄠，正義以為汝州之郟；時章邯兵至滎陽，則已過郟鄠而東矣，正義之說近之。

〔3〕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伍奢。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潁川；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為許州。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①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

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朮者也。②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④夫不能修申、韓之明朮，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朮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后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

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一〕誚，七笑翻，責也。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因之。

〔二〕《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三〕睢，謂肆情放縱也。

〔四〕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職日翻。梏，姑沃翻。

趙李良已定常山，^①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

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②秦將

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余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③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余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④

〔一〕去年，趙王使李良略常山。

〔二〕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陘，音刑。

〔三〕拜謁而起，顧從官而慚也。

〔四〕以故者，以此故也。

陳人秦嘉、符離人硃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①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陳」當作「凌」；陳勝傳作「凌人秦嘉」秦，姓也；春秋時，魯有秦堇父。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即秦郯郡。余按裴駟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郯郡，漢東海郡則治郯耳。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①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

〔二〕時章邯為上將，將兵東討，故使欣為長史以佐之。據頸籍傳，翳為都尉。《姓譜》：颺叔安裔子董父好龍，帝舜嘉焉，因賜姓董。

臘月，^①陳王之汝陰，^②還，至下城父，^③其

御莊賈殺陳王以降。初，陳涉既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硃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輒系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

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④

〔一〕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

〔二〕之，往也。

〔三〕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

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父，音甫。

〔四〕史言陳王棄其親故，遂死於莊賈之手，故先以故人二字發其端，乃及慢其妻父事，次及客事。客先與陳王佣耕，及其據陳而王，遮道求見，陳王載與俱歸。

后以客言其故情，遂殺之。輕威者，言輕其為君之威重也。顓，與專同。

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①起新陽，^②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

〔一〕魏有蒼頭二十萬，蓋前乎此時已有蒼頭軍矣。應劭曰：時軍皆着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識別也。

〔二〕班志，新陽縣屬如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

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

魏周市將兵略地丰、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丰降魏。^①沛公攻之，不克。

〔二〕雅，素也。

趙張耳、陳余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

客有說耳、余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

難可獨立。立趙后，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

趙歇。春，正月，耳、余立歇為趙王，居信都。

①

〔二〕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為信都縣，屬信都國；后漢復曰襄國。

東陽寧君、秦嘉①聞陳王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②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③田儋殺公孫慶。

〔一〕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臣瓚曰：陳勝傳：「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於郟，號秦司馬右校復攻隳縣君。東陽甯將軍走，秦嘉又復聚，師士曰興番盜黠說在相遇陽者③攻擊秦左，甯校者姓甯，時號為君。《姓譜》：衛卿甯氏之后；又晉有甯嬴，以邑為姓。

〔二〕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濟州縣；定陶，今曹州縣。方與，音房預。

〔三〕首事，謂最先起兵伐秦。

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

〔一〕《索隱》曰：左、右校，即左、右校尉。

〔二〕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徼，工堯翻。余謂從如氏之說，當音於堯翻。

〔三〕番，即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於江中，番陽令吳芮妻之以女，故謂番盜。

黥布者，六人也，^①姓英氏，^②坐法黥，以刑

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

豪杰交通，乃率其曹耦，^③亡之江中為群盜。番

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

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一〕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縣，屬九江郡；漢屬六安國。《括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丰縣南百三十里。宋白曰：今蘄州東廣濟縣即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

〔二〕《姓譜》：英出自偃姓，皋陶之后封於英，因以為氏。

〔三〕曹，輩也。

楚王景駒在留，^①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②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

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③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④

〔一〕班志，留縣屬楚國。《括地志》：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

〔二〕廐將蓋掌馬。

〔三〕省，悉井翻，察也；后以義推。

〔四〕張良從沛公始此。

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丰。時章邯司馬尸二將兵北定楚地，^①屠相，至碭。^②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戰蕭西，^③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

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④還擊丰，不下。

〔一〕師古曰：尸二，古夷字。類篇曰：古仁字；又延知翻。

〔二〕班志，相縣為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九十里。

〔三〕班志，蕭縣屬沛郡；唐屬徐州。蕭西，謂在蕭縣之西。

〔四〕班志，下邑縣屬梁國。

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①聞陳王

敗走，章邯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

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②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③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兵屬梁。

〔一〕廣陵縣屬九江郡。班志為廣陵國都；唐為揚州。《姓譜》：召姓，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后。召，寔照翻。

〔二〕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后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水經注》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為東陽郡。〔三〕蘇林曰：令史，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

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①

〔一〕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后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

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①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②

〔二〕胡陵即湖陸，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

〔三〕梁地，故魏地也。

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①項梁使別將朱雞石、余樊君與戰。余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②

〔一〕班志，栗縣屬沛郡。

〔二〕《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

沛公從騎百余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丰，拔之。雍齒奔魏。

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①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

〔二〕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許州縣。

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①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②至今。^③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④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⑤以君世世楚將，為能

復立楚之后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⑥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⑦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一〕班志，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即夏桀所奔地。晉灼曰：鄭，音剿絕之剿。師古音巢。

〔二〕事見四卷周赧王十九年。

〔三〕當屬上句。

〔四〕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漢

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

〔5〕師古曰：蠭，古蜂字；蠭起，如蠭之起，言其眾也。一說：蠭，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爾雅翼》曰：蠭，近其房，輒群起攻人，故曰蠭起之將。

〔6〕徐廣曰：順民望，以其祖謚為號。

〔7〕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阮勝之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屬泗州。音吁怡。

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

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
余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
兵潁川。^①

〔二〕潁川，故韓地，秦置郡。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①魏
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
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
於臨濟下。^②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
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
千人，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余兵，東走東

阿，^③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間為將，以距諸侯。

〔二〕《后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水經注》曰：田儋死處。《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又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余按正義所云臨濟，乃田儋所起狄縣地也，非魏王咎所居臨濟也。《后漢志》及《水經注》為是。

〔二〕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繡結於項。繡結礙也，絜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銜，戶緘翻。繡，音獲。絜，音頡。

〔3〕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

秋，七月，大霖雨。①武信君引兵攻亢父，②聞田榮之急，乃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③楚軍軍濮陽東，④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⑤守濮陽，環水。⑥沛公、項羽去，攻定陶。

〔一〕雨三日以往為霖。

〔二〕亢父，音抗甫。

〔3〕《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余按班志，濟陰成陽縣有雷澤。此成陽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

〔4〕班志，濮陽縣屬東郡。《括地志》：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音卜。

〔5〕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

〔6〕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

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

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①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②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③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④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

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⑤事皆決於趙高。

〔一〕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掌郎內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祿勳。

〔二〕謂少年，此云春秋多也。

〔三〕譴，去戰翻，責也。

〔四〕蔡邕曰：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

〔五〕班表：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卿、大夫、將軍、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后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

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①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閑。」^②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閑，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閑，可奏事。」丞相至

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閑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③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④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⑤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一〕繇，讀曰徭，役也；古字借用。

〔二〕閑，古覓翻，隙也；又讀曰閑，余暇也。

〔三〕少我，謂輕我以為幼少也。固我，謂輕我以為固陋也。

〔四〕事見上卷始皇三十七年。與，讀曰預。

〔五〕傍縣，近縣也。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陽城人；汝南、潁川相近也。

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

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卒弑齊簡公而取齊國，^①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②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③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④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

〔一〕事見《左傳》。

〔二〕言趙高居中用事，其位列權勢次於人主也。

〔三〕《索隱》曰：「一作「起」，并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按表：韓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說非也。余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其臣必有韓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鑒不遠」也。《索隱》於數百載之下議其說為非，可乎！

〔四〕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也。

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并起，秦發兵追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①稅賦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②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③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

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余，^④不勝痛，自誣服。^⑤

〔一〕戍，徵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勞苦也。

〔二〕謂君臣之勢，上之所主者重則下之勢輕，主重，猶言居重也。重，如字；康直龍切，非也。

〔三〕言尚何事於法也。

〔4〕榜，音彭，笞擊也。掠，音亮，考箠也。

〔5〕自誣以反而服其罪也。勝，音升。

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狹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斗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①南定北越，以見秦之強。更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

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二〕貉，莫客翻，北方國，多種。

趙高使其客十余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①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

后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更言。辭服，奏當上。^②二世喜曰：「微趙君，几為丞相所

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職責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

相傳會，^③遂具斯五刑，^④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一〕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更迭也。覆，審也。訊，問也。

〔二〕奏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

〔三〕傳，讀曰附；凡傳會之傳皆同音。

〔下〕班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
右止，笞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
者，又先斷舌：謂之其五刑。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
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①大
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
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
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②曰：「公將見武信君
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

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一〕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

〔二〕晉灼曰：高陵縣屬琅郡。

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①去，攻陳留。^②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③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一〕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之東。

〔二〕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后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汴州縣在州東五十里。

〔三〕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祖，顓頊之玄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

魏豹下魏二十余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

后九月，^①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②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二〕文穎曰：即閏九月。時律曆廢，不知閏，故謂之后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后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后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置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歸余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后九月；是知固然，非曆廢也。貢父曰：予謂顏說后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曆有閏，何

故皆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記》，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溥為后九月。是司馬氏如此敘之，非秦法也。

〔2〕蘇林曰：長，如郡守也。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①王離圍之。陳余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

〔二〕班志，巨鹿縣屬巨鹿郡。應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

城本巨鹿。宋白曰：《十三州志》：巨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為大陸之野；秦滅趙，置巨鹿郡。巨，亦大稱也。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①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②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③

〔一〕徵，讀曰證。

〔二〕說，讀曰悅。

〔三〕如淳曰：卿者，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

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曰：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卿之子也。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

之。」^①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②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猾賊，」^③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④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

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一〕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注已見前。

〔二〕言莫有以入關為利者，蓋畏秦也。

〔三〕慄，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

〔四〕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余謂扶義猶言杖義也。

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①攻秦壁，破其二軍。

〔二〕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書之。

「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注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杠里，孟康、虔皆以為縣名，而班志無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后破東郡尉於成武。成陽縣屬濟陰，成武縣屬山陽。濟陰，唐為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陝，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為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成武之間。

秦二世皇帝 三年（甲午 公元前207年）

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①

〔一〕為項羽封田都張本。

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①

〔二〕秦滅衛，置東郡。尉，郡尉也。班志，成武即衛楚丘地。《括地志》：今曹州縣。

宋義行至安陽，^①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

「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蟣虱。^②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③故不如先斗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④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

〔一〕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為相州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后魏書地形志：己氏有安陽城，后改己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

〔二〕蘇林曰：螭喻秦，虱喻章邯等，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先寬邯等也。如淳曰：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

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蟲而不能破虱。今將兵力欲滅秦，不可盡力與邯鄲戰，即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之。搏，音博。蟣居喜翻。虱，音瑟。

〔3〕鼓行者，擊鼓而行，堂堂之陳也。

〔4〕很，何壑翻。此并下三語，指項羽也。按很：執拗，於此不通「狠」。《說文》：「很，不聽從也。」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①飲酒高會。^②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半

菽，^③軍無見糧，^④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⑤

〔一〕班志，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

〔二〕師古曰：高會者，大會也。

〔三〕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4〕言軍無見在之糧。

〔5〕徇其私，謂身送其子相齊也。

十一月，項羽晨朝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懾服，莫敢枝梧，

①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

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②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

〔二〕如淳曰：枝梧，猶枝捍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極邪柱也。

〔二〕以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①奪其軍四千余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②

〔一〕應劭曰：剛武侯，楚懷王將。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惟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說非也。

〔二〕皇，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皇頡。

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①從項羽救趙。^②

〔一〕濟水以北之地，聊城、博陽諸城是也。

〔二〕為項羽王田安張本。

章邯筑甬道屬河，餉王離。^①王離兵食多，

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余。^②陳余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

張耳大怒，怨陳余，使張廩、陳澤往讓陳余曰：

「^③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

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④陳余曰：

「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余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廩、陳澤要以俱死，乃使廩、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⑤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余人，^⑥皆壁余旁，未敢擊秦。

〔一〕恐敵抄其糧運，故夾筑垣牆以通餉道。

〔二〕召前者，召陳余使前救巨鹿也。

〔三〕《史記正義》：澤，音釋。

〔四〕言十分之中冀有一二分得以勝秦而相保全也。

〔5〕嘗，試也。

〔6〕張敖，耳之子也。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
薄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①絕章邯
甬道，王離軍乏食。陳余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
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
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
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
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
燒殺。^②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余
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

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③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一〕言其戰略有利也。

〔二〕涉，姓也閑，名也。

〔三〕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杜佑曰：昂車，以其轅表門。

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余相見，責讓陳余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廕、

陳澤所在，疑陳余殺之，數以問余。余怒曰：

「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

哉？」②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

陳余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③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余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④趙王歇還信都。

〔一〕望，怨望也，又責望也。《爾雅翼》曰：「怨者必望，故以望為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也。」

〔二〕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為難也。豈，疑辭。

〔3〕《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4〕為張耳、陳余相攻殺張本。

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①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公。^②越，昌邑人，常漁巨野澤中，為群盜。^③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余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④越謝曰：

「臣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⑤后期者斬。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

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后，不可盡誅，誅最后者一人。」令校長斬之。^⑥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后不敢。」於

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余人，遂助沛公攻昌邑。

〔一〕班志，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賢曰：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

〔二〕《姓譜》：彭姓，大彭之后。

〔三〕班志：山陽郡巨野縣有大野澤。巨野縣，唐屬鄆州。

〔四〕彭越，字仲。

〔五〕《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

〔6〕校長，一校之長。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①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②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齟，好苛禮，^③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④若見沛公，^⑤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六十余，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洩溺其中，^⑥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⑦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

〔一〕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臣瓚曰：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浚儀浪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

〔二〕酈，音曆；《姓譜》：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后以為氏。食其，音異基。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落魄，志行衰薄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

〔三〕握齕，急促貌。苛，細也。

〔四〕《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

〔5〕若，汝也。

〔6〕漶，所由翻。漶，即溺也。

〔7〕第，但也。

沛公至高陽傳舍，^①使人召酈生。酈生至，

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②

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③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

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冲，四通五達之郊也，^④今其城中又多積粟。

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⑤即不聽，足下

引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

〔二〕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復來，轉相傳也。

〔2〕樂彥曰：牀邊曰倨。

〔3〕《史記正義》曰：攝，斂着也。余謂攝衣，起而持其衣也。

〔4〕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史為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

〔5〕令下之令，力丁翻，使也。下，降也。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①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②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

〔二〕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

〔2〕《后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蘇林曰：曲，音齠。師古曰：齠，音丘羽翻。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①因張良，遂略韓地。^②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③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④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

〔一〕潁川郡治陽翟。

〔2〕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韓地也。張良家世相韓，故因之。

〔3〕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今河陰是。

〔4〕《后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轘，音環。

六月，與南陽守齎戰犇東，破之，①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②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

③今不下宛，宛從后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④遲明，圍宛城三匝。⑤南陽守欲自剄，共舍人陳

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上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后。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后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

〔二〕齮，魚豈翻。班志，犍縣屬南陽郡。《水經注》：湓水出魯陽縣西，逕犍縣故城北。

〔2〕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宛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是。

〔3〕依險以距敵也。

〔4〕旗，旗之屬。幟，即慄也。或曰：旗幟，總稱。

〔5〕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文說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后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

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①高武侯鯁、

襄侯王陵降。^②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③與偕攻析、酈，皆降。^④所過亡得鹵掠，^⑤秦民皆喜。

〔二〕班志，丹水縣屬弘農郡。《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輿地志》云：即秦時丹水縣。

〔二〕鰓，音魚鰓之鰓，先才翻；人名也，史失其姓。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陵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王陵亦非安國者；韋昭改「襄」為「穰」，蓋亦穿鑿。《索隱》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

醢。

〔3〕《姓譜》：梅本自子姓，殷有梅伯，為紂所醢。

〔4〕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廖國。析縣屬弘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析，先曆翻。酈，直益翻，又郎益翻。廖，力救翻。

〔5〕亡，古毋、無二字通。鹵，與虜同。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①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②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

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③

〔一〕《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

〔二〕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

〔三〕孰，古熟字通；后以義推。

陳余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徵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

①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
斬陽周。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
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
諸侯并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
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
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③有功
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

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
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
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
妻子為戮乎？」④

〔一〕馬服，謂趙括也。白起事，并見五卷赧王紀。

〔二〕事見上卷始皇紀。

〔三〕卻，讀曰隙。

〔四〕何休曰：伏鈇質，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人槩也。師古曰：質，謂槩也。古者斬人，加於槩上而斫之。鈇，音夫，又匪父翻。

章邯狐疑，^①陰使候始成使項羽，^②欲約。約

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③軍漳南，

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

^④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

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

「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⑤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一〕狐性多疑，每渡河，聽冰，且聽且渡；故以喻人之懷疑不決者。

〔二〕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也；成，名也。

〔三〕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

《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

〔4〕《水經注》：污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污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污城。師古曰：污水在鄴西南。《史記正義》曰：污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又云：故邳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邳國地也。余據此時章邯與項羽相持於邢、相之間，正義以為河內污水非也。污，音於。

〔5〕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

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桀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桀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曰：桀庚自奄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舊地名號北冢也。宋白

曰：相州安陽縣，其地即紂之都。《戰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按邑地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即此地。七國時為魏寧新中邑。《史記》曰：秦昭襄王拔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

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①

〔二〕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班志，山陽郡有瑕丘縣。瑕，音遐。河南，即漢河南郡地。《姓譜》：四岳之后封於申，周有申伯。《左傳》齊有申鮮虞，楚有申叔。

初，中丞相趙高^①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

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二〕《史記》，李斯既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蓋以其宦人，得入禁中。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①

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

〔二〕鄉，讀曰嚮（向）。按鄉，嚮之略筆，於此不可從簡作「鄉」。嚮，今簡作「向」。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①心不樂，

怪問占夢。^②卜曰：「涇水為祟。」^③二世乃齋於

望夷宮，^④欲祠涇水，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

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閭樂^⑤及弟趙

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吾

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

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

吏發兵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仆射，曰：⑥「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⑦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人，行射郎、宦者。⑧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⑨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閹樂前即二世，⑩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

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

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

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

「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

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社南宜春苑中。^⑪

〔一〕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兩旁曰驂。

〔二〕《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三〕崇，雖遂翻，人禍也，鬼厲也。

〔四〕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

〔五〕《姓譜》：太伯曾孫仲奕封於閭鄉。又曰：唐叔虞之后，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閭。《左傳》，齊有閭職，晉有閭嘉。

〔6〕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及軍屯吏騶、永巷皆有仆射，取其領事之號。

〔7〕胡廣曰：周廬者，衛士於周垣內為區廬。師古曰：區廬者，今之仗宿屋。薛綜曰：士傅宮外，內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

〔8〕郎屬郎中令，宦者屬少府。

〔9〕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也。

〔10〕即，就也。

〔11〕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

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玉璽。

①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

〔二〕玉璽，即以卞和玉所刻傳國璽。

遣將兵距峽關，^①沛公欲擊之。張良曰：

「秦兵尚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啖以利。」

^②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逾蕢山，^③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一〕應劭曰：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土地記：關，地名；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西北。音堯。

〔2〕師古曰：啖者，本為食啖耳，音徒敢翻；以食餒人，令其啖食，音則改變為徒濫翻。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

〔3〕宋敏求長安志曰：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蕢，鄭氏音匱；師古從蘇林音蒯。